



DUZHE

点击下方访问 读者阁 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

读者®

说客

泪眼读杜诗

汉朝的环境保护法

跳房子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33



05>



读者

读者微信

2023 · 5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78 期 三月上

早在我那已经去世的母亲还年轻的时候，她很喜欢用扑克牌算命。她总是从牌堆里抽出一张纸牌，然后喃喃地说：“我踩的是什么呢？”当时我还小，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对踩在脚下的东西感兴趣。多年以后，我也开始对踩在脚下的东西感兴趣了——我终于发现，我是踩在大地上的。

人们从不关心自己的脚下踩着什么。他们不知疲倦地忙来忙去，偶尔停下来四处张望的时候，会在不经意间抬起头，看看蓝天上飘浮着的美丽云朵，或是望望远处地平线之上的青山，却从不低下头去，给脚下那片土地一声问候或赞美。

老兄，哪怕你只拥有巴掌大的一片花园，哪怕只有一小块花圃，你也得知道，你的脚下踩的是什么。你要知道，泥土可能是酸的、硬的、黏的、湿的、冰的，也可能是腐坏的，或包裹着许多石头的；可以像姜饼一样蓬松而温暖，也可以如面包般细腻而柔软。

当你将木棍插入那蓬松而柔软的土壤时，

当你的手指感受到松软而微温的小土块时，一种发自心底的疼惜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如果你体会不到这种特殊的美感，那就让命运之神送你几亩黏土地作为惩罚吧！

黏土是一种像晴间多云、偶有阵雨的天气一样不可捉摸的东西，能把你搞得团团转：用锄头一锄，它就像口香糖一样软绵绵的；太阳一晒，它就焦黑龟裂；在树荫底下一晾，它又腐坏发臭。无论你想出什么样的方法，无论你多么努力地驯服它，它始终无动于衷。这时你才真正了解，当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横下

心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会以怎样的冷酷和敌意来对抗这个世界；你也就此明白，植物要经历多少磨难和奋斗，才能在地下生根。

这就是生命，无论是人还是植物，经历许多磨难和奋斗，才能在地下生根。这就是生命，无论是人还是植物，都是一样的。

（好花时摘自新世界出版社《一个园丁的一年》一书）

大 地

● [捷克] 卡雷尔·恰佩克

○ 贾毓婷 译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祛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 辑 南衡山 杨 洁
张 妍 周广挥

美术编辑 刘全镛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颉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3年第5期 (总第778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50 她的眼睛会发光

许 晖

文苑

1 大地

卡雷尔·恰佩克

4 说客

凡一平

43 擦身而过

郭强生

44 鳌磨师傅

耿立

66 心的终端

郭爽

68 跳房子

雷·布拉德伯里

72 如意

庞培

人物

18 你好, 张进

何焰

28 我家沧海白云边

王晓磊

58 你的懒惰让我愁肠百结

蒋慧

杂谈

14 第七个瓶子里装什么饮品

桂涛

15 爱的反义词

周国平

21 他们的名字

姜伟婧

30 我们对中年有什么误解

罗振宇

48 一次针对“时间”的恐怖袭击

王健飞

55 当你成为具体的人

苗炜

67 游戏西游

程旭

话题

24 卖不出去的 0.7 部手机

杨照

42 能否好好说再见

焦晶娴

人生

8 外公的雪夜归途

马海霞

10 我的母亲, 在深圳超级商场做保洁

张小满

16 泪眼读杜诗

苏炜

32 都是为你好

林晓江

38 记忆之盒

简妮·布朗

54 生命的秘密

裘山山

60 藏在闲话里的“我爱你”

甘北

生活

9 厨房的故事

徐国能

27 品类名与市场天花板

徐玲

生 活

- | | |
|------------|-----|
| 35 曲线甜，直线咸 | 草 予 |
| 41 赤子之心 | 马 拓 |
| 46 酿酒的理由 | 张晓风 |

文 明

- | | |
|----------------|----------|
| 13 胜利的预言 | 松 庐 |
| 22 汉朝的环境保护法 | 邢耀龙 |
| 23 司马家的好猫好事 | 胡川安 |
| 53 我不想在大海中独自醒来 | 詹妮弗·麦卡特尼 |
| 59 带货帝 | 丁时照 |
| 62 历史上的财神爷 | 香 帅 |
| 64 到不了的“幸福终点站” | 怜 青 |
| 71 吴刚与西西弗斯 | 张宗子 |

悦 读

- | | |
|-----------|-----|
| 26 言论 | 蒋一谈 |
| 36 幽默与漫画 | |
| 56 给孩子的截句 | |

意 林

- | | |
|-------------|-----|
| 41 往里走，安顿自己 | 许倬云 |
| 49 深入深入 | 黄永玉 |
| 49 影子熊 | 范晔 |
| 49 大小 | 子衿 |
| 65 大处足 | 高自发 |

点 滴

- | | |
|--------------|-----------|
| 12 故事是一种善的力量 | 石黑一雄 |
| 17 良知是什么颜色 | 侯美玲 |
| 20 平常的日子 | 奥拉夫·H. 豪格 |
| 21 微书摘 | |
| 29 稻禾开花 | 刘群华 |
| 31 春雷响，万物长 | 余世存 |
| 47 七月 | 高村光太郎 |
| 52 来历 | 杨葵 |
| 61 说话高手 | 刘墉 |
| 63 甩 | 叶永烈 |

封 面

幽梦落花间（绘画作品） 刘璐璐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电话 4001005353



读者天猫旗舰店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读者抖音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樊宝沙是我们村的说客。他是我堂叔，我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他走村串户，去做说客。他凭着一张嘴，说服了一个又一个人，解决了一桩又一桩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我五岁那年，樊宝沙去劝韦光益和潘秀香夫妇不要把女儿送人的事——那过程和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寒冬腊月里的一天，我蜷缩在被窝里，突然感到有人在抠我的脚心，痒痒的。通常爸妈叫我起床，都不是这样的。这人是谁呀？我被迫掀开被子跃起，定睛一看，是堂叔樊宝沙。

堂叔那年大概三十岁，精瘦得像个猴儿。他咧着嘴对我笑，说：“想不想吃糖果？”

谁不想吃糖？我像看见诱饵的鱼，立马点头。

“快起来，跟我走。”

我穿上我认为最好的衣服，从里屋出去，却看见堂叔和我父亲在说事情，听不太清，似乎是谁家要卖女儿的事。两个大人见我出来，便停止说事，把目光投向我。堂叔上前来，抓住我的手，牵着我

向走，走着走着，我们进了韦光益家。

这户人家我更小的时候应该来过，有些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十分破陋，房屋的泥墙四处开裂，房梁腐朽，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房子里

除了锅灶和一张床、一些农具，再没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今天跟堂叔出来，是因为有糖果吃。可是我不明白，糖果跟比我家

还穷的这家人有什么关系？

堂叔与韦光益在两张小矮凳上面对面坐着。说是面对面，韦光益却一直低着头，一脸愧疚的表情。他身上的单衣，脏兮兮的，还打着补丁——他应该四季都穿着这身衣服。他脚上穿的是草鞋，鞋

绳是橡皮的，看上去又糙又硬，应该是用剪下来的旧轮胎皮做成的。放眼看去，屋里还有人，有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躲在两个倒扣的箩筐后面，紧张地望向堂叔和韦光益——从长

说客

●凡一平





相上来看，都是女孩子。我认得她们中比我大的大姐，她来我家借过米。眨眼间，我发现还有人，是刚从屋后进来的一个裹着头巾的妇女，我后来知道她叫潘秀香，是韦光益的妻子。潘秀香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发现女人和女孩们都屏息静气，在听两个男人谈话。

我站在堂叔一侧，看见他扫视了一遍房里的三个女孩和潘秀香怀中的婴儿，然后对韦光益说：“要卖的是哪一个？”

韦光益低着头说：“不是卖，是送。”

“你家四个女孩子，要送哪个给人家？”堂叔问。我从他的话里知道，襁褓里的婴儿也是个女孩。

韦光益抬起头，视线投向潘秀香怀里的婴儿，像生怕女婴听见一样，只努了努嘴。

“为什么是她？”

“她刚出生，不懂事。”韦光益低声说，“人家好当亲生的来养，大了她也不会觉得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这一点你倒是机灵。”堂叔说，他将目光投向潘秀香，“抱过来，我看看孩子。”

潘秀香走过来，把孩子抱到堂叔眼前，也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襁褓里的婴儿，小小的，面黄肌瘦，像菜地里被水淹过的南瓜。

堂叔看了婴儿的样貌，却说：“这孩子天庭饱满，眉清目秀，鼻梁高挺，耳垂肥大，是富贵相啊！”

韦光益苦笑一声，表示不信。潘秀香的眼睛倒是露出了些许亮光。

堂叔说：“起名了吗？”

“韦四红。”韦光益说，“当然，送人后是要改的，至少要改姓。”

“生辰八字呢？”

潘秀香边想边报出韦四红出生的年月日时。我只隐约记得是九月一日八点——韦四红大概比我小五岁零两个月。

堂叔用心记下，然后掐指推算，嘴里默念着什么，过了很久，才张大嘴巴说：“四红这孩子的八字格局是专旺格。专旺格中属稼穑格，格局中有地支三合、三会，而且有食神泄秀，正印护身，格局清纯高贵，结合相貌、姓名，是富贵双全的命。”他顿了顿，忽然喊道，“这孩子不能送人呀！”

韦光益身躯一震，看了韦四红几眼，然后把目光投向另外三个女儿。只见那三个女孩瑟瑟发抖，紧紧抱成一团。

“其他女儿也不能送人，一个都不能送！”堂叔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家的人相生相成，缺一不可，合家团圆，勠力同心，将来才能发达兴家，福荫后代。”他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

潘秀香情不自禁地亲了襁褓中的韦四红一口，抱作一团的三个女孩也都放松了许多。

韦光益仍高兴不起来，他说：“可现在我们家这么多口人，养不起呀。”

“这你就短视了。”堂叔说，“穷和困难是暂时的，天无绝人之路，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对未来的生生活要有信心。”他这时把我拉过来，推到韦光益前面，“晓得我为什

么把我侄仔带来吗？”

韦光益看看我，又看看堂叔，摇摇头。

“看看，我这侄仔的样貌，白白嫩嫩，面若中秋的月，色像春晓的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目含秋波，南人北相——南人北相是贵人命，晓得吧？”堂叔一边摸着我的脸，一边夸我。

“晓得，你侄仔命太好了。”韦光益看着我说。

堂叔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他就是你家的贵人，送财童子！”

韦光益瞪大眼睛，说：“怎么讲？”

“我这侄仔将来就是你小女儿四红的老公，你的女婿。他属龙，四红属鸡，鸡就是凤，龙凤呈祥。我给他们合过命了，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堂叔一边摸我的头，一边说，“我哥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比你家好太多了。我哥是小学老师，领国家工资；我嫂会缝纫，有自己的缝纫机。只要四红和我侄仔定了亲，你想想，我哥嫂能不帮你渡过眼前的困难吗？”

韦光益的眼睛亮是亮了，却还有疑虑，他说：“好是好，可你哥会同意吗？”

“正是我哥叫我来的！他不同意我敢乱讲吗？”堂叔大声说，像我父亲真的委托他了一样。

韦光益“哦”了一声。

“那你还把女儿送人不？送了这门亲就不成了哦，你家未来就没希望了哦。”

韦光益眉头舒展地摇了摇



头，看上去一副踏实的样子。他的妻子潘秀香也露出了笑容，像花一样好看。我不禁心想：她襁褓中的女儿韦四红，将来会不会也像花一样好看呢？再看四红的三个姐姐，她们已经从箩筐后站起身，走过来，从母亲怀中接过襁褓，像得了个宝似的，轮番搂抱和亲吻她们的妹妹。

从韦光益家出来，我以为堂叔该带我上街买糖果了。没想到他说话不算数，要赖不带我买糖果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想想，我今天给你讨了个老婆，难道不比一颗糖重要吗？”

我想想也是，便被说服了。

从那以后，我真的把韦四红当老婆一样看待。还有我的父母，也正儿八经地把韦四红当儿媳，他们时常让我给她家送米，有肉吃的时候也分她家一半，每年还给她家四姐妹各做一套衣裳。衣裳越做越多，因为韦四红有了弟弟，而且是双胞胎。弟弟们会走路了，韦四红不时带他们在村里走，到学校里玩。我只要看见，就会过去照顾他们仨，陪他们玩耍。我发觉，韦四红比她的两个弟弟还贪玩，天黑了还不愿意回家。我催她回家，她就跟我闹脾气。

我去找堂叔，希望他劝劝韦四红，不要贪玩，最重要的是要听话。

堂叔不去劝韦四红，反过来劝我，他说：“韦四红天黑还不愿意回家，那不是贪玩，而是想时时和你在一起。你应该

该感到高兴。”

我想想也是，便信了他。

我在迷信和梦想中长大，上初中，升高中。我上初中的时候，韦四红上小学，那时候我们便不经常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校，年龄和学业使我们分开。韦四红是我父亲的学生，优秀得让我父亲赞不绝口。她除了学习成绩好，唱歌跳舞也极具天赋。每当听到父亲夸赞她，我心里都甜滋滋的——她越优秀越美丽，我就越得意——而不感到担忧和害怕。

我真正感到担忧和害怕，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那时，我被分配到一所乡中学当老师。而韦四红在一部颇具影响力的电影里担任主演，一炮而红，成为明星。

如果有让我安心和自信的理由，那就是我五岁那年，由堂叔撮合的韦四红和我的娃娃亲，是他嘴中所说的“龙凤呈祥”“天作之合”。这是我和韦四红成为夫妻的唯一希望。我从未如此强烈和迫切地认命、信命。

不久后的一天，堂叔出现在我任教的乡中学。

他接近五十岁了，依然那么猴儿瘦，只是嘴油滑了许多，这是生活变得滋润的表现。在我成长的这些年，他的说客营生做得风生水起。

那天，他穿着唐装，看上去温和、儒雅。下课后，我领他进房间，想给他倒水，却被他叫住。他掸掉沾在我衣服上的粉笔灰，让我坐下。

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

来劝你放弃韦四红的。你们不合适。”

我只平静地“哦”了一声，因为他一出现我就料到他的来意。

“你是成年人了，人情世故也懂得不少了，”他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说，“你和韦四红为什么不合适，不用我跟你讲了吧？”

“可是小时候，你说我们合适，不仅合适，而且……”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他打断我说，“你要顺势而为，更要有自知之明。”

“韦四红委托你来的？”我问。

“不管是谁委托我来的，都改变不了你无法与韦四红成为夫妻的现实。”

“她没托你把我写给她的书信退给我？”我说。我在大学期间给韦四红写了很多封信，大学毕业后写了四封。前面的信她回了一些，后面的一封没回。

“四红不是那么绝情的人，做不成夫妻，你们还可以做朋友嘛，做兄妹也行。”

我把韦四红的回信找出来，交给堂叔，说：“麻烦你交给她。”

他没有收，推回来，凝视着我，眼里流露出同情和悲悯，说：“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心胸宽广，其实你应该祝福韦四红，祝她幸福。”

“祝韦四红幸福。”我说。

堂叔的一番劝说，让我终于对韦四红死心。后来，我和乡里小学的一名教师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女孩，孩子取名



念红。

除了与我成亲一事，当年堂叔对韦四红一家的预言均应验了。韦四红红透半边天，她家的楼是我们村最气派的建筑，她的父亲整日宴请乡亲，她的母亲逢人就说“我们四红回家时，你可要来哦”。

我四十岁那年，见了一回韦四红。我回村过春节，她正好也回来了。我作为我家的代表参加了她家的宴请。我见到十八年未见的她。她的确光彩照人，像仙女一般，比剧照和广告里的她还好看、耐看。我藏身在熙熙攘攘的宾客中凝视她的芳容，心中五味杂陈。

她终于发现了我，走过来，敬酒后把我扯到一边。

她说：“你还好吗？”

我说：“我看了一圈，哪位是你先生？”

她笑笑，说：“我还没结婚呢。”

“你不小了。”

“是呀，三十五岁了。”

“你那么漂亮，又有钱，怎么没人娶你呢？”

“就是说呀。你孩子多大啦？”

“谢谢关心。”

“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我的困难你帮不了。”

“那就是说，你的困难不是钱能解决的。”

“说对了。”

“你现在当了大学教授，也是功成名就了呀。从中学教师奋斗成大学教授，很不容易。”

“命好。”我说，然后苦

笑。

我忽然想起堂叔，于是四处张望，果然在宴席的主桌发现了他——我之前唯独没看那一桌。我随便拿了一杯酒，走过去。

堂叔已年过六十，明显胖了很多，不再像猴儿。他无疑是宴席上的贵客，身旁围着一群敬酒的人。他来者不拒，或者说想推拒，却总是被敬酒的人说服，仿佛说服他的人个个是他的徒弟，本事超过师父了。

他看到我来给他敬酒，略带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不会来。”

“叔，你胖了。”

他瞟了瞟别处，说：“见过四红了？”

“她夸我命好，说你算得准。”

他听了喜上眉梢，对身旁的人说：“你们晓得吧，四红刚出生、我侄仔五岁的时候，我就断定他们会出人头地！”

众人啧啧称赞，对堂叔深感佩服。

我再见堂叔，是在我五十四岁那年。我带着父亲的骨灰，回村安葬。

葬礼上，八十岁的堂叔凝视着我父亲的遗像，眼睛里充满敬佩和深情。他温柔地对我说：“这辈子，你爸爸就委托我做了两次说客。一次是你五岁那年，你爸知道韦光益要把女儿送人，便委托我去劝阻韦光益，我借用了你，把韦光益给说服了。还有一次是你大学毕业刚工作，你爸委托我去劝你，不要再想着和韦四红结

婚。他的理由是差距太大的婚姻不会长久。你爸是个大善人哪，又是很有远见的人。可以说，是他救了困苦中的韦光益一家，也是他让你免受不匹配婚姻和感情的困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你要理解你爸，也希望你谅解我。”

我看着堂叔樊宝沙，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的说客，从他嘴里说出的话语，竟如从深潭中流出的溪水，恬静、清丽、甘甜……

(林冬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岭恋人》一书，李晓林图)

少年是半成品，半成年。他有一些真挚的东西、迷茫的东西，也有一些想进入成人世界、快些进入成人世界的欲望。当你变成成人的时候，就会发现成人世界有时候是个荒谬的所在，但是大家都安之若素，并且逐渐遗忘少年时的自己，似乎成年之前的生活只是一个梦。

我觉得，少年进入成人世界的故事是文学上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阶段很适合做文学式的书写。使用少年视角进行书写其实包含着一种判断：成人世界或者说成人社会，是一个黑森林，大家在不知不觉中都会走进那片黑森林，然后忘记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孩子；而少年的口吻则类似于一种召唤，你可以借此努力复活另一个自己，在文学的世界里再走一遭。

——双雪涛





外公的雪夜归途

●马海霞

外公眼神不好，虽然戴了一副“酒瓶底儿”眼镜，但矫正视力仍很差，世界于他依然是朦胧一片。当时，外公在外县小学教书，那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外公要步行十里路赶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县城，再从县城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外婆说，外公每月回家一趟，每次到家都是深夜。外婆耳朵灵，外公到家门口，门环叩两下，外婆就听到了，便踮着小脚去给外公开门。有一年冬天，下了特别大的雪，外婆算着日子，外公该回家了——第二天是外曾祖母的生日，外公肯定会赶回家，还要给外曾祖母割一斤牛肉，包饺子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餐，仅在外曾祖母生日时，外公才舍得如此花钱。

外曾祖母却说，外公不会回家，让外婆闩门

睡觉。外婆和衣而睡，耳朵一直听着门外的动静，一直等到深夜，外公也没回家。第二天，外曾祖母对外婆说，我说他不会回来，你现在信了吧。外曾祖母见外婆一脸疑惑，便解释道，我的儿子我了解，雪天路滑，他视力又不好，赶夜路回家，肯定害我担心牵挂，这不是孝顺。真正的孝顺是他平安，我心安。

一周后，外公回来了，给外曾祖母割了牛肉，补过了生日。外曾祖母问他，下雪天你在学校咋过的？外公说，和学校的男老师一起围着火炉吃烫豆腐，还用干牛粪烤了红薯，吃完饭躺在炕上看书。

外曾祖母对外婆说，你看看，他在外面过得比在家里自在。

从那以后，一有雪天，外婆便安心睡觉去了，再也不熬夜等外公。因为她终于信了外曾祖母的话，外公是不会在风雪天赶夜路的。

不做风雪夜归人，后来成了外公家的家风。虽然外公家孩子的视力都很好，但外婆说，有了孩子才知道外曾祖母的心，雪天路滑再走夜路，为娘的真是担心得要命。

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个雪天，外公家的邻居大牛半夜突发急病，吓得大牛爹赶紧求助外公，并央求舅舅开拖拉机把大牛送去县医院。外公二话没说便喊醒舅舅，然后跟着去了医院。等医生诊断完，大牛住了院，外公让舅舅待在医院帮着大牛爹护理大牛，他回家报平安。

那一夜，外公一路出溜着回了家，外婆一直敞着大门，外公披着一身雪进了屋。进屋没来得及掸落身上的雪，他便差外婆去告诉大牛娘，大牛没事，只需要住院观察几天便可回家。

我问外婆，外公咋成风雪夜归人了？外婆说，他回来了，家里人才能放心呀。要知道你舅舅雪夜开拖拉机送人，我一直揪着心，怕路上出问题。更别说大牛娘了，她牵挂生病的儿子，肯定如坐针毡。

彼时没有电话，有事远靠邮差，近靠人传话。外公那些雪夜归与不归的往事，如旧时炉火，温暖着光阴。

(离萧天摘自《金陵晚报》2022年12月16日，陈 曦图)





厨房的故事

○徐国能

童年的厨房是公寓一楼向后面山脚荒地延伸出去的半违章建筑。后门一开是母亲养鸡的小院，那里有一棵从不结果的木瓜树；屋顶是塑料波浪板，阳光好时不必开灯厨房里就很亮。一架简陋的洗槽，一台两口的炉灶——一家人的生活就从这里展开。

清晨透亮的阳光中，是父亲上工前炒蛋炒饭的香气；下着雨的黄昏，是我坐在小板凳上，或帮忙择空心菜，或掐黄豆芽的时光。伴着单调的雨声，时间那么悠长，日子那么简单。春日有用自摘的香椿芽炒的蛋，初夏有几大盆粽叶、糯米与腌在酱油里的猪肉，秋天里有手揉的南瓜馒头，冬天时有全家一起包的瓠瓜水饺。小小的厨房里是一年四季的日子，是清贫时代的朴素与现实，食物的香气与家人的笑语让它充满沉静而从容的辉光。

婚后，我有了自己的家，如何改装北市旧公寓里的三坪小厨是最让人费心的。妻不喜欢阴暗，我希望没有阻隔。我们将一面外墙改成玻璃砖墙，企图让光影透进来；地砖与橱柜选用饱和度高、对比鲜明的颜色；在众人的反对声中打掉室内墙，用一张小吧台代替餐桌，勉强算作厨房与客厅的分界。

那是新婚生活的浪漫。长辈们总觉得厨房这样敞着，油烟势必弥漫全屋，因此我们摒弃了煎、炒、炸，而多采取烫、炖与蒸这些比较简单、少油的烹饪方式。每天黄昏，我们闲坐桌边，一碟茶蒸豆腐，一碗马铃薯炖肉，一盘

淋上橄榄油的烫青菜或芦笋，再配一杯冰啤酒与一曲门德尔松的《无言歌》，一天就这样安逸地流淌过去。

曾有经济学家鉴于都市生活过于繁忙，许多都市家庭以外食为主，认为厨房是最浪费的闲置空间，因而主张设计一种没有厨房的住宅，以达到更经济的空间利用。细思这个概念，其实不无道理。分工细致的时代，一日所需都可假手他人，厨房这象征亲手调制、自我斟酌的操作概念，或许已和“夜雨剪春韭”“洗手作羹汤”这类古典风情一同渐成陈迹了。但厨房真的只是一个烹煮食物的场所吗？

日前，H教授送我一台她夫家代工的手动意大利切面机。一日，妻女买来小麦粉，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厨房堆出面粉山，打下鸡蛋，拌入橄榄油和玫瑰盐，渐渐揉出丰软嫩黄的面团，擀成面蛇后推入机器，有节奏地手摇转轮，螺旋状的意大利面就纷纷落在了大瓷碗中，孩子对自己制成的面颇感惊奇。窗外暮色低垂，我想在此刻，多少厨房捻亮了晕黄的灯，多少炉头温暖了疲倦的心。飞扬的面粉与西红柿肉酱熬出的香味，使我突然想起遥远的童年时光，原来厨房不只是一个烹调空间，更重要的是它维系着人们对家的情感与记忆。平凡的人间烟火无可取代，正是因为幸福真正的滋味就在其中。

（海城楼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细味人间》一书，韩 磊图）

● 张小满



我的母亲，在深圳超级商场做保洁

深圳有很多面积超过 5 万平方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以维持光鲜的大型商场。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这个商场附近是房价每平方米超过 10 万元的豪宅、繁忙的金融街和门槛甚高的国际幼儿园及中学。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会去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保洁员是怎么在这座超级城市里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关注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 52 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以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保洁这份工作的职责就是

保持清洁。对母亲来说，这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保洁员需要保证，顾客们走进商场后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起购买的前提。保洁员们几乎不能停下来，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上 7 点至下午 3 点，下午 3 点至晚上 11 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个班，一天工作 16 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到下午 3 点就可以下班了。

母亲每天最繁忙的工作时间在上午 10 点以前。10 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母亲和她的同事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主管对保洁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不能在可见的范围内看到一点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

电梯消毒。

擦栏杆是流程里最简单的活，被母亲放在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最先做完。从 10 点 30 分到 11 点，有半小时吃饭时间。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用微波炉加热。十几个保洁员共用一个微波炉，热饭还得靠抢。

吃完饭，母亲便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就用毛巾擦干净。到下午 3 点下班前，这 4 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对母亲来说，这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她来说不仅无趣，而且会影响她的腿。当初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隐瞒了自己患过滑膜炎的事实。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人说话，被监管看到会被批评

不务正业。

按照保洁公司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布满了监控摄像头。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休息几分钟。

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商场内外巡逻，发现打扫不干净的地方就拍照发图到微信群里，并叫负责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还会罚款。

保洁员们很讨厌这些监管，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年轻的女监管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母亲当场就哭了，并用对方听不懂的方言解释说，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她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她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要赖打滚。母亲因此又生了一场闷气。

但母亲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母亲都被另一个年轻的女监管抓住她坐在洗手间门前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说自己的腿不太舒服，并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闲余时间来捡垃圾（主要是纸盒）卖，赚一些额外收入（被监管发现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的，但她无法付诸行

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走动。后来，一个阿姨因为捡纸盒被监管发现，在微信群里被通报开除了。母亲也就没再说过想去捡纸盒卖钱的话。

虽然保洁工作中尽是条条框框，且需要不断擦拭被弄脏的栏杆、捡拾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在深圳以前，母亲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过大锅饭，开过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过漆，在国有农场里养过鸭……这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的工作。面对生活，她总表现出一种柔韧的乐观。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保洁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了，她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且大部分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讲得不怎么好。

母亲是天生的社交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与沿路遇见的所有人唠嗑。初来深圳的母亲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她也常把她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这座城市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的保洁员，他们大多患有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危及生命。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有很多保洁员为了多挣一

点钱，会选择连上两个班。早上7点上班，直到晚上11点下班，一天工作16小时，一个月挣5000块钱。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她在这里认识了一个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来自江西的保洁大叔。

这个超市里的蔬菜、水果、鲜肉价格极高且很少打折，以原产地直供和极度新鲜为招牌，超市规定的保质期仅一天。当天卖不完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11点左右被江西大叔用一辆车拉到停车场附近，分给商场里的老年保洁员。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鲜切面，各种被划伤的果蔬、临期的食品被保洁员们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变质，只是以超市的标准而言已不够新鲜。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把地板磨光滑，不留一个印子。工人师傅们在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等商场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们下班，商场开门。

每天早上8点多，当母亲拖地到男厕所附近时，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起床”的时间。刘师傅每日用三四个小时就将抛光的活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前，他就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容易被发现的角落。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到时，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

傅说一声：“哎呀！”母亲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租房太贵了，刘师傅告诉母亲，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母亲认识刘师傅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商场“住了半年。”

刘师傅不到 40 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一个娱乐场所的地板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个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马上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好在，付出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保障，但刘师傅每个月能拿到万把块钱，维持一个家的运转是足够的。一个简单的工具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在这座城市的证据。

故事是一种善的力量

● [英] 石黑一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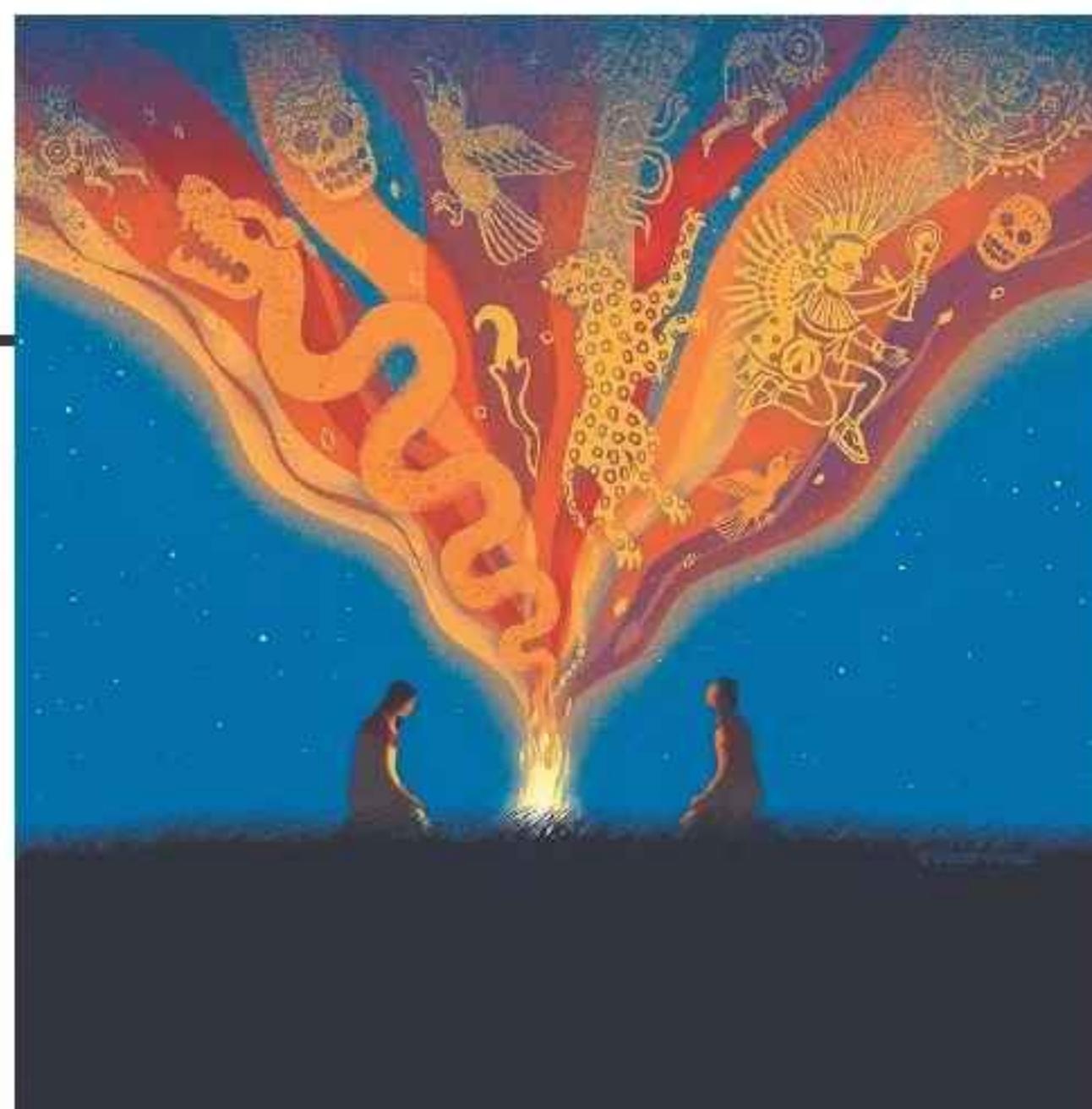
◎btr 译

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混乱，无论我们变得多么割裂，故事都是一种善的力量。重要的是，每一代人之中都会涌现能够讲述世界现状的作家。我

保洁员这个职业的稳定性很差。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入合同里写着，一个月有 4 天休息时间。但在现实中，母亲总是请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批假。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批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很吃亏，最脏最累的活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又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会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人。保洁员的队伍里很少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能留下来做长期工。

深圳的保洁员和绿化工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至 60 岁的老年人。如果你有心



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非常割裂的世界，但我愿意相信，通过不断写作和分享故事，会形成一种反作用力。

故事尤其重要，因为它们

留意，会发现，是如此巨大，又如此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

母亲住在我租的房子里，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得 6000 多元。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

母亲发挥她吃苦耐劳的品质，坚持做到了 2021 年年初，直到春节临近才辞去保洁员的工作，安心休养身体。她很开心，她达到了挣钱的目标。每到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让我查一查数目有没有错。她还在深圳发现了很多新鲜事物。

春节过后，她在电话里拒绝了商场经理让她回去工作的邀约。她在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新工作——仍旧是做保洁。 ●

（嘉林秀摘自微信公众号“张小满”，本刊节选，刘德山图）

不只是信息的交流。当我们给对方讲故事时，我们是在交流情感，以及在某些境况下的感受。我们建立共情。虽然某人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但理解他为何这么想非常重要。当此刻的世界有如此明显的分歧时，我们必须小心地创造唤起情感的故事。 ●

（望海潮摘自《思南文学选刊》2022 年第 6 期，（意）大卫·波纳兹图）



1941年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冬天，是一个极其寒冷和残酷的冬天。

那一年夏天，希特勒发起对苏联的闪电进攻，德军在列宁格勒受阻后转为围攻。苏联政府对列宁格勒实行了战时紧急管理。夜晚，灯火管制下的黑暗预示着不祥的噩梦，铁灰色的夜空下是戒严所致的寂静，打破沉寂的只有突如其来的德军炮火袭击。寒冬来临，积雪没胫，坚冰挂须，气温降至零下35摄氏度，供暖设备已被摧毁殆尽，全城停水停电。更为恐怖的是，城市被封锁后，城里的食品供给瘫痪，饥荒肆虐，所有的雀鸟、老鼠被吃光，民众无论贵贱，同为枯骨。在这无边无际的绝望和压抑中，在列宁格勒担任防空员的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第七交响曲》。

这是一首献给伟大城市的赞歌，一篇不朽的音乐史诗。这首交响曲为C大调，共4个乐章。作曲家为所有乐章都加了标题：第一乐章《战争》，第二乐章《回忆》，第三乐章《祖国的原野》，第四乐章《胜利》。

1942年3月，《第七交响曲》在肖斯塔科维奇临时居住的城市古比雪夫（今萨马拉）首演，悲壮的旋律通过无线电传遍全球。世界各大城市纷纷开启《第七交响曲》的公演，3月在苏联莫斯科、6月在英国伦敦、7月在美国纽约。这部交响曲震撼了所有听众，人们也通



肖斯塔科维奇

过这部作品记住了列宁格勒这个光辉的名字，这部交响乐因此被命名为《列宁格勒交响曲》。

1942年8月，围城已持续整整一年。一架苏军运输机突破重重包围，携带着《列宁格勒交响曲》总谱降落在列宁格勒，这部伟大的作品终于回到故乡。乐团指挥接到命令重建乐团——已有27名乐手的名字被永远地圈上了黑框，一纸军事指令，在前线的乐手集合到音乐厅，他们有的拄着拐杖走来，有的被人用担架抬来。

胜利的预言

●松 庐

首演前夕，苏军炮兵对德军阵地进行反压制性攻击，3000发炮弹换来了城市上空片刻的宁静。《列宁格勒交响曲》——人类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音乐之一——奏响了！人们在街上、在掩体里、在住所里，满含热泪倾听广播中传来的英雄乐章。开头小提琴优雅地引出美好的主题，让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回忆起战前安宁悠闲的午后。突然，远方传来的小军鼓击碎了人们的美梦。细密的鼓点渐强渐近，不断加入的定音鼓、管乐部、弦乐部加强了这一旋律。音响愈来愈强，黑云压城城欲摧！汽车声、坦克声、飞机声、死神的脚步声，步步紧逼列宁格勒。侵略主题与美好主题扭打在一起，不停地撕扯、翻滚，一会儿让人感到危机重重，一会儿又重见天日。鼓声反复敲打175次，主题在11次变奏里艰难前行。来与去、离与别的间隔越来越短，令人窒息。直到雄壮的号角声吹响，气氛变得激昂明朗，预示着胜利的到来。最终，铜管强有力地奏出排山倒海的凯歌，交响曲走向最高潮，并在轰鸣声中戛然而止。总谱的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我要告诉全世界人民，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

1944年1月，经历900多日围城的列宁格勒终获胜利。100多万人撤离，100多万人长眠。全世界如此赞叹：列宁格勒的抵抗，是人类在经受最不可思议的考验后取得辉煌胜利的一个典范。这部在苦难中极大地激发了抵抗者勇气、鼓舞了战斗者士气的《第七交响曲》，注定成为音乐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心香一瓣摘自《新民晚报》2022年12月28日）



第七个瓶子里装什么饮品

●桂 涛

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写过一本名为《六个瓶子里的历史》的书。他在书中将西方历史分为六个时代，并分别选取六种饮品作为其代表元素，以解析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

啤酒——农耕文明的标志性产物。啤酒是人类从依靠采集、捕猎转而过上农耕定居生活，出现剩余食物后的产物。它见证了人类社会发生的一次重要的生产力飞跃。

葡萄酒——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中的重要元素。葡萄酒是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不同社会地位者享用不同等级的葡萄酒”，这反映出西方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差距。

烈酒——殖民时期的代表元素。烈酒与历史上的奴役和剥削紧密相连，是非洲“奴隶海岸”上最主要的贸易品，也曾是引发美国税收暴乱的原因，推动了美国早期政策的形成和其后国内秩序的建立。

咖啡——理性的时代的代表元素。遍布欧洲的咖啡馆曾是“西方文学和

哲学思考的精神领地”，是“商业创新的发源地”，也是“政治变革的温床”。咖啡如今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

茶——见证大英帝国扩张的饮品。饮茶始于中国，茶叶的全球化则见证了英国从海岛国走向“大英帝国”的残酷殖民进程。茶树在印度被广泛种植，殖民主义开始与工业化携手并进。

可乐——美国价值观的代表物。美国国际地位上升、贸易全球化发展的过程都与可乐的流行同步。可乐的象征意义逐步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价值观。

可以说，每一种“征服”世界的饮品背后都是一种生产方式和价值取向，是西方文明史、殖民史、侵略史中的一条鲜明的线索。

读完斯丹迪奇的书，我忍不住遐想——若摒弃西方视角，站在全球角度看，第七个瓶子里装的应该是什么饮品？

有人说，下一





爱的反义词

●周国平

爱的反义词不是孤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爱和孤独其实是同一种情感，它们如影随形，不可分离。

一个人对孤独的体验与他对爱的体验是成正比的，他的孤独的深度大致决定了他的爱的容量。孤独和爱是互为根源的，孤独无非是爱寻求接受而不可得，而爱也无非是对他人之孤独的发现和抚慰。

种风靡世界、贯通世界的饮品可能是功能性饮料，它能帮助人迅速恢复体力，成为弥散着焦虑与压力的现代社会的“润滑剂”；也有人说，下一种影响全世界的饮料会是矿泉水，它代表自然健康、返璞归真，这正是治愈现代社会种种顽疾的解药。

我倒是认为，第七个瓶子里装的可能是一种混合饮品。在全球文化、经济深度交融的今天，恐怕再难有一种“独领风骚”的饮品，而类似香港的鸳鸯奶茶——奶茶混合咖啡——这样的饮品也许会越来越多。

其实前六个瓶子里的饮品大多数是人类不

爱的反义词也不是恨。一个心中没有爱的人，他对什么都不在乎，也就不会恨什么。人之所以爱憎分明，是因为有执着的爱，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在现实生活中，爱转化为恨的事例更是司空见惯。爱是关切，关切就会在乎，在乎就难免挑剔，于是生出无穷的恩怨。当然，一般而言，那种容易陷入恩怨是非的爱的气象未

同文明竞争与交融的结果：咖啡发源于北非及阿拉伯地区，却是从欧洲开始走向世界；葡萄酒虽然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但考古发现已证明它最早出现在东亚和中东。

作家莫言在其哥伦比亚之行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他当年十分期待见到《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莫言说，他甚至想好了见到马尔克斯后要说的第一句话：

“先生，我在梦中曾与你一起喝过咖啡，但哥伦比亚的咖啡里有中国绿茶的味道。”

(池塘柳摘自《环球》2022年第25期)

免渺小，其中还会混杂太多的得失计较。大爱不求回报，时而也会表现为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恨。总之，一切人世的爱，都是不能割断与恨的联系的。

那么，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哪一种情感状态与爱截然相反，是爱的毋庸置疑的对立面呢？答案只能是冷漠。

孤独者和恨者都是会爱的，冷漠者却与爱完全无缘。如果说孤独是爱心的没有着落，恨是爱心的受挫，那么，冷漠就是爱心的死灭。

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它使个人失去生活的意义，使社会发生道德的危机。在一个太重功利、得失的社会里，冷漠会像病毒一样传播，从而使有爱心的人更感孤独，甚至愤恨。我们不要因孤独和愤恨堕入冷漠，保护爱心、拒绝冷漠乃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灵魂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份责任。

(太平令摘自微信公众号“周国平”，本刊节选)



泪眼读杜诗

● 苏炜

戴尔是跟我进行“独立学习”的一位洋学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学博士，还是作曲家兼爵士钢琴手，目前正在耶鲁大学做民俗音乐的博士后研究。他有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韦德强。他早年跟随父亲住在香港，学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后来又娶了来自台湾的妻子，所以普通话也说得不错。刚开始，我还按部就班地根据他的研究课题，指导他读一些关于广东音乐与地方史志的材料。读着读着，我们俩似乎都觉得有点意犹未尽，案桌上恰好摆着一本《杜甫诗选》，我便说：“我们一起读杜诗吧！”

第一首读的是《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窗外正是秋天日暮，红叶初妍，东亚系的红砖小楼里一片空寂。我一边逐字逐句地跟他解释字义与韵脚，一边让他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

高声诵念诗句。这位极力咬准字音的洋学生铿锵读出的《蜀相》，一时间乘风驭雾地，就在流隔千年的北美秋日黄昏中的小楼里，琅琅回荡起来。他很认真，每次都要用录音机把我的朗读和讲解录下来，回去再仔细反复地听，并表示要把每一首诗都用粤语和普通话背诵下来。于是，我们此后每次见面的第一件事，都是他用南北两种汉语语音为我背诵杜诗，并讲述他自己的理解。那天，我正低头沉浸在他抑扬顿挫的诵读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抬起头，我发现戴尔的眼里竟然闪着隐隐的泪光！“太好了，这样的诗太好了……”他喃喃说着，掩饰似的转过脸去。我心里微微一动。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到了读第二首诗《登楼》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完全可以在杜诗中与我心有灵犀的“解人”，便站起来，一边念诵，一边向他忘情地直陈我对这首律诗的起句意境，多年来的痴迷与沉醉。我还没解释完，就看见戴尔的眼里已经噙满熠熠的泪水。“……我读到了贝多芬！我真的听到了杜甫诗里响着贝多芬的旋律！”他激动地说。

下一周回来，他用两种汉语语音为我背诵《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戴尔的声调变得忧伤起来，他告诉我，杜甫诗歌里对国家和社会的忧虑，很契合他对自





良知是什么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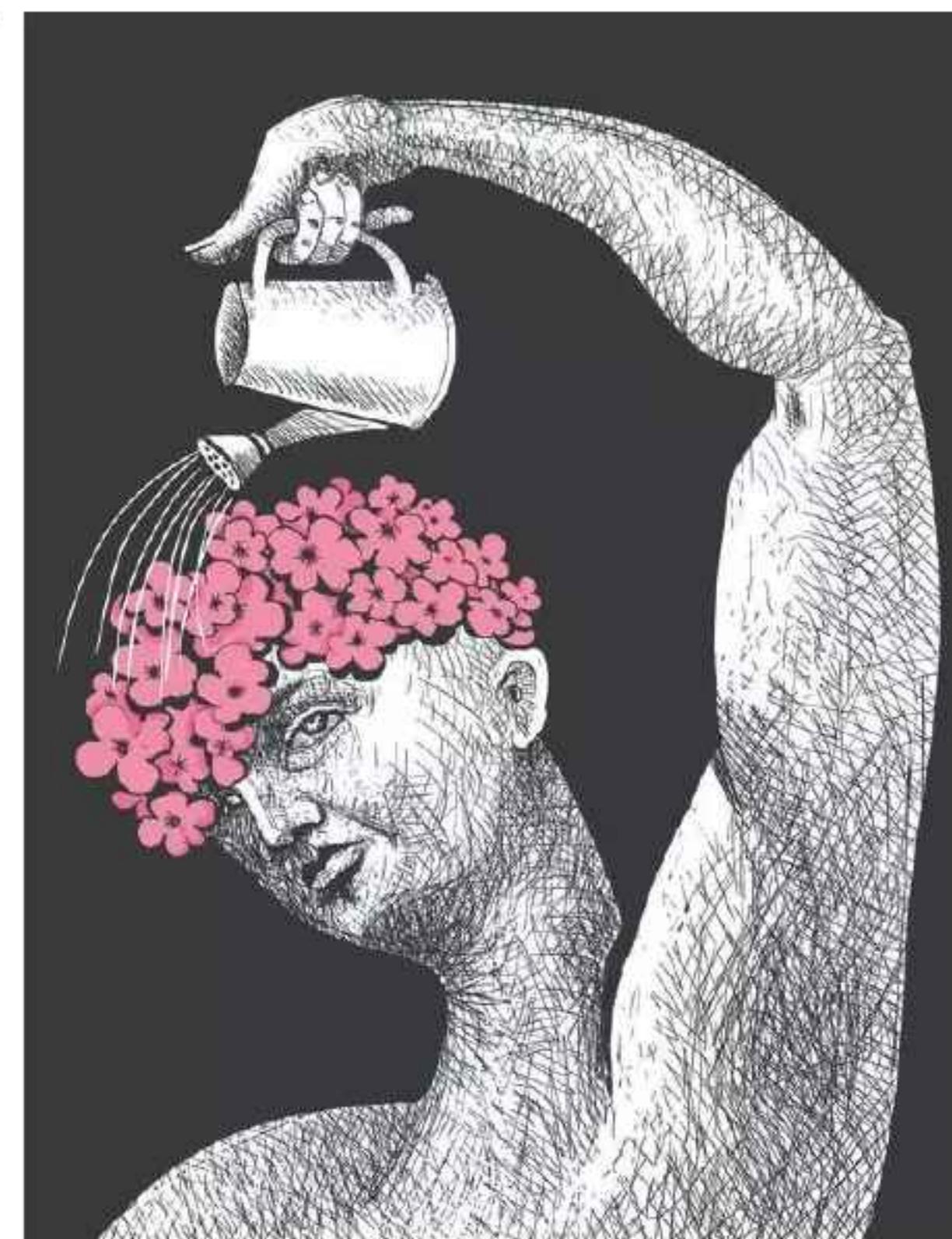
●侯美玲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阳明继承孟子的良能良知学说，将其发展为良知之学，即良知与致良知。他认为，人的是非之心，无须思虑便可知道，无须学习便能具备，这就是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生的，是一个人对自己和外界良好的判断能力。

《舌华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学生跟着王阳明学习，第一次听到“良知”一词时感到不解，突然站起来提问：“‘良知’是什么东西，黑色的还是白色的？”在座的其他弟子被这个提问逗乐了，大笑不止。面对众人的耻笑，提问的学生感到惭愧，脸色不由自主地变红了。王阳明见状，一字一句地回答：“‘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良知不是白色的也不是黑色的，它的颜色是红色，是被众人耻笑时脸上显露的



颜色，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生出的颜色。这就是王阳明的答案。

（秋水长天摘自《演讲与口才》2022年第10期，林德希图）

己祖国现状的担忧，这使他感到一种杜甫式的报国无门的失落与悲哀……窗外落叶飘飘，我心里又是微微一动——这是一个真正把杜甫读进心里的美国人。他是学音乐的，他用汉语双音向我吟诵杜甫诗时，似乎真的把杜甫的忧国伤时化进了自己的灵魂与血液之中——这可不就是我在异国异邦听到的另一阙《梁甫吟》吗？

下一回课上，我播放着中国古曲，跟他一起读杜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听罢二胡曲《江河水》《二泉映月》的倾诉，老杜的《赠卫八处士》读来更是令人如闻青空鹤唳、高树悲风。读到结篇的“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一个中国老师和一个美国学生，一时间竟泪眼相对了！隔着千山千水、千年千岁，杜甫在鞭打我们的心。人生，聚散，生死，浮沉……此刻化作一缕缕连接古今中西的烟云，在我们眼前拍荡、涌动。戴尔后来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赠卫八处士》完整背了下来；我呢，则因被此诗意境触动，写出了《路边的印第安老太太》一文。于是，戴尔又进而把拙文当作一个中文读本，杜

甫的诗境一时又转换成对现实人生“在路上”的咏叹。戴尔向我讲起许多他尊敬的玩音乐的友人，常年乐此不疲“在路上”而淡泊名利的故事。因为杜甫，我们一下子发觉彼此有了这么多“心有戚戚焉”的共同话题，每次的“独立学习”好似成为一场与古人神交、在时光之流中含英咀华的精神盛宴了。

“我的老父亲听说我在跟一位中国老师读杜甫诗后，对我说，他为我骄傲。”有一回，戴尔这样对我说。“Proud of me（为我骄傲）”这句英语似乎忽然带上了诗意，在晴明的秋日泛起酒样的酣醇。

整个秋天，我为戴尔安排的课程都是在杜诗的吟诵中度过的。冬意渐浓，学期即将结束。读杜诗上瘾的戴尔，要求我最后再给他选一首适宜背诵的短章。那是在初雪之后，我们于窗外零星飘降的雪点子中，一起吟诵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归自谣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听大雪落满耶鲁》一书，曾仪图）



你好，张进

●何 焰

张进是谁？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出现过他的身影——清瘦，一头乱发，面中有颗痣，眼神柔和。张进是“渡过”系列书籍的作者，是国内抗抑郁行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开创的抑郁生态疗愈体系，影响、帮助了一些人。

张进原本是一位记者。他16岁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之后做了近30年记者，直到2017年主动离开财新传媒副总编辑的岗位。

张进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在2012年到来。这一年，他患上重度抑郁症，从“地狱”归来后，自发做起抑郁症科普，出版第一本书——《渡过》。后来他又应病友的求助，逐步创办、完善了“渡过”——对抗抑郁症的科普、救助和社会支持平台，随后出版了“渡过”系列的第2、3、4册。从一人自救到影响数十万人，他在国内精神健康

领域做了非常多且具体的善事，甚至可以说是完善国内抑郁防治生态的“第一人”。

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具体的小事。

张进平日生活节俭，但在2018年他找同事给一个女孩汇了5000元，原因是“拿到了第一笔投资款后，想补给她3年前为公众号做事时的报酬”。

张进去世前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记录自己的护工的，他担心自己的护工在疫情中找不到新工作，“那我就再住两天院，继续雇你”。虽然护工已经奔向另一家雇主，可张进仍问：“我的护工在哪里？我想跟他告别。”

他重情重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渡过”平台的社群成立时，张进写下24字盟约——“独立社群、共同价值，民主议事、群务公开，思想自由、协同行动”，他告诉大家：“我们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更合理的互助模式。”——“我们”，只有病友

和病友才是我们。张进以病友的身份为抑郁症患者所提供的能量无可替代。

曾经有人指责张进在抑郁症治愈之后，其作品再难以与病友产生真正的共情。张进常提及此事，似乎颇为介怀。2022年5月被确诊罹患肺癌时，张进感到慌乱悲痛，但他写下：“何不抓住这个机会，重温一下昔日的抑郁感受？”“得癌是坏事，但总不能白得。”张进期待自己能再一次摆脱负面情绪，获得又一次的成长，这样便可以重新融入“我们”，带领“渡过”的病友们继续向前走。

张进的生命在56岁时终结了。他似乎在各种维度上都很普通，总有各种现实的苦恼，但他在夹缝中显露出最高贵的人格。

第二人生

2012年3月，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中，46岁的张进开始了“第二人生”。

连续失眠两周后，张进觉得自己变“傻”了，先后丧失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看病的时候，医生讲一句话叫他复述，张进复述不了；他去逛超市，却在超市里迷路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出口。张进感到崩溃，16岁便考上名校的他，人到中年却走不出一家超市。

他在《地狱归来》一文中记录下那一段时间里的绝望片段：

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



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当年6月，张进被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医生劝他住院做电击治疗，但张进不愿意，决定换医生。

换医生、换药之后，张进体内产生了强烈的药物副作用，躯体震颤、无法发声、走路速度极慢、味觉失灵。那阵子他经常想要自杀。

但熬到第16天，张进隐隐感觉自己的情况好转了。因为第16天，他突然对自己的手机产生了兴趣，一玩竟然玩了半小时。这是许久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过去他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更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张进开始想吃美食、想见朋友，他情绪高涨，甚至约朋友去爬山。

到换药的第19天，7月19日，张进觉得病痛荡然无存，自己已然好转。当晚，他向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报喜，第二天就回到办公室。

从黑暗的“地狱”一下子回到明亮的人间，这巨大的差距，使张进处在亢奋之中。他说：“生命太奇妙了。”

但是，张进的主治医生姜涛着急了，他叫张进再去看看。这一看，姜涛医生发现之前是误诊了，张进患的并非简单的抑郁症，而是双相情感障

碍（俗称“躁郁症”）中的软双相——这几天看似好转，其实是在药物驱动之下，从抑郁相转向了轻微躁狂。

多年后，张进数次回忆起这一次转相，都认为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诊治及时，张进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双相的治疗其实比单相抑郁的复杂得多，姜涛医生非常紧张，但张进感到很快乐——轻微躁狂所促发的能量，使他燃起对精神科学的强烈兴趣，他开始不断地研究、学习和写作。

对抗抑郁的天命

张进在记者之外的另一番事业，逐步展开。

在同事王烁的建议下，张进写下第一篇文章——《地狱归来》。他打开尘封5个月的电脑，拭去灰尘，敲下了一篇坦荡的文章，向同事、亲友们交代了消失的几个月自己去了哪里，以及病之极度黑暗，健康之无限希望，其间经历感人至深，也把“正视抑郁症”直接推到了台前。这篇文章得到很好的反馈，后来几年，张进一路采访、学习、研究抑郁症相关问题，一有想法就马上写出来，更新在自己的博客上。

那几年，人们对于抑郁症并不了解，张进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经过3年沉淀，2015年9月，张进的《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出版。这或许是一本对于精神科学认识上并不成熟的书，但张进在书中开创性地站在一个病人的视角提出了“他渡、自渡、渡人”的抑郁

症治疗想法。这个想法在2016年张进采访知名专家张道龙时得到印证，它朴素地遵循了国际上“生物、心理、社会”的抑郁症现代治疗模式。

自己的想法竟然和先进的医疗模式不谋而合，这令张进颇感惊喜。他问自己：是不是冥冥中注定了我应该做这个？

2017年，张进向财新传媒请辞。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张进走过16个省的28个县市，深入探访了48名抑郁症患者。

张进认为，“抑郁症是一个人生理关系、社会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总和”。按照他的理解，只有真正进入患者的生活，“把他们置入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包括家庭、环境、时代变迁，做动态的、历史的考察，才能理解疾病、理解患者”。张进想用自己的寻访，“为转型期中国精神健康事业发生的变化做一个记录，为时代留一份笔记”。这些采访，被张进结集成《渡过3：治愈的力量》，在2018年出版。

紧跟其后，又有《渡过：我的知与行》出版，张进在书中发愿，如果有一天“渡过”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将回归记者老本行，再去行走天下。

2022年5月，罹患癌症的消息猝然到来，许久未见的抑郁情绪也随之而来。2022年5月20日，张进写下《我这样渡过患癌恐惧》，尽力再次留下一些对抗抑郁的经验。

他们的生命转了弯

“渡过”公众号里，许多



平常的日子

● [挪威] 奥拉夫·H. 豪格 ◎西 川译

巨大的风暴
已是你的过去。
那时，你没问过
你何以存在，
来自何方，去往何处，
你只是在暴风里，
在火焰里。
但平常的日子
也能过。
种土豆，耙枯叶，
背运灌木枝。
这世上要考虑的事情有好

多，
一生的日子不够用。
干完活可以煎腌肉，
读中国古诗。
希腊的拉俄特斯曾经采蔷薇，
栽培无花果，
然后让英雄们战斗在特洛伊。

(若 子摘自作家出版社《我站着，我受得了：奥拉夫·H. 豪格诗选》一书)

人分享着自己对抗抑郁的经历。他们讲述着自己如何遇见“渡过”，又如何让生命转了弯——张进去世了，但是还有这些年与张进一起成长的许多个“他们”。

“医患可能有边界，但病友之间是我们”，这是张进在一次演讲上说过的话。2018年，张进为写一本书行了万里路，寻找的病友是“我们”。而同一年，“渡过”平台基于庞大的病友社群发起的“陪伴者计划”，也是为“我们”。这个计划——让已经痊愈的病友

一对一地帮助受困病友——逐渐成长为国内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的一支重要力量。

至此，“渡过”早已不只是张进的《渡过》。在张进的号召下，许多病友参与写作，分享自己对抗抑郁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带着一份能量，最终汇聚成“我们”。

2019年伊始，“渡过”平台决定在杭州找一块地方，盖房、开垦，让病友们在此学习、生活，这里将成为“我们”回归正常生活的“中途岛”。

“中途岛”是一片理想之

地。在一位患者父亲写给张进的悼文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2021年劳动节，患病的女儿已经拒绝和父亲见面，只能由张进领着去看病。一路上，张进在父亲和女儿之间帮忙缓和关系。在医院里，张进给这位父亲打电话，指挥他，又安抚他：“等会儿我们要下来了，你暂时离开大堂……”“我现在带姑娘下去，你从另一个楼梯上来……”虽然还有急事等着他去做，但张进仍陪着孩子挂号、等待就诊。那位父亲说，自己当时心神涣散，告别时甚至没有请张进吃一顿饭，或喝一杯咖啡。倒是张进在匆匆赶往下一个工作点之前，告诉这位父亲：“如果杭州基地现在建好就好了，像（你女儿）这样暂时无法归家的孩子就有地方待了。”

“中途岛”是张进的期冀，它终于在2022年春天建好了。可也是在这个春天，张进被确诊罹患癌症。

2022年5月20日，张进写文章说：“对于‘渡过’，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心愿已了，此生无憾，即使死亡也能坦然面对。”6个多月后，张进在北京离世。

2022年12月13日，数百位亲友、同人送别张进。张进的墓碑上刻有一句泰戈尔的诗：“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这句诗是张进生前所爱，也是他身后送给“我们”的礼物。

(空亭日暮摘自《南风窗》
2022年第26期，本刊节选)



有一年，我在南京参加高中语文教师培训，王栋生老先生来给我们上课。

王老师说：“我听到不少学生在校园里聊天，会这样称呼别人——‘食堂那个扬州口音的大妈’‘那个看自行车的老头子’。这样的指称，可能持续3年都没有改变。学生们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们的名字？食堂那个扬州口音的大妈，她是一个人的母亲、一个人的女儿、一个人的妻子。那个看自行车的老头子，他是一个老人的儿子、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青年的父亲。他们可能一个月就拿2000多元工资，但他们诚实劳动、乐观生活，学生们却只知道她是扬州口音的大妈，他是看自行车的老头子。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这样的发问直指人心。语文的外延是生活，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首先得印刻在我们处世的点滴中。

历史和故事不同：故事有主人公，有开始，有结束，历史没有。故事是江河，有源头和终端。历史是海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罗新《漫长的余生》

我抵抗自己的局限性与惰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抵抗这张办公桌和这把椅子。

——弗朗茨·卡夫卡《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我们至今也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李硕《翦商》

过于专注自己的故事会使你错失一些东



他们的名字

● 姜伟婧

在我们的校园里，有水电工、大门保安、扫地大爷、宿管阿姨等默默辛勤劳动的人。一个孩子在高中3年，居然从未与他们打过招呼。那么这个孩子，无论将来试卷上的成绩

有多优异，都有可能成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现在，我也会注意他们：给我们打扫卫生的阿姨姓龚，上了年纪，一头短发，小个子，做事十分爽利，曾经搬来梯子，帮我从宿舍区的树上摘鲜红的杨梅；食堂有一个打饭的刘大姐，一头鬈发，个子高挑，肤白唇红，是“浓颜系”美人，未开饭时，她会在安静的食堂二楼播放《红楼梦》里的曲子《枉凝眉》，并跟着节拍翩翩起舞；门口的保安张师傅，皮肤微黑，疫情封校期间他吃住都在学校，睡在保安室内，有一次，他拿着几张作文纸喊住我，有些难为情地低声说：“姜老师，能不能给我的小孩看一下作文？”

在我们身边，那么多生动的人曾经从眼底滑过，其实，他们都很珍贵。

（胡山青摘自《扬子晚报》
2022年10月12日）

西，还有误把前景当全景的危险。

——丹尼尔·门德尔松《与父亲的奥德赛》

我的丈夫和孩子从全家福中向外笑；他们的微笑粘上了我的皮肤，小小的微笑的钩子。

——西尔维娅·普拉斯《爱丽尔》

求索，是浪漫的核心所在。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若有人问，他们为何如此？我想答案大概是，有些人会在广袤与无垠面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段义孚《浪漫地理学》

微书摘





王莽这个人，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白居易曾感叹，如果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得一场大病去世，他将在历史上留下一张完美的面孔。

那么，我们就来到元始五年的朝堂上，来看看王莽递给姑奶奶王政君（当时的太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我承蒙皇帝和百姓的错爱，忝居安汉公之高位，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常常违背天时进行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于是熬夜制定了不违农时的环境法规，请允颁行全国。”

“可”，这几乎是王政君给王莽提出的施政建议的统一回复，她实在太喜欢这个侄子了。王家其他的亲戚仗着外戚的身份横行霸道，而这个侄子不仅孝顺，还具有极高的道德水准和聪明才智，给王家长了脸面。

于是，这份诏条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通行全国。

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份诏书，是因为悬泉

置。1992年，悬泉置的考古工作进入尾声，就在考古人员清理坞院东北角办公区的时候，发现草泥的底部有墨书的痕迹，这样的碎泥一共有200余块。为探清上面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考古人员将泥块整体封存。回到兰州之后，6个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拼合，再用汉代敦煌传统办法——牛

粪和泥——黏合复原，这就是著名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简称“四时月令五十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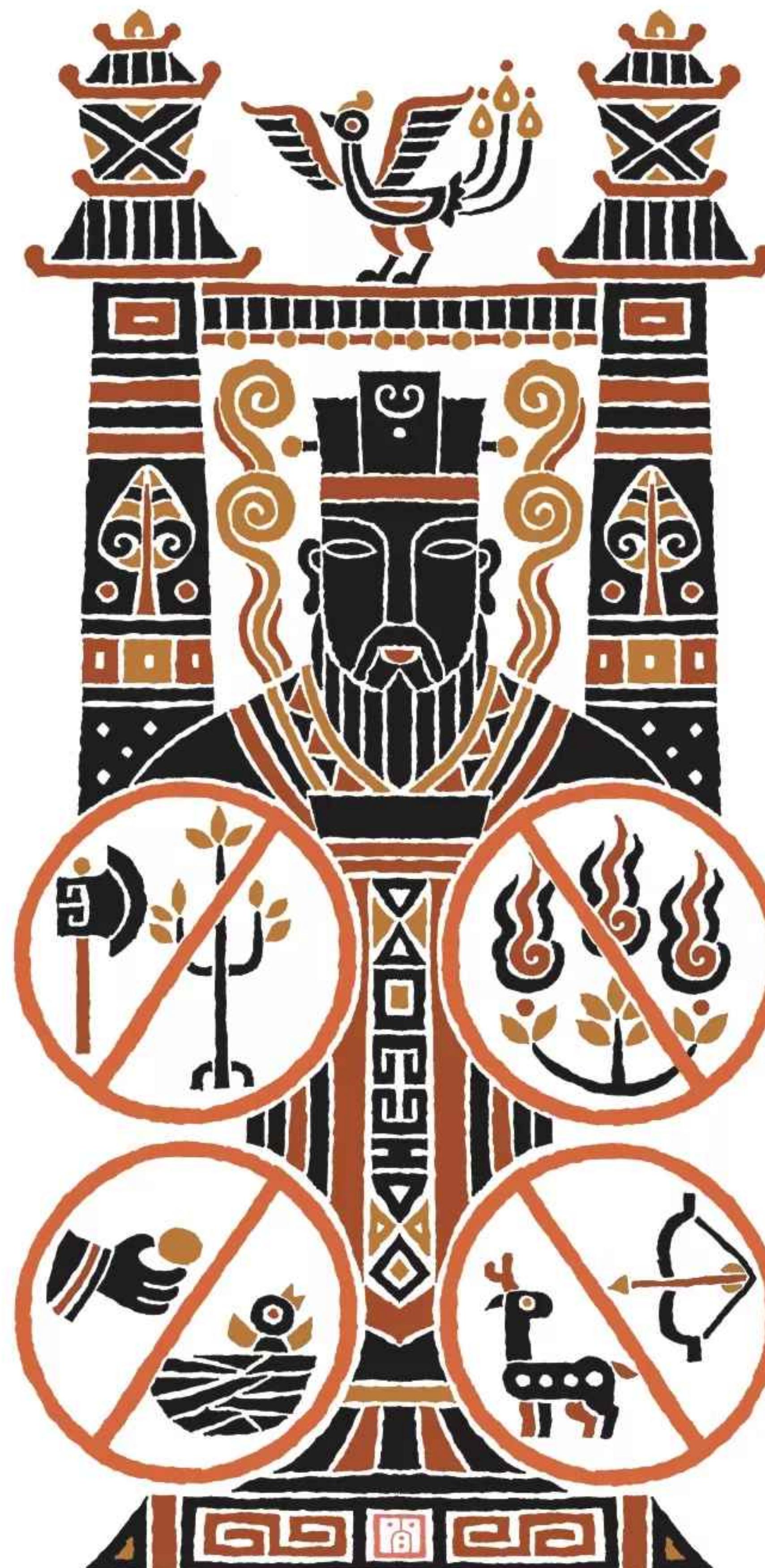
这份诏条是写在悬泉置办公室的土坯墙壁上的。王莽和王政君的对话就写在诏条末尾，我们这才得以知道王莽的政策在民间施行时的生动细节。

所谓“四时月令”，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王莽从“四时月令”中选出最重要的50条，内容是对先秦至汉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人与环境和谐相处规定的总结，对于指导民间社会活动有很强的针对性。“四时月令五十条”中最独特的内容就是关于生态资源保护的规定。

王莽十分关心森林覆盖率和水土流失问题。在春、夏两季的规定中，多次出现“禁止伐树”“毋焚山林”等要求，因为春季、夏季是林木生长的季节，如果此时砍伐树木，会打破森林的生态平衡。只

汉朝的环境保护法

●邢耀龙





1084年，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司马光为了纪念去世的爱猫，特别写了一篇《猫鱣传》。这篇文章的主角是一只名叫“鱣”的“喵星人”，按照中国古代辞典《尔雅》的解释，这个名字是“黑虎”的意思。

有趣的是，这只名为鱣的母猫非但毫不凶猛，甚至可以说是“喵星人”界的好“人”代表。根据司马光的说法，每当家中猫群开饭时，鱣总是等同伴吃饱后才会上前用餐；如果其他“喵星人”家的“人丁”过于兴旺，它还会帮忙哺育别家的猫崽儿。

然而，好心帮别的猫带孩子的鱣，自己的孩子却被某只调皮的“喵星人”咬死了。更糟的是，司马光的家人误以为是鱣自己下的毒手，在痛揍它一顿之后，把它转送到附近的寺庙。

司马光在政治家、史学家与

有在秋季，人们才能砍树，但砍伐的时候只能选择枯树或枯枝，不能砍大树。这就有效地实现了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不致破坏区域小环境。

王莽还十分关心动物资源和生物链的保护问题。春季是动物繁殖的季节，诏条严禁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每当读到这条月令，我的后背就会生出一丝寒意。我小时候的生活是十分寡淡的，记忆中鸡窝里的蛋从来不会被用来炒菜，因为鸡蛋是用来换学费的。好在我和小伙伴都有敏捷的身手，总能在春天的鸟窝里摸出蛋来煮着吃，以抚慰乏味的童年。直到7岁的一天下午，我爸在灶台下发现了鸽子蛋的蛋壳，他拿着老牛皮制成的皮鞭，狠狠地打在我浑圆的

● 胡川安

司马家的好猫好事

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外，私底下还是个资深“猫奴”！

面对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理对待，蒙受不白之冤的鱣缩在寺庙角落绝食明志。在鱣即将饿死的紧要关头，司马光的家人总算意识到他们犯下了重大错误，连忙把鱣接回家。至此，冤情得以昭雪的鱣才重新进食，逐渐恢复昔日的健康与活力。

从此以后，司马光一家只要新添了猫崽儿，就会把它交给鱣来哺育。而鱣也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些小猫，甚至还发生了为保护别家的猫崽儿，去跟“汪星人”打架，差点被咬死的小插曲。

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年近20岁的鱣在司马光的温柔守护下，走完了它那传奇的一生。

（鹦鹉曲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毛茸茸的人类文明史》一书）



屁股蛋上。后来，母亲煮了一颗硕大的鸡蛋给我吃，父亲似乎也完成了王莽交给他的环境保护教育的任务，这分明是中国古代自然精神的延续。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悬泉置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办公室的墙上。2000年后，悬泉置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漶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在千年不断的谆谆教诲中得到承传。

虽然这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减缓了敦煌自然环境的恶化，但随着敦煌人口的逐渐增加，开垦的屯田面积超出绿洲

的承载能力，土地还是逐渐沙漠化了。悬泉置的一枚木牍上记载：“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惊折死一匹。”这是说官府派人去执行公务，在路上突然遭遇风沙，一匹马受惊而死。可见当时此地的生态已经从汉初的水草丰茂变成飞沙伤人伤畜了。悬泉置的考古地层中，在地面以下约0.8米、1.2米、1.4米处都发现了厚达1厘米左右的黄沙层。所以专家推测，在汉代，大约每隔5年，此地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沙尘暴，这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记载。

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变迁史。

（风马儿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敦煌大历史》一书，肖文津图）



庞大的浪费

如今，几乎人人使用手机，并且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不需要手机。可是，当我们回顾过去 20 年中因为资本介入而进行的工业化进程时会发现，它导致了没有人知道需求在哪里的特殊现象。现在很多东西不是为满足某种具体需求而生产的，反而是先制造出来产品，再创造一种需求让人们去追求制造出来的产品。

例如，苹果公司推出最新款 iPhone，从需求层面来看，大概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每个人都觉得手机是必需品。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都存有这种需求，但这个需求是从哪里产生的？并不是在没有手机的时候促使人们去想如果可以拥有一部手机该有多好，也绝对不

是指在最新款 iPhone 没有出现时，我们就预先设想我现在需要最新款的 iPhone。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与这些工业制品产生关系。

这就衍生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去查一个特殊的、被忽略的数字，那就是过去 20 年中，到底有多少被设计、制造出来，但是从未被出售、使用的手机。这些手机自被生产出来之后，甚至没有进入市场，就只是被存放在仓库里。然后等到过时，就变成垃圾，或是变成回收品，被拆解回收。

这种手机的数量有多少？

其数字非常惊人。手机行业是高科技产业，它不仅获利巨大，且销售迅速。当苹果公司在设计及制造新款手机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出它的思考模式。

例如，关键点在于第一批需要多大生产量，以及如何计算出产量。这是一场豪赌。究



卖不出去的 0.7 部手机

●杨 照

竟要生产 300 万部手机，还是 800 万部？这是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不过在基本的思考模式上，它已经默认了不可能售出苹果公司所生产的每一部手机，不可能用假定售罄的方式来计算成本和售价。

那么该如何计算呢？一定要假设这中间有一个加价幅度。加价幅度意味着，并不是计算每卖出一部手机收到的利润，而是要假定大概要生产 1.7 部手机，才能卖出 1 部手机，从而推算出售价。

你必须用上述方式去计算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关系。但这

也意味着，因为产品与需求者脱节了，我们不以需求者的需求来制造产品，所以必然产生非常惊人而且可怕的浪费。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预见现今资本主义系统里的巨大问题。在对资本批判性的解释中，他提示我们，资本介入之后重整的生产，发生了几个相关联的重要现象。

第一，产品与工人的意志没有关联。工人不能自己决定要生产什么，更进一步，工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生产什么。

第二，产品与需求者脱离了。并不是因为有一个需要铲子的人，所以他去找一个铁匠帮他锻造一把铲子。很多产品在生产时，并不确定产品的需

求量，也不知道需求者在哪里；而是必须先从生产设计开始去设想，等到产品完成之后，再运用

各种手段去刺激产品的需求，增加产品的需求者。

也就是说，由于产品与工人无关，也与需求者无关，所以最终会造成非常大的浪费。

服装业的浪费

所有人都觉得手机行业是光鲜亮丽且有效率的先进行业，如果再看另一个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成衣业，浪费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提及大众所熟悉的成衣品牌，它们的商业模式、制造模式或者资本模式是怎样的？它们所进行的生产的假设，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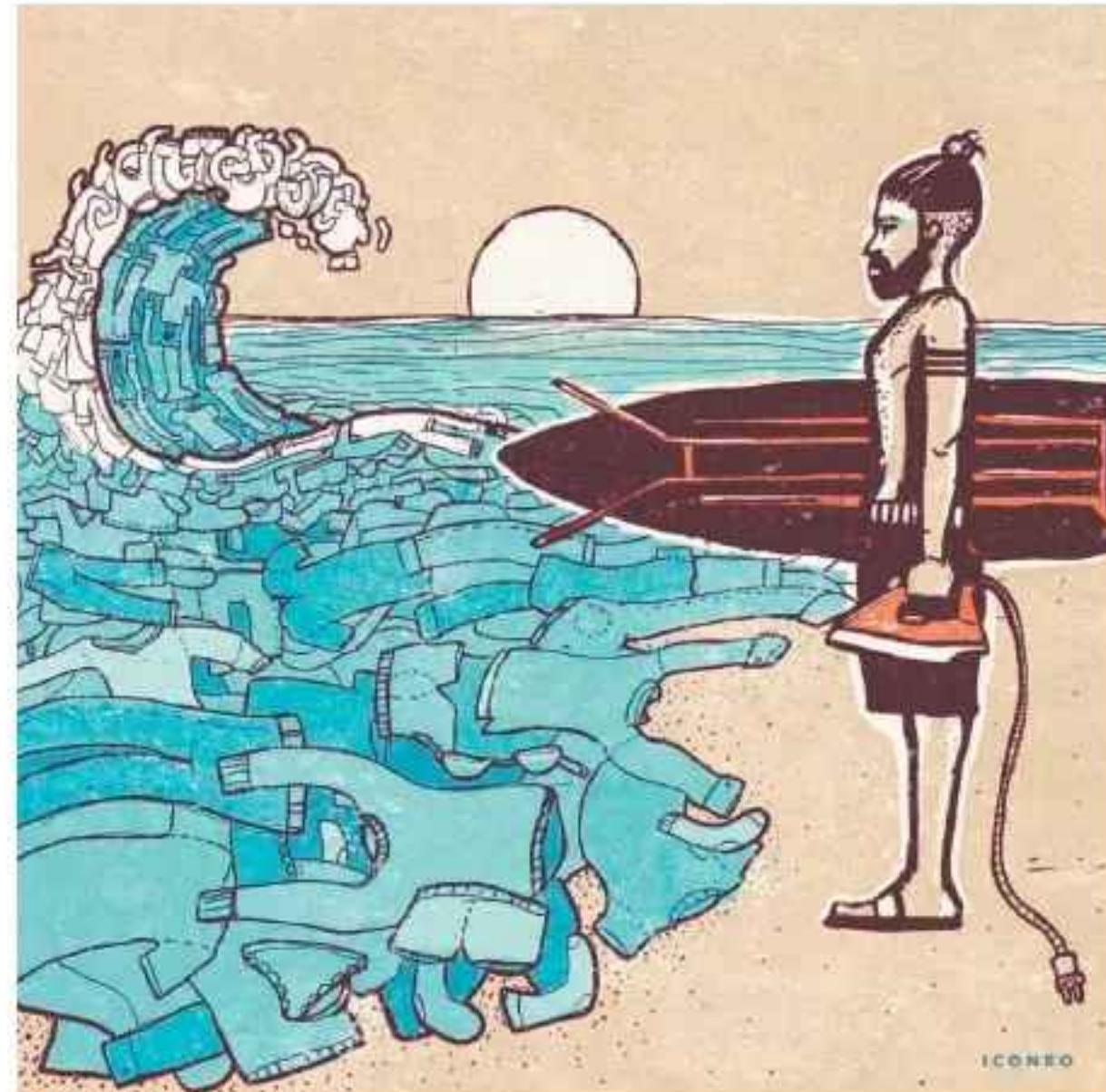


是以每两周到一个月的频率，更换商店里的商品线，其目的是用快速、大量的制造来刺激需求。换句话说，制造成了需求的来源——不再是以原始的人类基本欲望去产生需求，反而演变成去追求满足需求的制造。

每两周或一个月更换一批商品，用意是在刺激你或提醒你，衣橱每3个月就要换一批衣服。本来一件衣服可以穿15次或20次，可是由于快时尚制造刺激了集体需求，迫于流行的压力，你很可能购入了1件衣服，却只穿3次就不再穿了，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当季的流行品。

这已经成为一种浪费：1件衣服本来可以穿20次，现在却穿3次就丢弃不穿了。但你没有察觉到更大的浪费：快时尚公司需要每两周或每个月更换一次产品线，当它们在进行生产的时候，生产与需求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

具体而言，一家手机工厂在制造手机的时候，它假想每卖出1部手机，就必须生产1.7部手机，换句话说，有0.7部手机必然在生产的时候就被假定是要浪费的，把这些



都作为成本算进去，得出1部确定能卖掉的手机应该标出的售价。同理，如何去计算成衣企业的获利公式？它们的计算方式不是1:1.7，而是1:3甚至1:5。为了售出1件衣服，刺激顾客更频繁地进入商店购买衣服，他们可能需要生产3倍甚至5倍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每卖掉1件衣服，最后可能要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报废掉2至4件衣服。

为什么人们的需求能被激发？因为流行服饰很便宜，其价格大部分人能够承受。但对地球资源来说，这是庞大的浪费。

所谓必然的浪费并不是因为生意不兴隆，每生产3件衣服只能卖掉1件，而是在商业资本运作的逻辑下，事先设定生产的3件衣服中只要卖掉1件，就能够维持商业的正常运转。这也就意味着，不论是地球资源，还是人力，在这个行业内都假定了有2/3的浪费。

不劳动的人

这当然是马克思来不及看到的现象。然而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已经包含在马克思对资本分析的理论中。即工人不能决定产品，需求者也不能决定产品。在此状况下，由资本家——控有生产工具的人——来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商品。在这种状况下，制造走在前头，需求跟在后面，因此制造跟需求之间的落差就会带来庞大的浪费。

在资本秩序下，因为发生了从生产到需求的落差，所以



在生产任何东西之前都必须先投资，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资本，也都牵涉高度的不确定性。当投资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产不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需求，所以，首先，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需求；其次，我们不知道需求者、消费者在哪里；最后，我们也不知道需求者、消费者什么时候才会购买产品。

因而，在资本主义系统里存在着非常漫长的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造成生产对资本的高度依赖。生产者先要有一大笔钱去添购机器、雇用工人、购买原料，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还要等待这个产品的上市时间，等产品被大众购买之后，生产者才能获利。

在获利之前，生产者对于资本的需求更大。大家都需要资本，于是在不确定的时间中，你就必须负担资本的利息。所以，随着社会、经济对资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资本能得到的利息也就越来越高。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金融市场越来越活跃，资金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最后产生的效果是利息所得和劳动



碌碌有为。

——生活的真实模样，平凡的我们都在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凡，每一番努力都是精彩的

谁学会了以正确的方式焦虑，谁就学到了终极奥义。

——语出 180 年前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抗焦虑是人类永恒的课题，我们可以试着让它成为独创性的源泉

爱就是这么简单，不简单的是爱的延续。

——爱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份责任

他们说，在春天，一个年轻人的幻想会变成爱的念头。如果他剩下足够的时间，他的幻想甚至可以容下一杯咖啡。

——语出布劳提根。他擅长在被我们忽视的生活细节中找寻到诗意，他的书写令那些

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在正常状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一个不劳动的人，想办法让自己成为投资者，让自己变成运用信用和利息来获利的人。

这种人越来越多，金融市场也不断扩张，我们对劳动价值的追求也就越来越低，连带造成劳动力贬值，同时必然带来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劳动者地位下降了，工人又觉得自己赚得很少，连工人都不想继续当工人，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人数会一直下降。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越



渺小的灵魂得以面对生活的狂怒，浸入治愈的清凉

“细粮”变“粗粮”。

——“三分钟看电影”“三分钟读懂一本书”等是对文艺作品所做的一次“粗加工”，便于观众“囫囵吞枣”

生命中的每一个时辰，都

越来越少的人劳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分享劳动所得，于是劳动者能留在自己身上的价值就越少。到达一定程度，当劳动者的供给不足以支撑整个劳动结构，劳动生产的整个架构就会瓦解。一个社会失去了劳动的价值增生，劳动价值的所有系统也就随之瓦解了。这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无法维系的一项因素。

虽然关于资本与劳动如何分配利益，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套逻辑完全合理——在供给与需求上可以解释清楚，例如，新的成衣品牌为什么需

是余烬追逐烟火的时辰。

——年去年来白发新，匆匆马上又逢春。面对未来，青年诗人周簌自勉：“毫无保留地爱心爱的人，做喜欢的事。克服偏见，保持人性的纯真。肉眼看不到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

婚后单身力。

——结婚后，依然留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并延续自己的个人增值期

过高的赞美和过度的批评都有可能是误解。

——面对职场中复杂的人际交往，这或许是一条保持清醒的秘诀

周五，下班，快递，“窝囊费（工资）”。

——有人调侃说，这是当代年轻人最期盼的四样事物



要大量制造？因为即使大量制造，它们仍然可以获利，即使 3 件衣服里只售出 1 件，他们所创造的需求仍然可以支撑他们的供给——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从马克思的资本分析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完全不合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

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应该从中寻求看待经济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并且看到不同的价值和问题。

（字字锦摘自海南出版社《〈资本论〉的读法：资本及其创造的现代世界》一书，（德）斯特芬·克拉夫特图）

第一次听说“网红”小家电空气炸锅的人，一定会忍不住问：用空气怎么炸东西？

事实上，空气炸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一开始叫无油脂炸锅，没有流行开来。2010年，飞利浦公司把这款产品命名为



Airfryer，即空气炸锅，这个品类才快速畅销起来。不用油炸，而是用高速旋转的热空气来快速加热食物，了解这个品类，人们就会自然而然接受它的健康理念，不知不觉完成关注、“种草”的过程。

品牌植根于品类，如果品类名取得不好，就会拉低这个品类的市场天花板。有营销专家总结过给品类取名的要点：有根、好感、直白。

第一，有根。根决定了你处在哪个赛道，和谁竞争。比如，豆奶和酸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因为它们用了同一个根，相互之间就有了替代性。再比如，椰子类饮料，叫椰汁，是

在果汁赛道；叫椰奶，是在植物奶赛道——两个赛道完全不同。还有一种饮料叫苹果醋，它其实是发酵过的苹果汁。这种饮料一直没火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品类名取得不好。叫苹果醋，让人觉得这是一种醋，不宜直接饮用。

第二，好感。比如，同样是从大豆里提取的植物性黄油，大豆黄油、植物黄油、人造黄油，哪个给你的好感度最高？大豆黄油，听起来和我们平常吃的大豆油很接近，对食物来说，熟悉的就是好的；植物黄油，无功无过；而人造黄油，效果最差，它几乎是“天然食材”的反义词，让人一听就不想买。

再比如，混合动力车在中国一直卖得不好，因为在中文语境中，“混”不如“纯”，混合动力车自然就比纯电车矮一头。试想，如果把混合动力车改成双动力车或者双引擎车，“双”比“单”好，劣势一下子变成优势。

第三，直白。命名要突出核心功能、核心特质。比如，纳米银抗菌袜就不如防臭袜。平衡车这个品类名不直观，不如叫立行车，和所有坐着开的车区别开来。

好的品类名有很多，比如口香糖。在绿箭进入中国之前，国人熟悉的产品是泡泡糖，给孩子嚼着玩儿的。绿箭为了表明区别就造了一个新品类名——口香糖，以突出清新口气的功能，好

记又直观。有意思的是，口香糖下面的子品类的名字，绿箭旗下的益达用的是无糖口香糖，而乐天力推木糖醇口香糖，在消费者心中，“无”不如“有”，木糖醇口香糖占了很大优势。

如果说品牌是航船，品类就是河道。很多时候，品类名决定了品牌能往前行驶多远。

(胜 常摘自“得到”App, 黎 青图)

王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诗人。《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隐逸传》，开头第一人都是王绩，堪称唐朝隐者之首。但他并非自始至终都归隐不肯上班，也是出过仕的，只不过几次职业生涯都很短暂，来得飘忽，去得突然。

早在隋炀帝大业年间，王绩便出仕过一阵子，但很快就不耐烦了，“出所受俸钱，积于县城门前”——把工资卡挂在了城门口，“托以风疾，轻舟夜遁”——托词生病趁夜乘船跑路了。

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朝廷下诏选才，此公把过去在隋朝的工作履历拿出来，前往应召，又谋到一个待诏门下省的差事。他弟弟王静关心他，问他工作感觉如何。王绩扬言，别的无足可取，只有每天给三升酒这项福利不错。这话传到了他的上级耳中，上级半是爱才、半是凑趣地说，三升哪够王绩喝的，今后每天给他一斗。于是王绩得了个外号，叫“斗酒学士”。然而斗酒也未留住他，过不多时，他又称患足疾而辞归。

贞观年间，王绩第三次出山，目标明确，非要到太常寺太乐署上班不可，因为太乐署有一个人叫焦革，很会酿酒，他去了那里可以蹭酒喝。后来焦革去世，酒蹭不着了，王绩很快又离职而去，彻底归隐田园。

此公不但履历有趣，写诗亦有趣，比如写诗征婚。

征婚，一般被认为是近现代的事，却不想

王绩这个隋唐时代的人就征过婚。

他写了一首诗叫《山中叙志》：
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
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
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
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
孟光傥未嫁，梁鸿正须妇。

起句上来就讲“我这个山里什么都没有”，真有趣，全然不是常规的征婚套路。

说完了不好的方面，接下来要说自己好的方面了：我有琴，当风吹过的时候，琴会发出声音；我有酒，在月下斟来，芬芳诱人。王绩这是在自陈兴趣爱好，虽然没有钱，也不做官，但是我有琴有酒，我很“文艺”。这个王绩还挺潇洒，挺自信。

这里涉及几个古人。张奉是东汉名士，娶了太傅袁隗的女儿，妻子在他的影响下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并偕同丈夫归

隐，两个人感情不错。老莱是春秋时期的人，本要做官，被妻子劝阻，随后夫妻俩躲在江南，家庭和睦，过着平静的生活。梁鸿、孟光则是古代一对很出名的模范夫妻，成语“举案齐眉”讲得就是他们的事。

这首诗，是唐诗里出现的保存到今天的第—首征婚诗。王绩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有创意，也非常坦率的。

那么他征婚成功了吗？应当是成功了。在他后来的诗歌里出现了一位妻子，二人组成了家庭。



我家沧海白云边

●王晓磊



当然，这位“孟光”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相貌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能确定的是他们过得很幸福。

什么锅配什么盖，王绩娶到的这位妻子也很有个性，甚至很“野”。王绩在诗里把太太叫作“野妻”“野妇”。为什么说她“野”呢？其中一点就是王太太也喜欢喝酒，喝高兴了也很“疯”，甚至会靠着酒坛子，晕晕乎乎、晃晃悠悠——“野妻临瓮倚”，很可爱，和丈夫王绩很像。

哪怕很多年过去，都有孩子了，两口子依然爱喝酒。王绩写诗说“老妻能劝酒，少子解弹琴”，就是说太太很会劝酒，孩子则喜欢弹琴。

不过，王绩这位太太除了很“野”，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很贤惠。据说王太太很会烹饪，朋友来了，她能做出一桌好饭菜，而且很勤劳，经常织布贴补家用。

王绩在《田家》中就写道：“倚床看妇织。”所谓“妇织”就是妻子织布，王绩则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

说到这里你便会发现，王绩这人怎么总是把生活里一些琐碎小事写到诗里去？

没错，这便是他的一大特点，就是把家庭生活入诗。王绩是唐朝第一个认真描写家庭婚姻生活的诗人。在他保留到今天的数十首诗里，写家庭婚姻生活的居然多达十五首。

王绩其实平时也很孤独。他隐居在山里，“相顾无相识”，四周没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他的两个好友，一个是河南董恒，一个是河东薛收，都是大忙人。薛收受李世民器重，尤其忙碌。而且二人都去世得早，不可能来山中陪伴他。王绩的内心其实很寂寞。

幸运的是，他还有“野妻”。夫妻二人隐居在世外桃源中，喝酒、弹琴，开心地过了一辈子。我们应该为王绩感到高兴。

当初，他在辞去隋朝的扬州六合县县丞一职归山的时候，写了《解六合丞还》一诗：

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
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
彭泽有田唯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
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



稻禾开花

● 刘群华

稻禾开花时，我发现稻禾开始有手有脚了，它们刨开松软肥沃的泥土，从深不可测的泥土里汲取养料、精华，露出粉粉的花蕊来。它们的花，细碎、嫩黄，像抖动的米粒，白中泛黄，如有骨骼一般饱满。

在我的记忆里，稻禾从春天长到秋天，阳光从叶脉中消逝了。但稻禾需要强劲的阳光，它们总是吃几口，攒几口，然后将头抬起来，注视着太阳，仿佛在太阳看不见的某个地方，有值得稻禾感激的人。

父亲知道稻禾开花是田垄里的一次盛宴，是大地赐予人的希望。如果稻禾没有这次开花，那它与一丛青草无异，一定是虚空和徒劳的。而如果开花后有了沉甸甸的稻穗，则每一粒谷子都怀有慈悲与怜悯之心。

（嘉林秀摘自《湖南文学》2022年第7期，本刊节选）

他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阮籍，陈述了自己人生的真正归宿，那就是沧海、白云、烟霞、美酒，其实此外还有一样——爱情。这些都是他生命的支柱。

大唐的诗酒风流，便是这个不靠谱的职场人晕乎乎地开启的。

（仰 岳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唐诗寒武纪》一书，陆 凡图）



中国有句老话，叫“月过中秋清辉减，人到中年万事休”。到了我这个岁数，中年问题就开始浮现。人生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责任越来越重，体能却越来越跟不上——自己感觉是“中年危机”，在外人看来是“中年油腻”，很多中年人都觉得自己活得灰头土脸。

最近我看了一本叫《中年的意义》的书，作者是大卫·班布里基。班布里基是剑桥大学的动物学家、兽医学家。他的视角特别冷峻，把人视为普通动物，并由此观察中年在人的一生中到底占据什么地位。

过去，我们都把中年看成人生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事实是，在动物界，没有转折点，到了生命的最高峰，过了生育期，很多动物就会死亡。比如有的昆虫，在孩子出生以后，父母马上就会死去；一些比较高级的物种，等孩子性成熟之后，父母也会死去。站在进化的角度看，这一代繁衍族群的使命完成了，活着只会和后代争抢资源。

但人类就很奇怪，人在失去生育能力或选择不生育后，会相对稳定地生存 20 多年才进入老年——这段时间就是中年。为什么人要有这个阶段呢？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全是中年的坏处。中年人都在走下坡路吗？班布里基说，这不是走下坡路，而是人生的分工发生了改变。光溜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这是年轻的时候吸引异性用的。现在这部分能量要节省下来，干更重要的事了。什么事？帮助后代更成功啊。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人类的后代和其他动物的后代有什么不一样？

在进化竞争中，人类为什么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人类在进化中拥有了一个超级大脑。大脑是我们这个物种最宝贵的资源。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围绕大脑进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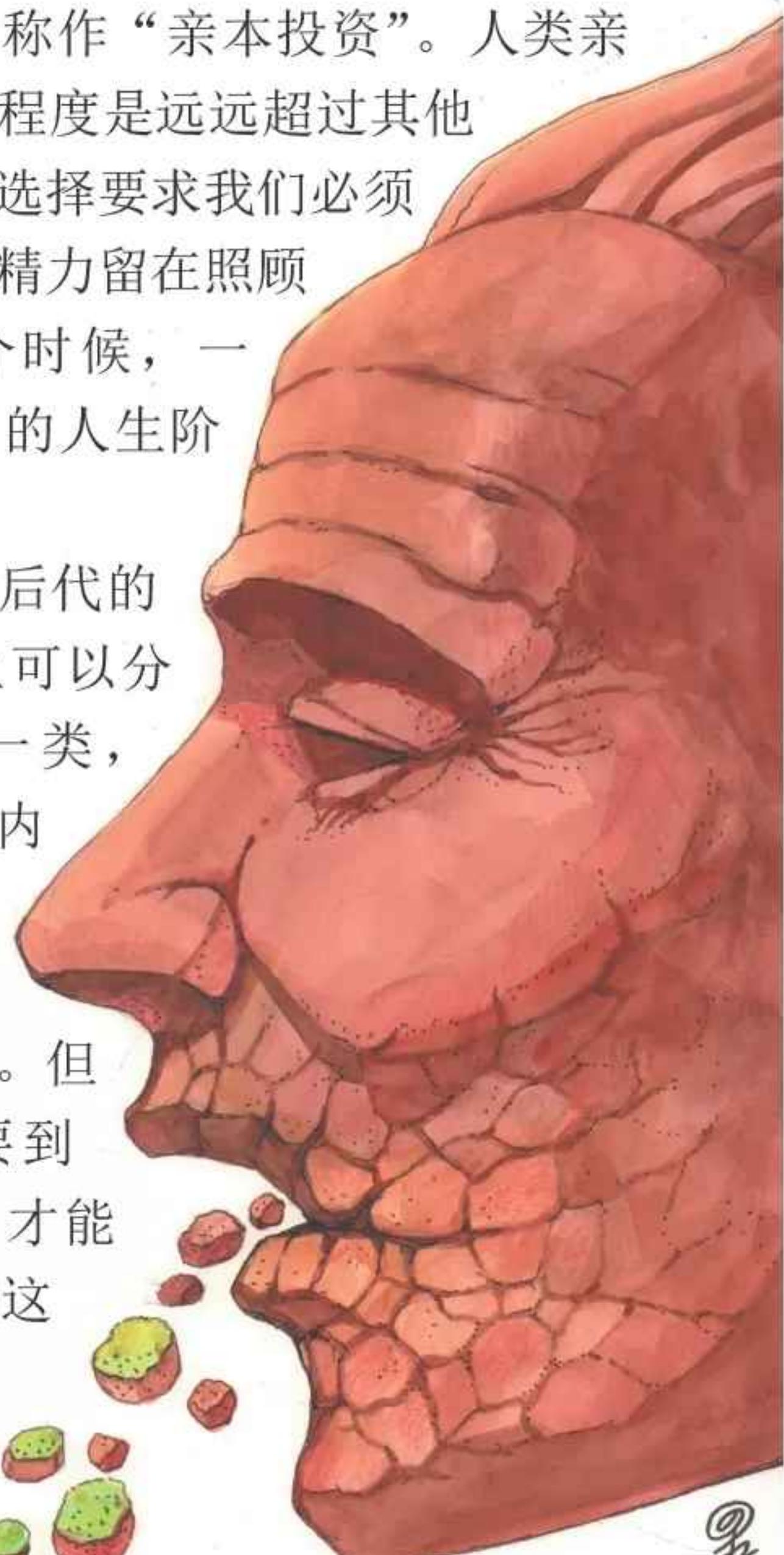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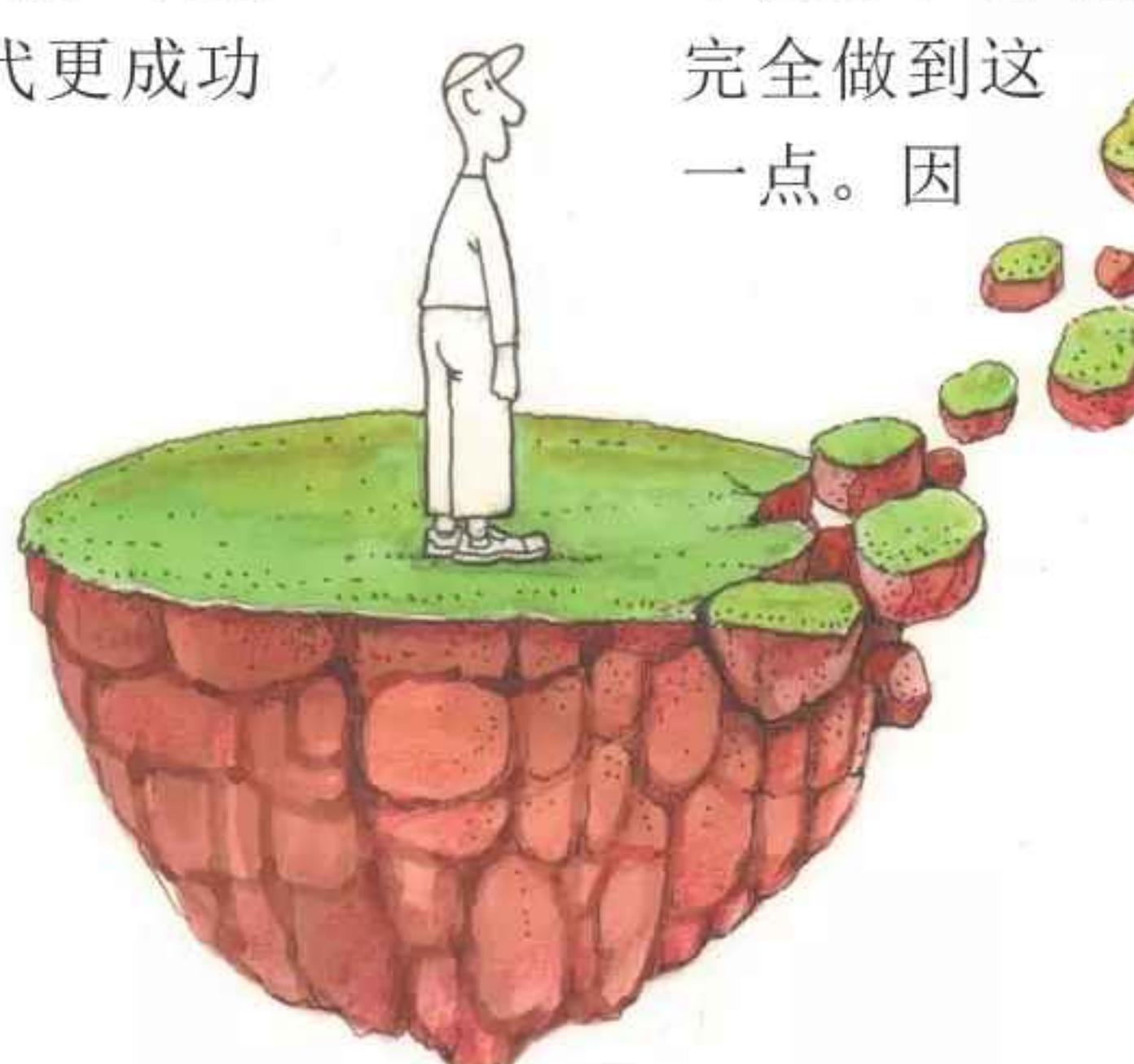
青年时期，我们给自己的大脑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吸收知识、消耗能量。到了中年之后，大脑的飞速发育停止了，那我们在为谁投资呢？别老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想想整个物种。对，从一个动物学家的角度看，中年之后的人是在为自己孩子的大脑进行投资。生物学家把这种代际之

间的投资现象称作“亲本投资”。人类亲本投资的复杂程度是远远超过其他动物的，自然选择要求我们必须停止生育，把精力留在照顾后代上。这个时候，一个叫“中年”的人生阶段登场了。

中年人给后代的投资，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种物资。黑猩猩 5 岁就能自己找吃的。但人类，至少要到十几岁，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

我们对中年有什么误解

● 罗振宇





阳历的3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345度的位置，这时是农历的第三个节气——惊蛰，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

北半球气候温暖，许多地方的人都开始播种了，“春雷响，万物长”。有意思的是，大自然千万年的演进，使蛰伏在地下的昆虫和小动物都知道此时该露头了。“春雷惊百虫”，意思是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了蛰伏于地下的昆虫，故曰惊蛰。在先民看来，惊蛰就像运动场上的发令枪，这一枪在天地间打响，那些还在冬眠状态、昏昏沉沉的昆虫与走兽都醒转过来，开始努力生长壮大。

惊蛰节气教给我们的道理在于明而动。很多人都熟悉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有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代代先行者希望唤醒人心。据说嗜欲深者天机浅，那

春雷响， 万物长

●余世存



些顺从本能生活的、沉溺于欲望的人，与天地沟通的灵性、智慧是极为浅薄的，他们的一个表现就是贪睡。冬去春来，在惊蛰时分，那些昏睡的人，那些贪睡的人，他们未必听得懂天地间的雷声。

(上林春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时间之书》一书，本刊节选)

为人类获取食物的系统非常复杂，这是人类的一个特殊之处。

中年人给后代的第二类投资，是知识。孩子大脑发育到一定阶段，光有食物还不够，还需要信息——知道谁是天敌，谁是盟友，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危险。人类怎么获得信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写在基因里的，另一种是跟长辈学习。这个时候，中年人可就派得上用场了。中年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在衰退，但是有一样没有，那就是大脑，中年人的大脑非但不比年轻人的差，而且达到了巅峰状态。研究发现，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在40岁左右达到顶峰，且在之后的20多年内不会有变化，直到进入老年才开始下滑。

中人的各项机能都在老化，大脑就不老化吗？班布里基说，中年人的大脑也会老化，但它同时也切换到一种能耗更低的运转方式。

人类大脑在进化中不断博弈、平衡、妥协。比如，大脑接收感官信息的能力变弱了，但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变强了，像语言、数学、推理能力就变强了。损失一点感官信息，

对人类进化几乎没有威胁。人类是群居动物，在一次狩猎中，需要靠敏锐的感官和强健的体能才能获得的信息，比如注意猎物的脚步声、捕杀猎物这些活，交给年轻人就可以了，狩猎能不能成功，主要靠的是中年人的经验、技术和计划。

人类为帮助后代发育出更成功的大脑，演化出中年这个人生阶段。中年不是衰退期，而是分工的转变期——将体能上的优势切换为大脑上的优势。一个中年人感受到的所有危机，其实都是为了让大脑保持在巅峰状态而付出的代价。

由此我们可以说：

第一，在一个认知能力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中年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反而是我们一生中最能够创造价值的阶段。所谓中年危机，其实是中年懈怠。

第二，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么想上进，那就顺应自然，承担起中年应该承担的责任。对自己的孩子，或者泛指的人类下一代的大脑进行投资。多帮帮年轻人，也算尽到我们中年人的义务了。

(忆少年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认知篇》一书，毕力格图)

都是为你好

● 林晓江



站在阳台上，眼前是打开的铝合金窗子，夜色乌黑，我想跳下去。妈妈抱着膀子定定站在阳台门口，一眼也不看我，寒风令人窒息。这里是6楼，高20米，爸爸从后面紧紧拉住我的胳膊。我挣扎着，胳膊上出现一道道红印，同时我听到妈妈在吼：“你放开她，让她跳！”说完，她转身回了屋。

我突然没了力气，蹲在地上哭喊：“我是早恋了，还是杀人放火了？”妈妈冷哼一句：“你自己心里清楚。没救了！”

很多年前，也有人说过我“没救了”，那是个医生。彼时

我还在襁褓里，只有六七个月大。我左边脸上，有一大片黑斑，从额头到脸颊。“这是太田痣，治不了，没救了。”

医生的话，让我妈感到绝望。亲戚们都劝她再生一个，觉得我作为女孩，有这种缺陷，这辈子嫁人都困难。她把这些人轰了出去，说：“谁说我的孩子不行？我就不信，我要让她成为最优秀的！”但这次她偷看我的日记后，却放任我站在阳台边。

当时，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班长王桥，那是我生命里的第一次动心。他学习好、人温柔，上课的时候，不管老师叫谁回答问题，我都会回头，只为多看他一眼。但我那卑微的暗恋，对他来说怕是玷污。于

是我在那本写着“旁人勿看”的日记里告诫自己要忘掉他，一心学习。“我是个丑八怪，我没资格喜欢别人。”这句话我写了20遍。但我不明白，为何我反省并决心斩断情愫后，妈妈还要骂我下贱？

左脸的胎记灼烧着，我哭了一整个晚上，脑子里想的都是《简·爱》中的名言：“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矮小、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当我们离开了人世，站在上帝跟前时，我们是平等的。”

第二天，趁妈妈不在家，我躲在卫生间里，将写了三四年的日记扔进铁脸盆，一把火给烧了。之后，我再没写过日记，并把及肩的头发剪成板

寸。我明白，好好学习是初三的我唯一的使命。可惜，我从来都没能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

二

上学前班时，我就开始让我妈失望了。我不合群，常一个人躲在角落。

一次，她从面粉厂下班后来接我。老师对她说：“晓江太内向了，不过这回生字听写，晓江得了90分，挺好的。”我妈接过卷子看了看，问：“有几个100分的？”老师说有七八个。我妈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她把我拎上自行车后座，低声警告我，回家再和我算账。

“别人能考100分，你咋就不能？”回到家后，她把我搡进屋里，推倒在床上。

我心里嘀咕：不还有七八十分的吗？她好像知道我在想啥：“别的小朋友长大了，学习不好也能活得好，你能吗？你要是不努力，就得饿死。”她拿起扫帚，狠劲打在我屁股上。

我爸进门听见我在哭，脱了鞋奔过来：“你又打她干啥？考多少分能咋的？”

“能咋的？将来她吃不上饭你养她？”我妈怒吼。

“我养！”

于是我爸妈开始吵架。我妈怄了一晚上气，饭都没吃，临睡时板着脸坐在我的小床边。当时我已躺下，被她吓得一激灵坐起来。突然她朝我扑过来，我立马蜷成一团，等着她的巴掌落下。但她把我抱了

起来，掀开我的秋裤，看着被她打红的地方，轻轻拍了拍，问：“不疼了吧？”我没说话。她把我放下，哄我睡觉，喃喃道：“你别怪妈，妈也是为你好……”我闭着眼睛装睡，身体僵硬。

小学五年级时，家乡电视台举办了一个选拔“小记者”的活动，但报名费并不低，要80元，而且面试过程要在电视上播出。我害怕当摄影机扫过我的左脸时，那洗不去的污迹会让我成为全城的笑话，何况家里也没钱。

说了我的担忧后，我妈直视着我说：“你想去吗？想，就去，家里不差这点报名费。”

“想是想，但是……”

“但是啥，不用怕，我姑娘不比别人差。”

我的面试定在周日。周六她骑车带我去少年宫，看别人面试，汲取经验。在熙熙攘攘的现场，她风一般地出去，又带着一阵冷气回来，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眼前的女孩们唇红齿白，脸上毫无瑕疵，自信满满。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烤红薯，觉得自己和它很像，丑陋畏缩，只能生长于地下。大概我长这样子，也没人在意我有没有像红薯一样的甜心吧。

我妈看了我一眼，抱我上了自行车后座，在寒风里穿过两条街，停在一家饰品店前。她牵着我的手走进去，在卖头饰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妈说：“挑个你喜欢的，妈明天给你编头发。”女孩大多喜欢美丽的东西，灰头土脸的我也不例外。

外。从幼儿园起就被嘲弄“怪物来了”的我，看中了一个有粉红色桃心、缀着红格子缎带的头花。

第二天面试，妈妈给我编了麻花辫，还扎上了新头花，但我还是没自信，总觉得左脸在发烧。我告诉自己，为了买头花的钱，也得坚持下来。我做到了，不过分数不够成为“小记者”。主办方告诉我们，如果再交几十块钱，可以做“小通讯员”。我妈二话不说给我交了钱。但后来活动再无音信，那个头花我也只戴过一次。

三

令我没想到的是，18岁时，我的胎记有救了。

那年我上高三，放了学回家，我妈坐在屋里等我。“你脸上的胎记能治了，你想啥时候治？”妈妈语气激动地问我。当时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在房里写了一个多小时作业后，我平静地跟我妈说：“我想现在就治，可以吗？”做了激光手术后有大半个月不能出门，高三的寒假又短，这意味着会耽误学业。而且以我的情况，至少要治5次。我以为我妈会反对，但她想了一会儿，说：“行吧，但你在家要坚持自学。”

期末考试后，我妈帮我去学校请假。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客运站，乘车奔向那家医院。她专门给我买了件带拉链的毛衣，说做了手术后，套头的毛衣不方便穿脱。

到了医院，医生量了我的

胎记大小，确定了治疗的费用是2万多元，一次性缴费，签约治疗，治到满意为止。我知道家里的预算最多2万元，便悄悄对我妈说：“要不先回去吧。”我妈倒很有思想准备，她立刻去医院附近的银行取了钱，交钱签字，一气呵成。

但真到我要进手术室了，她反倒有些犹豫。当时我被胎记覆盖的左脸和额头上，都已经涂上麻药，盖着纱布。等待时间是20分钟，很快就到了，她却没催我进去。她握紧我的手，问医生：“我能跟着进去吗？”

医生拒绝了。我心里慌乱，她的手心潮潮的，让我觉得难受。我挣出手，对她说：“没事，我自己去吧。”她跟着我走到门口，站在那里，直到医生关上门。

无影灯亮起，医生轻轻揭下纱布。我耳边响起“嗒嗒嗒”的声音，脸上的皮肤像被针刺一样，焦糊味涌进鼻腔。治疗持续了近50分钟，我疼得迷迷糊糊的，血水从脸上流下来，左颊胀痛。手术后，我妈拿着冰块跑过来，看着我就开始哭。

返程需乘大巴，我妈进去买票，我留在广场上，捂着纱布站着，浑身像被插满刀子一样难受。坐在车上，她一会儿摸摸我的头，一会儿拉拉我脸上的纱布。

回家不到10天便是春节。我窝在家里，不敢出门，有客人来我就锁上卧室门，吃饭在屋里解决，厕所也憋到客人走后再上。

“你有啥怕的？”我妈在几次拽我出去未果后，当着客人的面吼我。

“我怕吓到别人。”

“都是亲戚，谁能嫌弃你啊，赶紧出来！大过年的找不痛快！”

脸上的肿痛和心里的别扭让我崩溃了，我揪住自己的头发，放声大哭。客人们拥了进来，说的话大同小异：“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妈都是为你好啊。”

四

大二暑假，做完第5次激光手术，我的胎记只剩下一条黑线，如同画歪了的眼线。我停止了治疗。

此后我妈没再问过我的成绩，取而代之的是“处对象没”。似乎我的人生只需要结个婚，生个娃，就齐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省会城市的一个事业单位找了份工作，稳定、体面，一眼就能望见60岁的样子。一年多后，我决定考研，便将工作之外的时间都用来复习。我妈常打电话来，每次都劝：“别学了，考啥啊，没事去逛逛街，打扮打扮自己。”

我们的矛盾在我考研失败后彻底爆发。

我决意“北漂”，便一边工作，一边投简历、去北京面试，我的工资全用在买往返的车票上。后来，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但我妈强烈反对，她召集家里所有和我关系亲近的人来劝我留下，还把自己折腾进了医院。

“我是为你好。”她一边输液，一边虚弱地说。她的心脏一直不好。

我最终没去北京，乖乖回原单位上班。但我很痛苦，从初中起就萌芽的焦虑和抑郁倾向，在郁积多年后，一起淹没了我。

我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房间里，紧紧地拉上窗帘。我害怕出门，怕说错一句话，怕飞驰而过的车撞来。我害怕得发抖，却没人可以倾诉。

我妈看我这样，常唉声叹气地坐在我床边，一会儿说：“今天天气真好。”一会儿又急急地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好？”见我不理她，又赌气地说：“我不管你了。”

像当年打听太田痣是否能治愈那样，她又开始搜集有关抑郁症的信息，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我跟我妈说：“我在这里很痛苦，你还硬要留我，这也是为我好？”她总逃避讨论，说“我看电视去”，或者“我说不过你”。每次沟通，都以她或者我哭泣而告终。

我们就像溺水的人，一起挣扎，想互相拯救却又互相拖累。几个月后，我妈终于同意我辞职，并说不再阻拦我的任何决定。

五

2015年10月，我又报考了研究生。这次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我妈感到很意外。

读研时假期的一天，我们俩吃完饭准备去散步。“你出门穿那条黑色裤子吧。”她

曲线甜， 直线咸

◎草
予

乡间小道，从不直来直去，多是七拐八绕，绕过山，绕过房子，绕过树，也绕过菜地水塘。它绕过大地上所有珍贵的东西，不打搅，也不破坏。

直来直去才算捷径。大道笔直宽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凿穿了山，推平了房子，挪开了树，撵走了菜地，填满了水塘……在大地上横冲直撞。

弯来绕去，原来是一条路的深情。

河流，是信马由缰的旅人，信步所至。弯过来又折回去，一路流连。旭日初升，晨光照进长河，每道弯里都有一片阳光，每道弯里也都有一个清晨。落日西沉，晚霞落入长河，每道弯里都有一抹晚霞，每道弯里也都有一个黄昏。

曲曲折折，原来是一条河的慷慨。

戏台上，碎步迂回，曲曲折折方寸间，已经千山万水走遍；唱腔婉转，咿咿呀呀片刻内，也已经悲欢离合唱尽。于是，歌为“歌曲”，戏为“戏曲”。

说，停了停又补充道，“你喜欢穿啥就穿啥吧。”我们过马路时，她紧紧拉住我的手，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但还是没抽出手。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非得要我把‘对不起’说出来吗？”

最近，她鼓励我的次数比过去二十几年的都多，不知是在补偿，还是在努力做个温柔的家长。

我也遇到了一个视我如珍

画常嗜“曲”，曲线味甜，直线味咸。书法也多嗜“曲”，一笔三折，一笔三顿。一幅狂草，骤雨旋风，笔走龙蛇，纸上阵阵生风。

老树虬枝，怪石峥嵘，曲中有风骨，曲中见神韵。于是，盆景之中，千方百计删密锄直、求疏求曲，也就不足为奇。

还有一种“曲”，是把话拐弯抹角地说。

有人这样认为：“一个爱我的人，如果爱得把话讲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就知道他爱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话，说的人，需边思边说，话在舌尖弯弯又绕绕，苦寻一句恰好的话。听的人，也需边听边思，话在心头来来又回回，为找一句恰当的回话。话说得如何曲曲折折，皆能被听得明明白白。

话不说，就给对方留下了时间与空间——应是不应，拒是不拒，皆有余地，两不难堪。所以，俗语教人：话不要讲那么明，也不要讲那么多，对方能听懂就好。

话不说，甚至有些话是不必说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若是懂了，无话胜有话。沉默，才是世上最弯弯绕绕的话。

(心香一瓣
摘自微信公众号“草予”，杨向宇图)



宝的男生。当我每天都在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时，他会哭笑不得地摊手说：“怎么可能呢？”

在男朋友的陪伴下，我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医生，并开始了漫长的服药过程，系统地治疗强迫症和焦虑症。

熬过了最开始恶心头痛的药物反应，我已经和药物磨合得很好，就像和自己心里那块胎记——强迫和焦虑——能友

好相处一样。

研究生毕业后，我和男友结了婚。

不久前，我和妈妈聊起初三时想要跳楼的往事，我问她当时是不是真想让我去死。她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委屈地说：“你爸不是拉着你吗？我那都是为你好。”

(捣练子摘自台海出版社《真故·女性叙事》一书，本刊节选，黄思思图)



碰运气

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身上只有 100 块的整钱，于是去旁边彩票店买了 5 块的刮刮乐，想换点零钱，顺便碰碰运气。没想到，我居然中了 50 块，然后我掉进了欲望的深渊……

5 分钟后，好心的老板给了我一块钱让我坐公交车回家……

一针见血

闺蜜：“我刚刚发了朋友圈，小李竟然点赞了！你说，这说明了什么？”

我：“说明你对小李有意思。”

素材

一对情侣在逛街，突然身旁经过一个美女。

男生感慨道：“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摄影素材啊！”

女生有点儿不乐意了，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那我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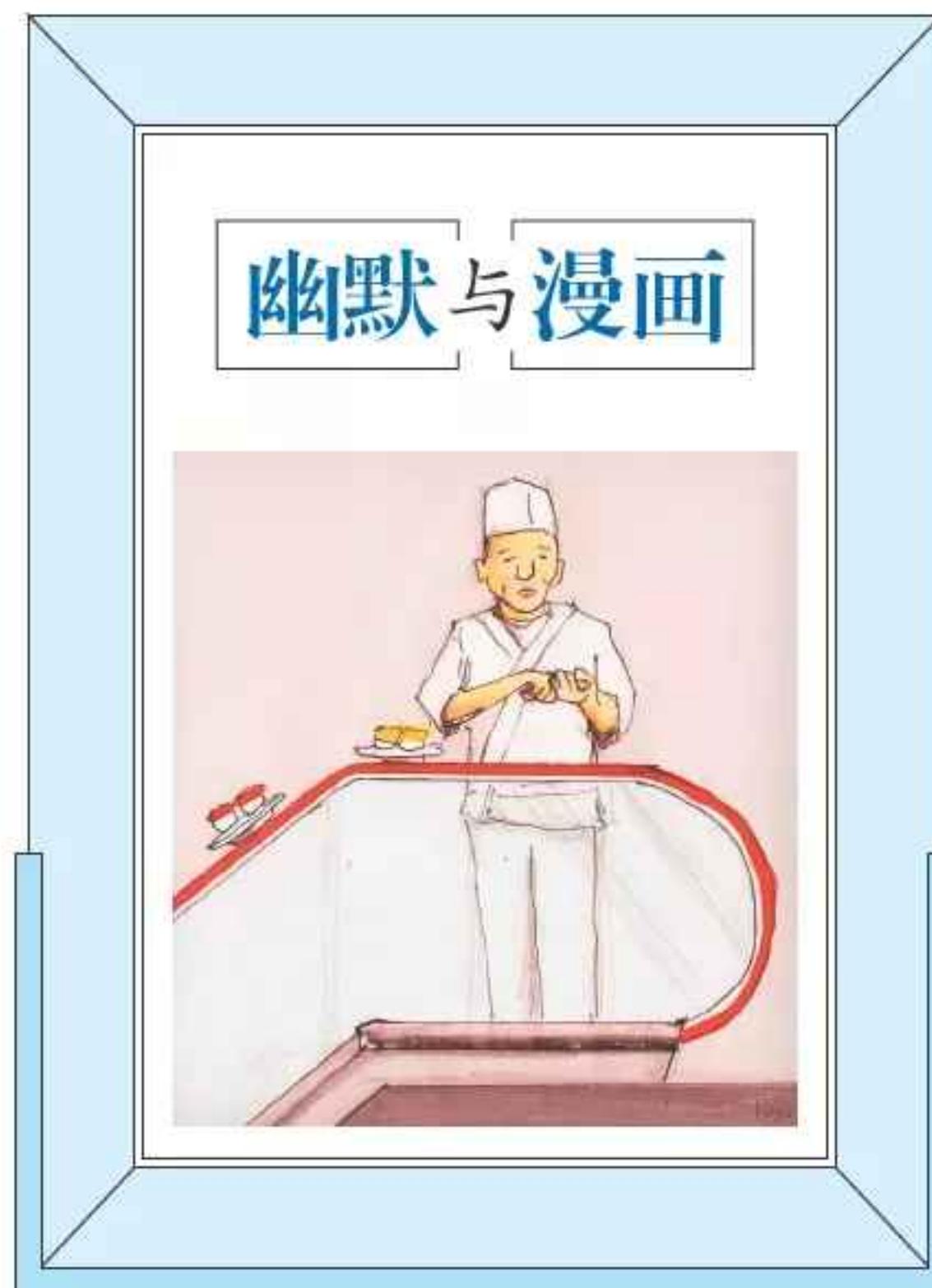
男生长叹一声，说：“你是修图素材。”

胆小

晚上，弟弟妹妹要去山塘夜钓，问我要不要去。我害怕，说不去，还编了很多山野鬼怪的故事吓他们，让他们也不要去了。

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还是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家。

过了一会儿，想起刚才编的那些故事，我赶紧打着手电筒追他们去了……



天问

我带儿子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位秃顶的大叔。车窗开着，一阵阵风吹进车里。

儿子突然问我：“妈妈，是啥把叔叔的头顶磨得那么光？”吓得我赶紧捂住他的嘴。

司机大叔却很淡定地回了一句：“是岁月。”

作弊

一次考试，我偷偷翻书被老师逮到了。

我指着同桌说：“他也翻书了，您怎么不抓他啊？”

老师瞟了同桌一眼，叹一口气，说：“他找不到答案。”

神回复

一位网友被问及“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历”时，回复：“我妈当年差点儿没看上我爸。”

哪边多

女儿今年刚 3 岁，学会了从 1 数到 10，我也随时找机会教她。

一次，我左手拿着两块糖，右手拿着一块糖，问女儿：“哪边多一些？”女儿不回答。我继续耐心地追问，她突然放声大哭道：“哪边都不多啊！”

起名

我家养了 3 只小狗，分别叫“曦曦”“黑黑”“哈哈”。这天晚上我去公园遛狗，3 只小狗不听话到处乱跑，于是我忙喊道：“曦曦，曦曦过来！黑黑，黑黑来啊！哈哈，哈哈别跑！”

我身旁经过一对情侣，他们用惊恐的眼光打量我，然后绕开我快步离去。

话费

客服：“先生，您近来的话费减少许多，是不是还在用别的号码？其实我们有个套餐——”

小王：“不是！我只是要打的电话变少了。”

客服：“为什么呢？”

小王：“我被女朋友甩了……”

药名

我去买药，到了药店却突然忘了药名。

药店老板说：“我卖了 30 多年药，只要你说出药名里的两个字，我就能猜到你要买啥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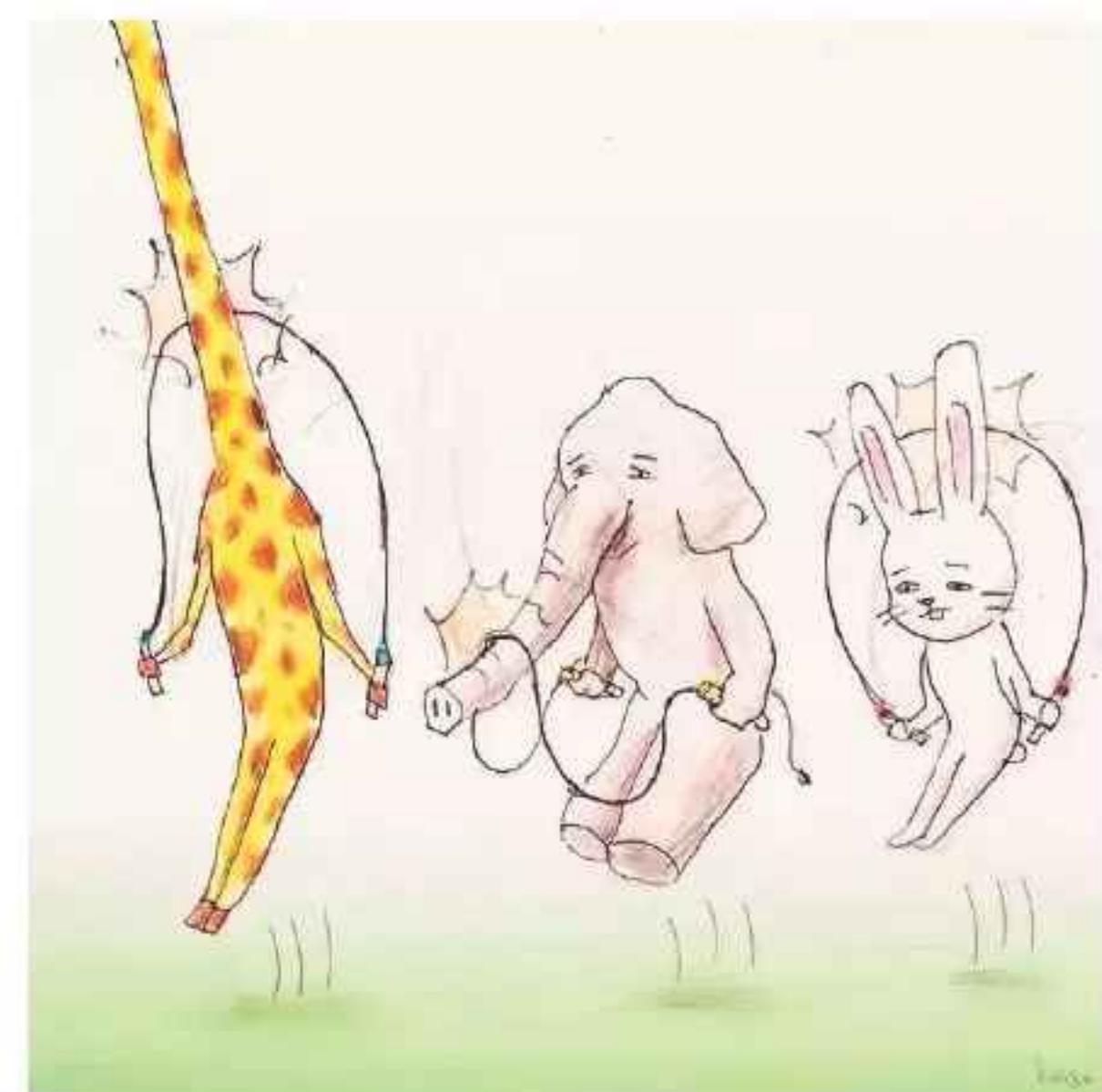
我想了半天，说：“我只能想起最后两个字。”

老板问：“啥字。”

我答：“胶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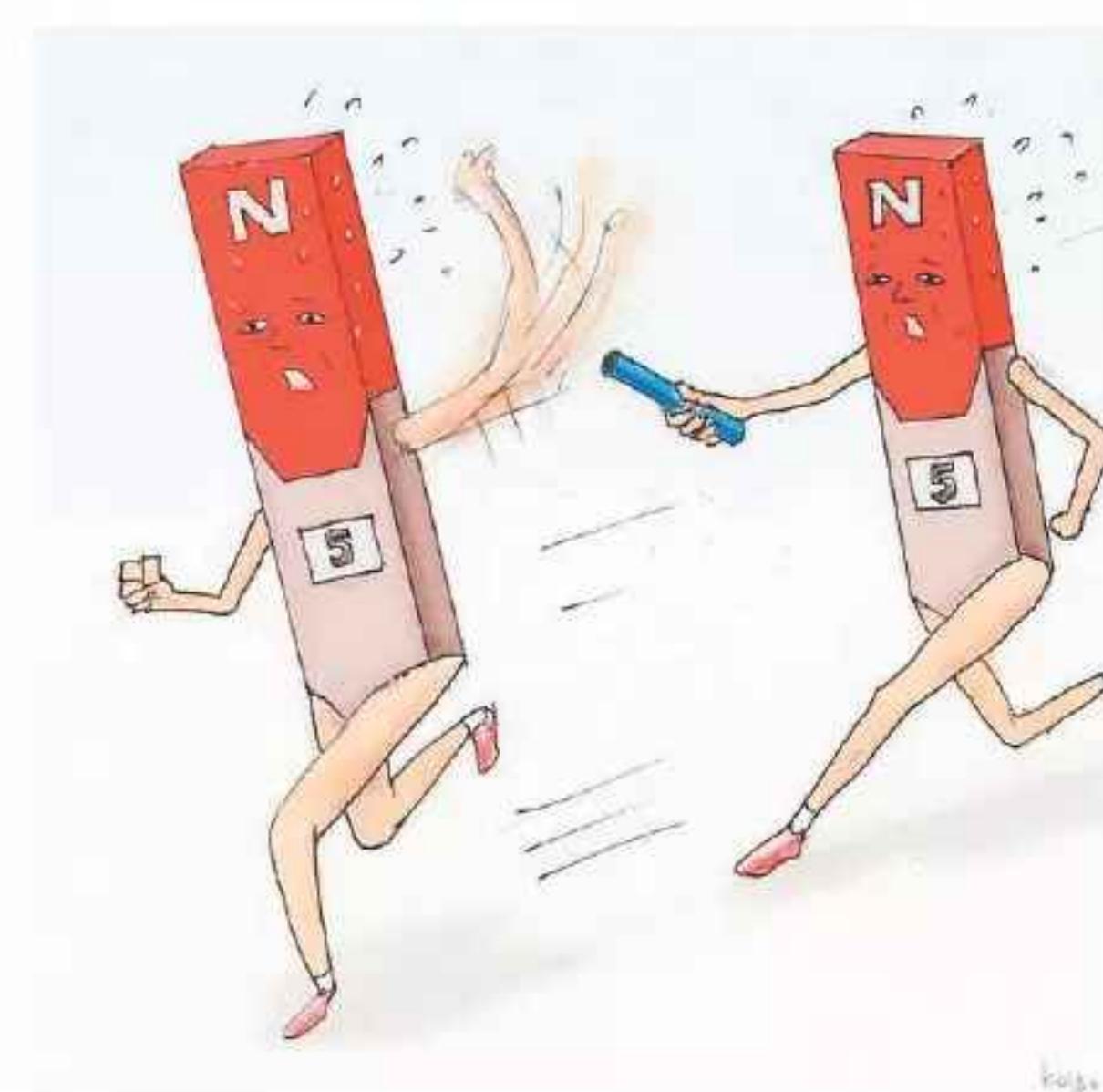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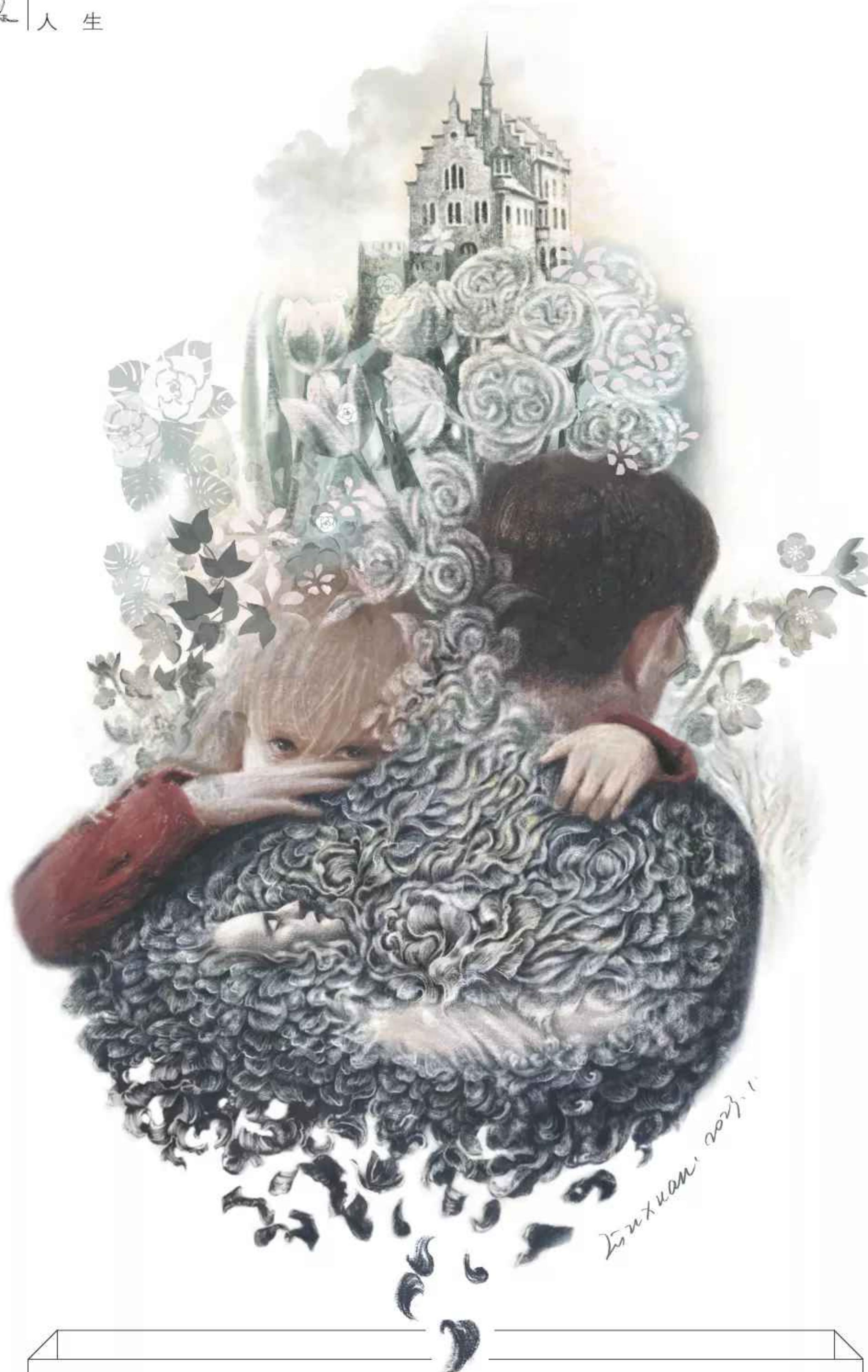
(冯忠方、万泉湖等摘)



涂鸦漫画

● [日] Keigo





记忆之盒

● [英] 简妮·布朗
◎ 昼 温译

丹尼尔站在我的咨询室门口，牵着他七岁的女儿艾米丽。

“抱歉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简妮。”他说着，瞥了一眼女儿，“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能让艾米丽在候诊室自己玩会儿吗？”他看着我，眼下

挂着两个黑眼圈，神色疲惫，“林得了偏头痛，今天早上得卧床休息。艾米丽坚持要和我一起来，我不忍心拒绝。”

满足这种小小的愿望是他为数不多能做到的事，他无法弥补女儿们马上要承受的巨大损失。

“女儿们不知道我的病有多严重，”丹尼尔一周前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样更好，你不觉得吗？”

医生说他的癌症复发了，很严重，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但他决定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丹尼尔拥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她们是他最骄傲的成就。

艾米丽看着我，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她浑身散发着自信，这代表她有坚韧的品格——在悲剧发生后，这种品格有大用处。

“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艾米丽，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我弯下腰，向她伸出手。她简单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如果需要我们就敲这扇门，好吗？”我指着咨询室的门说，“你爸爸和我会在那儿谈话。”

她点点头。

丹尼尔坐在他的老位子上。他的生命力在逐渐流失，头发掉光了，脸色愈加苍白。他穿了一件宽松的运动服，试图让自己越来越瘦削的身体看起来不那么单薄。

“我的妻子和岳父岳母都指望我能好起来。我一说病逝的事，他们就告诉我不要那么消极。他们不想谈论死亡，认为谈论死亡就会让死亡成真。我当然想活下去，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丹尼尔凝视着我。我慢慢地吸了口气。

死亡就坐在丹尼尔身边的沙发上，丹尼尔需要我尊重他直面真相的能力。没有尊重，人就失去了尊严。

我慢慢呼出一口气：“是的，看起来你撑不了太久了，丹尼尔。”

丹尼尔的声音很急：“如果我真的要死了，那么我希望林和孩子们能尽量轻松地挺过去。”他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婚戒。

“丹尼尔，我可以帮你为赴死做好准备，但不是让你对意外的好运失去希望。”

丹尼尔放松下来，眼里满是宽慰的泪水。“我只知道假装自己不会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说。

人们总会渐渐明白，死亡避无可避。作为一名专业的医护人员，就算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我也有职责引导人们认识到死亡将近的事实。我见过很多人来不及说再见就走了，这往往会给还在世的人留下无法化解的遗憾。

“让我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开始吧，”我说，“你想过你会在哪里离开吗？”

“我无法想象如果我死在家里，死在我们的床上，林和孩子们该怎么挺过去。她们以后会感到恐惧吗？”他问。

“死亡的记忆并不总是可怕的，它也可以很温柔。人们常会谈起病人在家中离世带来的安慰。”我说。

丹尼尔的表情更柔和了。“我爷爷就是在自己的床上去世的，奶奶似乎也接受了。但林认为死亡很不吉利，所以我想，如果我在医院或临终关怀中心离世，对她来说会更容易接受些。”丹尼尔说。

我向丹尼尔解释了姑息治

疗中心和临终关怀中心的区别。姑息治疗中心和临终关怀中心都有专门从事临终护理的团队。病人们可以去姑息治疗中心管理症状，比如缓解疼痛、抑制恶心。一旦症状得到控制，他们就可以回家，或去临终关怀中心。大多数临终关怀中心的政策是只接收预后只有三到六个月的病人。

丹尼尔的脸上泛起了血色。实实在在的帮助可能给他带来一些安慰。

“你家附近就有临终关怀中心。你可以从家里带些东西去，比如墙上的装饰画，你自己的床上用品。林和孩子们随时都能去看你，她们甚至可以在那儿过夜。”我说。丹尼尔紧盯着我。

丹尼尔的关注点从现实转向了感情：“孩子们可以看着我死去吗？这会不会给她们造成精神创伤？”

“这取决于死亡过程是否平静。大多数情况下，临终关怀团队可以帮你平稳渡过，你在孩子们眼里就像睡着了一样——会很悲伤，但不会有创伤。”我在改变自己的用词，从“可能”变成了“会”，引导丹尼尔接受必然的结局。他慢慢地向前倾身，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几大口水。我一直在耐心等待。

他终于抬起眼睛，我继续说道：“如果情况特殊，或者突然发生意外，那么最好不要让孩子们留在那里。这确实会带来创伤。”

“谁来决定？”丹尼尔问。在此如此漫长的谈话中，他表现

出惊人的毅力。我的思绪短暂地转移到候诊室里的艾米丽身上。我很感激她的独立自主，让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和她爸爸说话。

“临终关怀团队会指导你的，但也希望你能和林谈谈这件事。”

“我咽气后怎么办？能让孩子们看到那时的我吗？”丹尼尔问。

我向丹尼尔保证，孩子们往往知道自己想不想看见那个已经去世的人，知道自己想在房间里待多久。和成年人一样，孩子们也需要说再见。

“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丹尼尔停了一下，然后看着我。

“没关系，你说。”

“我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呢？”

“死亡的最后阶段通常会持续几小时到几天：身体不再需要吃喝，器官也自然停止运转；沉睡的时间多，清醒的时间少。你很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我说。

丹尼尔靠在沙发靠垫上，转头望了望窗外。我们在谈话间隙休息了一会儿。

他转过身来，我继续说：“当林进入生产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分娩的时候，你也在场，对吧？不管有多大的决心，她都无法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你的女儿们自己选择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的。”

丹尼尔的眼睛因为回忆而闪闪发光：“第一次抱起她们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我告诉他：“就像身体知

道如何出生一样，我相信它也知道如何死去。”丹尼尔露出宽慰的神情。“死亡会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我补充道。

我等了等，不知道丹尼尔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他可能已经耗尽今天的能量份额。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很想活下去，但是癌症已占了上风。”他停了下来，好像冒出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念头，“得癌症不是我的错，是不是，简妮？”

“当然不是你的错！”我激动地说，“生活带来挑战，我们必须面对。面对挑战的方式不仅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还会影响我们所爱之人的生活。你若能认真对待自己，女儿们就会向你学习，你的豁达和自尊将伴随她们一生。”

丹尼尔已经振作起来，他坐直身体，好像已经重新定义了希望。与其将希望寄托于苟活，不如与家人一起度过富有意义的时光。

“也许我们该去看看艾米丽？”丹尼尔建议道。我起身打开咨询室的门，艾米丽微笑着抬起头。

她走进咨询室，一屁股坐在父亲身边，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你和爸爸在说什么？”她问。

我看着丹尼尔，想知道他要不要我回答。他向我点了点头。

“你爸爸和我在谈生病的感觉。”

艾米丽抬头看着爸爸。丹尼尔的眼睛湿润了。

“你知道爸爸怎么了吗？”

我问。

“知道，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艾米丽实事求是地说。

我的心碎了，抬眼望向窗外的枫树，希望得到片刻的安慰。我注意到新生的嫩叶正在四月的微风中颤抖。等我再次看向丹尼尔，他露出求救的神情。

我读懂了他的暗示，继续对艾米丽说：“爸爸死后，你和妈妈，还有姐姐，都会很难过，是不是？”

“是的，会的。”她说，“爸爸，我想要你活着。”

她抬头看着丹尼尔，丹尼尔用双手把她拉到自己虚弱的身体旁。看着这对父女的亲密互动，我想起自己已去世的父亲，想到所有不得不早送走父母的儿女。

丹尼尔对艾米丽耳语道：“我永远爱你，艾米丽，不管我在不在你身边。你会记住这一点吗？”她微微点了下头。

我倾身靠近她，轻声说：“说说爸爸去世后，你会想念的东西吧。它们会成为快乐的回忆，在你难过时抚慰你的伤痛。”

艾米丽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想说说这些事。”

“也许你可以和爸爸、姐姐一起做个记忆盒。首先回忆你们都喜欢爸爸什么，然后在家里找一些与之有关的东西放在盒子里，或者做许多个也可以，帮你们留住这些特别的记忆。”

艾米丽热情地点头。

“你喜欢爸爸的哪一点？”

我问。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爱爸爸的吻。”她抬头朝他微笑。

“当然。”我说，“你觉得我们该怎样把爸爸的吻放在记忆盒里呢？”

“我知道！”她兴奋地说，“我可以给爸爸涂上妈妈的口红，让他亲吻几张纸，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进盒子里了。”她咯咯地笑了。

丹尼尔和我对视一眼，扬起了眉毛。创造力把即将失去的痛苦包裹在喜悦之中，他的吻将在他死后长存。

“下次来的时候，你能带上记忆盒给我看看吗？”我问艾米丽。她点了点头。

孩子们也需要做好准备。

一天，丹尼尔突然疼得厉害，住进了医院，四十八小时后就去世了，医生认为他可能死于血栓。林觉得女儿们可能想为父亲做些特别的事情，她让她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

艾米丽问林，她和姐姐克莱尔可不可以摘掉窗台上花瓶里所有花的花瓣。林同意了。然后女孩们慢慢地摘下每一朵花的花瓣，小心翼翼地堆在床边的小餐桌上——郁金香、百合、银莲、玫瑰，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留有余香。女孩们小心地用花瓣在盖着丹尼尔的白色毯子上拼出“爸爸，我们爱你”的字样。她们一边摆，一边和他聊天，告诉他一些她们永远不会忘怀的往事。

（新念别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终须一别：与死亡的20次照面》一书，本刊节选，刘璇图）

我们地铁站外有一片广场，夜幕降临后，那里总会亮起温暖的灯光，附近的居民会带着孩子到那里玩滑板车，或者练习骑车和跳绳。有时候见我在那里执勤，大人们还会叫孩子跟我打招呼，展示他们的各种玩具和练习成果，十分有趣，所以我常爱去那里转转。

最近天气渐寒，人迹寥寥，但有一对父女仍坚持来广场运动。我发现那个父亲很有活力，他先是陪女儿踢毽子，孩子踢烦了，他就旁若无人地跟她玩追逐游戏。女儿撒欢奔跑，他就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大喊：“技能冷却好了，我要放大招了！”然后饿虎扑食一般追上“落荒而逃”的女儿，两个人闹着、叫着抱成一团，脸上笑开了花。

休息时，父女俩坐在台阶上，父亲拿出一个粉色小水壶，神色认真地说：“快看，这是我从神山上求来的神水，喝了之后马上满血复活！”孩子欣喜若狂地抢过水壶，使劲往嘴里灌，把我看得笑出了声。

我突然想起之前的一位事



赤子之心

●马 拓

主，闲聊时她跟我说，她有个爱好，就是给小孩儿买吃的。她在北京打工，还没有结婚生子，但只要碰见朋友或者邻居的孩子，就想带对方去超市，然后指着琳琅满目的零食说“快去挑一件你喜欢吃的，阿姨给你结账”。每次购物时，她还会特意多买一些好吃的，在楼下碰见熟识的孩子就大方

地分给他们一两件。为此她深受邻里的好评。

她告诉我，她其实没什么目的，只不过是自己年幼时家境贫寒，那时唯一的念想就是母亲从镇上回来时，能给她从蛋糕厂的直销点带来一些打折的鸡蛋糕——那种香甜的美妙口感，足以让她记一辈子。

她说，当她看着孩子们满眼崇拜地接过自己手中的零食时，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发光。“真的，有时候几块钱就能换来这种绝好的心情。大人不好哄，就哄孩子呗。”

或许，当那些好吃的小蛋糕、好玩的小游戏带来的欣喜若狂，随着年龄增长消散不见时，我们会一面觉得那时候好无聊、好幼稚，一面又忍不住偷偷追忆当年那懵懂又雀跃的快感。哪怕，只是在孩子身上重温一下，解解馋也好。

此刻我手边就有一杯水，真想有人跟我吆喝：“快喝！这是我求来的神水，喝了就能满血复活！”

（采莲子摘自《北京青年报》2022年12月28日）

往里走，安顿自己

●许倬云 著 ●冯俊文 执笔

苏东坡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关口是“三州”——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被发配去的三个地方，一个比一个偏远。等到后来再见到当年的政敌时，他已经没有恨了，虽然这些人害他半生飘零。面对仇人，他内心安定，因为找到了内心世界，就可以不在乎命运的起起落落，不在乎诽谤。这种境界，在许多文学作品里也能看见。

杜甫也一样。前行的道路断了，江上波涛汹涌，他平静地看着，浮云从松枝间缓慢地飘过，四周宁静：好一个安静的世界，他自己也是安静的。

苏轼、杜甫、陶渊明这样的人是榜样，我们能看见他们的不幸，也能看见他们超越了一己的命运。有这么多先贤能在逆境之中自得其乐，我们何尝不可以呢？

这不是在逃避人生，这是在寻找安顿自己的境界。

（羽惊林摘自北京日报出版社《往里走，安顿自己》一书）



◎ 焦晶娴

能否好好说再见

中学生麦迪难以相信，屏幕里用表情符号和她聊天的，竟是两年前去世的父亲。

两年来，她和母亲搬了家，她换了新学校。母亲好不容易走出悲痛，和同事的新恋情进展顺利。突然出现的“父亲”打乱了这一切，他用“嘴唇”“问号”“男人”和“地球”的表情符号，拼凑出只有他和麦迪的母亲才知道的定情诗：“何地何故，我吻了何人的唇。”

这是电视剧《万神殿》对于未来智能科技的设想：剧中的“字符律动”公司研发出一种技术，能用激光把人脑层层剥离，并将人的意识做数据化处理后储存在硬件中，成为“电子灵魂”，被称为“UI”。

麦迪的父亲是最初的试验品——肉身死前意识被成功上传，但也因此被困在公司里无休止地工作，只有一部分意识逃了出来。几经周折拿到“父亲”的完整代码后，麦迪将他接入服务器。麦迪戴上VR眼镜和感应手套，打开父女俩最爱的游戏，再一次“摸”到了父亲。



电视剧《万神殿》剧照

在“UI”的世界里，“死亡”被重新定义。只有“意识”的备份数据全部被删除、成批的服务器机箱被切断电源，一个“UI”才算真正“死亡”。孤僻的麦迪因找回父爱而快乐，然而非人非机器的“父亲”则被空虚、孤独，以及无法自我认知的痛苦淹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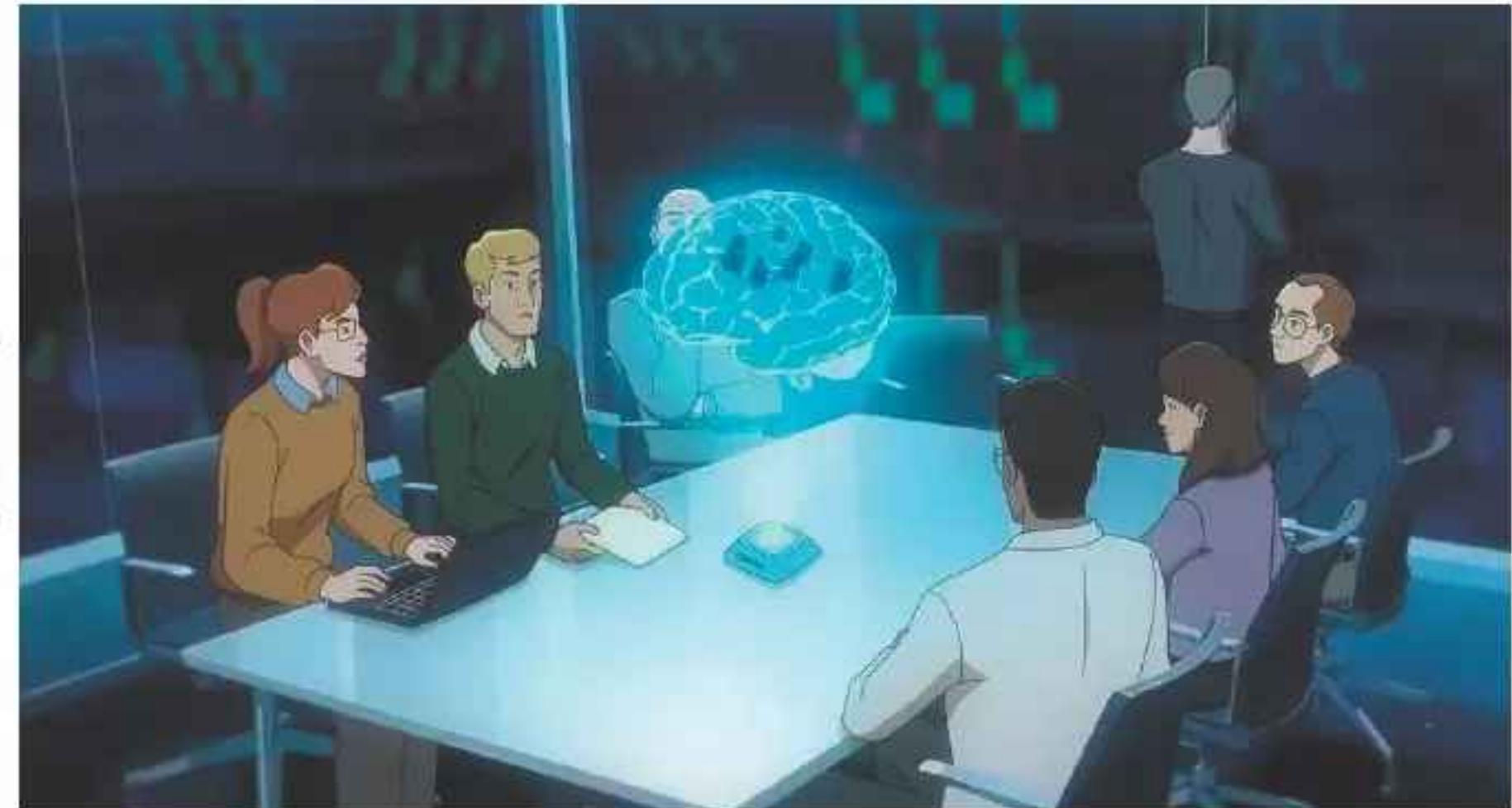
影视剧中有许多类似的“重生”桥段——并非为死者，而是为生者的执念量身打造。令我好奇的是，如果真有类似的科技手段出现，人们最终会如何接受“离别”？

《万神殿》原型小说作者刘宇昆的态度并不乐观，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爱的算法》中，女主角的女儿早亡，她无法接受领养，于是用人造皮肤、马达和智能程序造了一个假孩子，用来填补自己空虚的怀抱。假孩子骗过了图灵测试，但她怀疑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是算法造就的，因而住进了医院。

在现实生活中，离别常伴我们左右——升学、搬家、分手、亲友离世，为了放慢离别的脚步，我们习惯用物品留住回忆。有人会在分手后留着前任的杯子，有人在母亲离世后还盖着母亲生前盖的小被子。

到了数字时代，无孔不入的“电子印记”，让我们在面对离别时更加力不从心。手机相册里和失联多年的同学的合照、视频，从朋友圈共同好友那里瞥见的前男友近况，总能让人感慨“死去的记忆突然攻击我”。

逝去亲友留下的“电子碎片”，更是会随时把人拉进陈旧的伤痛中。前几天有一则新闻，一个男子顶着凌乱的头发来派出所报案，边看监控边哭，因为他存有200多张亡妻照片的手机丢了，幸好警察帮他找了回来。还有一个小伙子用AI技术帮500多名客户修照片，让老照片“动”起来。有客户说：“我6岁时爸爸就没





了，想见他，却一回都没梦到过。”照片里的父亲只是眨眨眼、笑一笑，就足以慰藉他的心。

然而最终人们会发现，再精密的虚拟设计也只是“替身文学”，一首歌、一个吻在人脑内触发的情感，远比纳米晶体管之间的数据流复杂。“一厢情愿”无法取代“双向奔赴”，正如《万神殿》中麦迪的母亲对“丈夫”说：“没了你的触摸、微笑和拥抱，就永远不是你。”

爱有保质期，因为它的物质载体无法不朽。在《三体》中刘慈欣写道：“到了人类发展后期，保留文明比创造文明更难。”人脑会遗忘，电子数据会被覆盖。据统计，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5亿个硬盘被丢弃或淘汰。

但有限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死亡让历史轮转，人世兴衰更替，文明、传统和记忆因此变得珍贵。在墨西哥的亡灵节，人们会通宵达旦载歌载舞，在路上铺满黄色万寿菊，庆祝生命周期的结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说：“死亡让生命显示出其最高意义。死亡是生的反面，也是生的补充。”

分离是我们的必修课，生命从与母体的分离中诞生，心理咨询界有句“行话”：“分离才是一段关系的开始。”一位擅长疗愈分离创伤的咨询师说：“当我们面临分离，很多过往没有的情感会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全新的认知。”

《万神殿》中，麦迪曾回忆父亲去世那天，她感觉身边的每辆车、每朵云都像假的。第二天她回想起父亲为她遮挡过的风雨，“我终于看清了真实的世界”。

《万神殿》结尾的一次战争中，虚拟世界里的“父亲”损耗殆尽，麦迪将再次失去父亲。但她变得比原来更坚强，拥有了保护家人的勇气。

如果无法完成告别，我们就会永远沉浸在依附关系里。剧中一位“UI”在被销毁前，反对丈夫将她重新上传。她想留住自己的记忆，而不是一遍遍被覆盖。“你需要尊重她的离去，尊重你的悲伤。”一些仪式或许有助于完成告别，身边人建议他埋葬一副妻子的实体耳环。

米兰·昆德拉说：“遇见只是一个开始，离开

却是为遇见下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现实生活常被突如其来的分离打乱，和最好的朋友上一次见面还是夏天，转眼又到新的春天。我们只能珍惜每一次见面，提前备上一肚子话和拖了许久没给的礼物，并在开门时紧紧拥抱对方。这时，思念变得愈加贵重。

父母辈恋爱时一星期写一封信，信里两页情话，抵过如今微信上每天无关痛痒的“早安”“晚安”。

人类喜欢稳固、追求不朽，常举着相机想要“记录一切”。在《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一书中，作者对于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死亡给出一些建议，最后一点是“忘记不朽”。

（蝶舞金沙摘自《中国青年报》2022年11月30日）



擦身而过

●郭强生

花季终于结束了，我的玫瑰。

谢谢你带来了这个消息，否则我怎么能真正放手，告诉自己从今以后，地平线那端只剩斜阳一寸？

所有的相守或相忘，都是注定的缘分。缘分比情字更强悍，我如今才懂得。

有些人曾轰轰烈烈相爱过，之后一切变得无影无痕，从彼此生命里永远消失。而有些人，即使没有期待中的任何发展，他们总会再度回来，牵动对方生命中的一些转折。是你的出现，惊醒了我沉睡的青春；如今也因你的离去，关上了我之前仍频频回顾的那扇门……

“都好吗？”记得那天晚上最后与你擦身而过，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都好，你自己保重。”说完，你就继续上路了。

（从容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我将前往的远方》一书，陈玉斐图）

在这黄壤平原深处生活的人，早晨或黄昏时，谁没见过背着鏊子褡裢的石匠，从村外如草绳的路上走来，苍老，深邃。

有一天清晨，驴子在磨道里一踏，一踏，一踏，四只蹄子仿佛要踏碎那寂寞。褡裢的叮当声由远及近，有人操着异地的方言轻轻地说：“该洗磨了，让驴子也歇歇蹄脚。”

这是一个平原上的人都熟悉的石匠，一年总有几回打村庄走过。他走过来，把褡裢往肩头一甩，锤子鏊子互相碰响。父亲与石匠就在石磨前的空地上，各自提一下裤裆，蹲下，互相递上纸烟，斑斓的霞光里有了剪影般的影子，映在磨道边的屋墙上。辣辣的烟雾弥漫着，很浓。

天到半下午，太阳的光减了力量，人在阴凉里就有点冷。鏊子和锤子单调的闷音叮叮当当响。磨盘上，鏊子沿着原先的槽子，一点一点地拱。石匠师傅全然不在意我的存在，哼起歌子来：

“怀揣着雪刃刀，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啊呀哭，哭号啕，急走羊肠去路遥，天，天哪！且喜得明星下照，一霎时云迷雾罩。”

在师傅的眼窝里，我发现了水珠，亮汪汪的，原本干涸松皱的眼袋忽然变亮。

我问唱的什么，他放下锤子，说：“《夜奔》。”

“《夜奔》是什么？”

“就是被逼得夜里走路到梁山。”

梁山，在我们平原的边缘。父亲告诉我，天晴的时候，从我们这儿能看到山影，要是走着去得走一天一夜。我总怀疑父亲的说法，但父亲确实到梁山换过地瓜干。但为何成为“夜奔”，我还是不明白。

师傅说：“大了，有了识见，你就会明白。”

“俺呵！走得俺魂飞胆销，似龙驹奔逃。呀！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道。”

在师傅静静歇息的时候，我拿出一枚光光的“老鸹枕头”，珍宝似的递给石匠师傅看。在平原深处，孩子们没有多少见识，谁要是有一块奇异的石头，就会放在书包里，拿到学屋，就如拿出山的一角。

师傅接过石头，拿起对着太阳一晃，里面就像鸡蛋的内黄，红红的。看我对石头这样神往，他答应下次再到我们村子的时候，给我捎一块“化石猴”。

我问师傅见过山吗，他笑了，说他就是从很远的深山里到平原来的，在农闲的时候凭着手艺叮叮当地挣钱。在我眼里，师傅是见过世面的人，很神秘。那一声声富有韵律的鏊音，也仿佛带有魔力。

平原外的一切是什么模样？师傅问我还想不想跟他走。

錾磨师傅

◎ 耿立





“想！”

“为什么呢？”

“这里天天吃煎饼。”

师傅放下鏊子，把锤子放到磨盘上。“孩子，你还小。”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大山不好吗？”

这一问，好像捅到师傅的苦处。他摇摇头，说：“你还小，哪里都有作难的时候啊，大了，等你见到山，有经历了，就明白了。”我感到师傅的话极深奥，就想他许是不愿意带我去看山。

我有点想哭，就缠着他，让他等着我，等我长大了，到山里去找他。

师傅乐了：“也许等你长大了，我就要入土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更紧了。他要是入土了，山里我可就一个人都不认识了。我急急地说：“死不急嘛，你等我长大了，见到山，你再死。”

师傅又乐了，他答应我，等我看到山，他再死。

“你家住哪里呢？”这个问题好像对我对他同样重要。

“褡裢鏊子就是我的家，哪里有磨哪里就是家！”

这下可麻烦了，天底下哪里没有磨啊？有磨的地方就有师傅，天下能洗磨，能把磨钝的石磨鏊得像绽开的牡丹花那样美丽的师傅也多了。

“那等我长大了，还是找不到你啊！”

“等你长大了，我来接你！”

父亲看我如此，就让我拜石匠做师父，到了能拿动鏊子和锤子、可以背褡裢的年纪，就跟着师父到平原外走动。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叩了头。父亲打了酒，杀了一只鸡，配上从地里摘下的带着黄花的黄瓜。

第二天师父走了，我和父亲送他到村外的土路上。一个光光的脑壳，一个褡裢，一把鏊子叮当响着走远了。看见师父走得更远了些，我喊了细细的一声“哎”，平原上的回音很长，师父回头也“哎”了一声。后来那褡裢左左右右地摇起来，那光脑壳就变得越来越小。天大极了，人小极了。平原好大啊。

这以后的日子，师父在霜降的时候，都会来我们村子。一次他真给我带来一个“化石猴”。

这是一种薄薄凉凉、其貌不扬的灰白色石头，用鏊子和锤子在光滑椭圆的石身上浅浅刻几条线，就有了猴模猴样的脑袋瓜和狗儿一样上扬的尾巴。我把它和“老鸹枕头”放在一起。它和师父一样，让我平添了几分对外面世界的神往。每次师父来的时候，总不会空手，总会带一些平原上不常见的东西，菌子、山核桃、榛子……师父多大岁数了，我不清楚，但每次看他到平原上的小村来，皱纹总比上次来时的深许多，光光的脑壳上稀疏的发也越来越少，在褡裢的衬托下，黑的更黑，白的更白。

也许，师父给我的是平原外的牵挂。我把师父当成一种心里的依靠，谈起师父，就谈起很远的山。师父到我们村子来了，我会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常想着石磨该鏊了，什么时候的黄昏才会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时的黄昏也像有了诗意，被鏊子声淹没的黄昏不是普通的平原黄昏。当师父走了，我会站在村外，看着师父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成为一个小黑点，最后，连褡裢也变得和平原的天地成了一体。

有一年，到了寒露，师父没来，到了霜降，师父还没来，村子里的磨都钝了，变得喑哑。我心疑师父是否因为年纪大了，在不知哪个路口走着走着，就跌倒不再起来。接近年关的时候，我在村外看到了一个背褡裢的人，像师父，走近看，却是不同的模样。他告诉我，师父死了，在一户人家的磨道里，拿着鏊子，忽然一放锤，一口气没上来，走了。

我听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平原外牵念我的人走了，我对平原外的牵念也减少了许多。我常想，也许，收我做徒弟，他本身是不当真的，但他对一个平原孩子的爱是十分珍重的。也许师父有许多的苦楚，我想到他第一次情难自抑地在一个平原深处的孩子面前唱起《夜奔》的画面。后来，我在空闲时，喜欢做篆刻，工具也置备齐全。我有一个愿望，刻一方肖像印章，内容是林冲在雪夜，斜背着长枪，枪端处挑着一个酒葫芦，当是时，天黑得紧，雪也下得紧……

（羽惊林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一书，李晨图）

春天，柠檬还没有大批量上市，我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两坛柠檬酒。

封坛的那天，态度极其慎重，我把那未酿成的汁液谛视良久，终于搞清了自己为什么那么急、那么疯。

理由之一是我刚从国外回来，很想重新拥有一份本土的芳醇。记得有一天，我起得极早，只为去小店里喝一碗豆浆，并且吃那种厚实的菱形烧饼；另一天深夜，我又急切地到小食店里，吃了一份烤味噌鱼作消夜。走在街上，两侧传来复杂而多元化的食物的馨香。烤肉店在素食店的隔壁，比萨店和饺子店隔街对望，汉堡和四神汤各有其食客——对我而言，这种尊重各种口味、习惯的世界几乎就是大同世界的初级阶段了。爱一个地方的方法极多，其中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吃那个地方的食物。好比南洋的榴莲——那里的华人相信，只有爱上那种味道的人，才会真正甘心在那里徘徊流连。

酿一坛酒就是把本土的糖、红标米酒和芳香诱人的柠檬搅在一起，等待时间把它们凝定成本土的味道。

理由之二是酿酒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手中有一项神迹正在进行。古人以酒敬天，以酒奠亡灵，以酒祝婚姻，想必是因为每一坛酒都蕴藏着一种奥秘，一道神迹，一种介乎可成与可败之间、介乎可掌握与不可掌握之间的可能性。我等凡人，怎么可能赞天地之化育、缔造

化之神功？但亲手酿一坛酒庶几近之。

理由之三是酒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家中有了一坛初酿的酒，岁月都因期待而变得荡漾乃至美丽起来。人虽站在厨房的油烟里，眼睛却望着那坛酒，如同望着一场约会。我终于断定自己是一个饮与不饮都不重要的半吊子饮者，对我而言，重要的反而是那份“期待的权利”。在微微的焦灼、不耐烦和甜蜜感中，我日复一日隔着玻璃凝视酒坛之内的酒的世界。

想当年很多绍兴人，在女儿一出世的时候便做下许多坛米酒埋在地窖里，好等女儿出嫁时用来待客——其间有多么深婉的情意啊！那酒因而叫“女儿红”，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名字，令人想起桃花之坞，想起新荷之塘，想起水上琴弦，以及故意俯身探到窗前的月光——使人再多一丝触想便要落泪。

想那些酿酒的父母，心情不知是怎样的？当酒色初艳，父母的心究竟是乍喜还是乍悲？当女儿的头发愈来愈乌黑浓密，发下的脸愈来愈灿若流霞，大自然中的一场大酝酿已经完成。酒已待倾，女儿正待嫁，待倾之酒明丽如女子的情泪，待嫁之女亦芳醇如乍启的琼浆，当此之时，做父母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而我的柠檬酒并没有这等“严肃性”，它仅仅是六个星期后便可一试的浅浅的芳香。没有那种大喜



酿酒的理由

● 张晓风

一个人居住在植物繁茂的地方，就很容易被它们散发出来的强烈生命力所折服。

七月是山中植物生长的最好时机。所有的植物仿佛都瞄准了夏季这段时间，凝神屏息，一口气蹿上来。每到这时，山中的绿色植物散发出的那种强烈的生命力，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那气势简直能把人和动物都盖过去。这片绿色世界到八月，突然间就变了样子。原来那铺天盖地的气势霎时就消退了。特别像南瓜这种栽培性植物，在七月还是一副要与万物一决高下的样子，

大悲的沧桑，也不含那种亦快亦痛的宕跌——但也许这样更好一点，让它只是一桩小小的机密，一团悠悠的期待，恰如一沓介于在乎与不在乎之间，可发表亦可不发表的个人手稿。

酿一坛酒使我和时间处得更好。每一个黄昏，当我穿过市声与市尘回到这一小方宁静的所在，我会和那亲爱的酒坛子打一声招呼，说：“嗨，你今天看起来比昨天更漂亮了！”

拥有一坛酒的人把时间残酷的减法演算成仁慈的加法。这样看来，一坛酒不只是一坛饮品，也是一件法器，一旦有了它，便可以玩出一套奇异的法术：让一切消失返身重现，让一切飞逝反成增加。拥有一坛酒的人是古代的史官，站在日日进行的情节前，等待记录一段历史的完成。

酿酒的理由之四是不可以凭此想起以前的乃至以后的和此酒有关的友人。这样淡薄的饮品虽不值识者一笑，却也为许多欢聚增添了一抹颜色——朋友的幽默，朋友的歌哭，朋友的睿智，乃至他们的雄辩和缄默，他们的激扬和沉潜，他们的洒脱和质朴，都在松子色的酒光里一一重现。酒在未饮之时是神奇的预言书，在既饮之后则是耐读的历史书。沿着酒杯的“矿苗”挖下去，你或者掘到朋友的长歌，或者触到朋友的泪痕，至少，你会碰到朋友的恬

◎ 王 珩译
七
月

一过七月就蔫了，只等待最后的成熟。山野间不知为何突然就安静下来。不同季节中植物的生长规律简直严苛到让人害怕的地步，植物总在争取每一天，甚至每一刻。

住在这山里，亲眼看到四季的更替，我才真正体会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真意。

（秋水长天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山之四季》一书）



淡——但无论如何，你总不会碰到“空白”。

如此说来，还不该酿一坛酒吗？

酿酒的理由之五非常简单，我在酒里能看到自己。如果孔子是待沽的玉，我便是那待斟的酒，以一生的时间去酝酿自己的浓度，所等待的只是一刹那的倾注。

安静的夜里，我有时把玻璃坛搬到桌上，像看一缸热带鱼一般盯着它，心里想：这奇怪的生命，它每一秒钟的味道都和上一秒钟的不同呢！一旦身为一坛酒，就注定是不安的、变化的、酝酿的。

如果酒也有知，它是否也会看着皮囊内的我而出神呢？它或者会想：那皮囊倒是一个不错的酒坛呢！只是不知道坛里的血肉能不能酝酿出什么来？

那时候我多想大声地告诉它：“是啊，你猜对了，我也是酒，仍在酝酿中，并且等待一番致命的倾注！”

也许酿一坛酒，在春天，是一件好得根本不需要理由的事，可是，我恰好拣到一堆理由，特别记述如上，可作下次想酿酒时的动手借口。

（米 粒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生的什么和什么》一书，王 青图）

一次针对“时间”的恐怖袭击

●王健飞

1894年2月15日下午，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公园附近发生了一场恐怖袭击。一个26岁的法国男人穿过公园，来到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门口，引爆了他棕色手提袋中的一大盒炸药。一时间现场惨不忍睹，恐怖分子当场死亡。

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但一些评论家推测，这场恐怖袭击的目标是“时间”。确切地说，是在1884年确立了世界时的格林尼治天文台。这个推测并非毫无来由，在那个精确时间体系刚刚被发明出来的年代，不少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都爆发了针对时间，或者说针对时钟的恐怖袭击。理由很简单，人们对精确的时间感到愤怒。

作为一个21世纪的读者，你可能感到奇怪，甚至不能理解这种愤怒，事实上这恰恰说明了一点：时间已经异化了你我。

在现代时间体系被发明前的千百年间，人类的大多数社会活动，并不严格遵从时间来进行，而是与自然的运转息息相关。以农耕为例，二十四节气并不严格指导农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因为地域间的差异以及年与年之间的气候差异，农民们必须观察真实的自然迹象而非谨遵固定的历法。学会看天，比死记硬背历法对务农更有用处。

在古代，秋季并不一定从8月（立秋）开始，它是由第一片黄叶来定义的；对正午的定义，则是“太阳位于头顶，没有影子”的那个瞬间。但随着14世纪

精确计时工具的发明，以及天文测量水平的提高，大多数社会生产和交际活动脱离了自然节律，开始遵循人类定义的节奏进行。

“时间”的发明，有助于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造福社会。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没有精确时间体系的世界，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因为几乎一切生产活动，其底层都是一条被精确计时的流水线。但时间这种工具被发明出来之后，最先被异化的却是人类自己。

我们无法用时间来精确计算四季的流转，但是，发明了时间以后，我们却精确地对人进行行为上的管理。

标准化时间的推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在时钟发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间并不是统一的，各地都采用自己的时间来达到与自然界更加贴合的状态。比如，即便在同一个时区内，同一经度上不同地点的落日时间都是不同的——一个山阴之处的小镇，可能与山峰另一侧的城镇在距离上并不足以导致显著的时差，但如果没强制的划分，两地的居民可能会遵循完全不同的时间，因为对山阴小镇来说，太阳在每天的正午才会出现。





深入深入

●黄永玉

土拔鼠打油误入煤矿坑道。矿工问其来此有何贵干。

答曰：“深入生活。”矿工喜曰：“欢迎作家光临！”

土拔鼠曰：“哪里！哪里！此处深度不够！”

矿工问：“伊于胡底？此处已深三千米，底下无人烟矣！”

土拔鼠曰：“不管有人无人，只要越深越好！”

语讫入土不见。

(若子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一书)

影子熊

●范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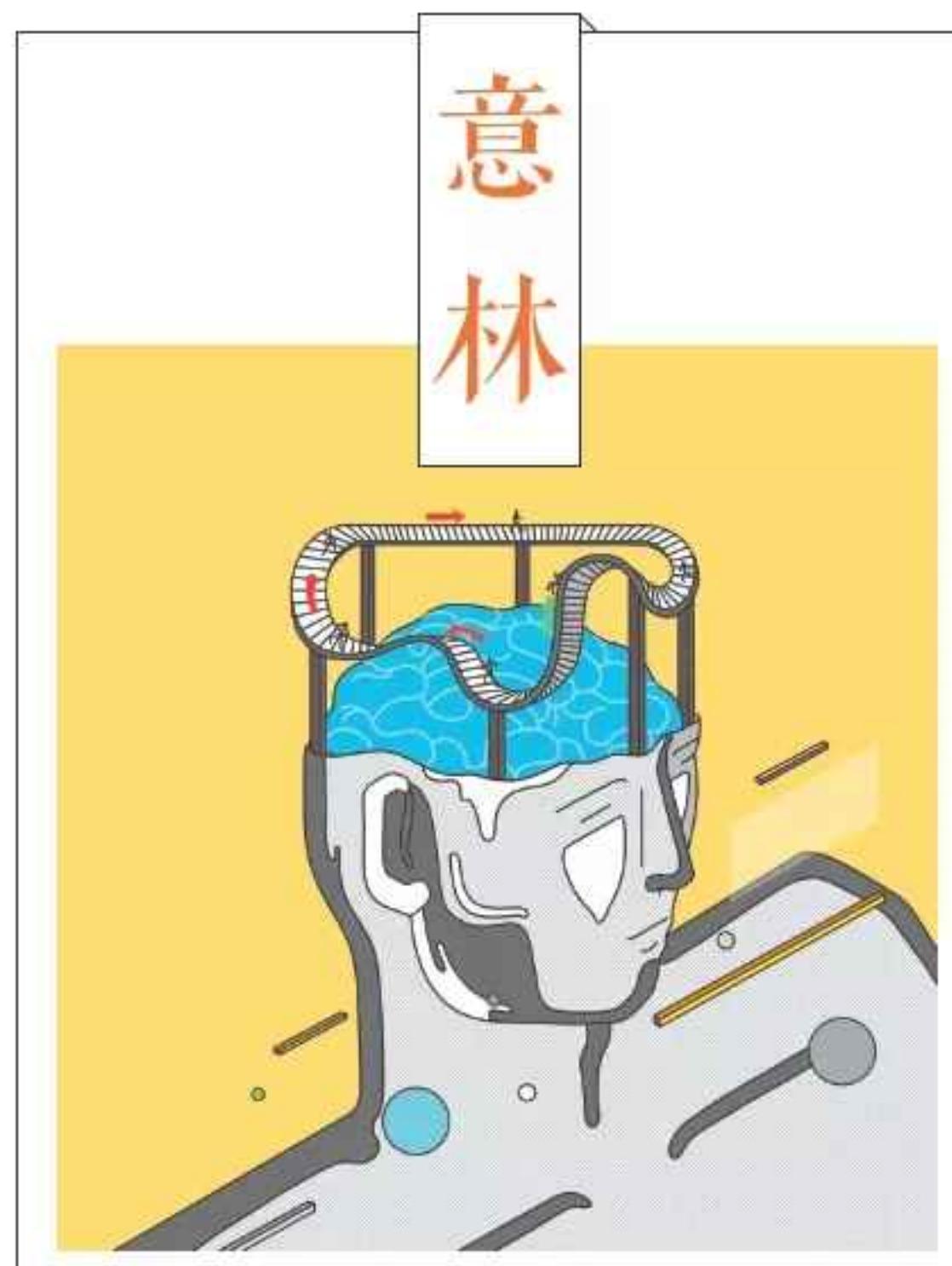
影子熊的爱好是在自己的影子上写字，画画。不满意的话用手掌一抹，就没了。

欧洲最先使用标准化时间的是各大铁路公司，为保证列车时刻表的高效运转，铁路公司要求铁路沿线市镇采用国际标准化时间。其后，标准化时间随着铁路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随之带来的愤怒，引发了前文提到的恐怖袭击。

标准化时间的推广过程，就是对生活的异化过程。

最初，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我们有了精确的计时工具，为协调整个社会的运转，开始规定每天早上8点开始劳作，无论那时的天候是否适合劳作；再之后，我们有了标准化时间表，开始规定人必须按照时间表到达指定的地点，比如赶火车。

父母们一定对如下场景不陌生，那就是当孩子玩游戏或看电视时，如果你与他约定“再玩/看5分钟”，那往往是一个无效的约定。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约定并不能被很好地履行。



它白天主要用彩色粉笔，晚上用白粉笔。

所以有很多粉笔的地方，常常有影子熊出没。

但因为影子熊的个头很小，影子也很小，所以怎么用也用不了多少粉笔。

也是因为影子熊的个头很小，所以影子熊的历史上很少有长篇的史诗，短又胖的抒情诗比较多。

自画像特别多。

(月当听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一书)

大 小

●子衿

读宋人逸事，有三位老人互相问年龄。一人说，我已经记不清年纪了，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说，每当沧海变桑田，我就放一个筹码做记录，到现在我的筹码已经装满十间屋子了。最后一个人说，我吃过蟠桃，并把桃核弃于昆仑山下，长出的树现在已经与昆仑山一样高了。

你看，他们仨多好玩儿。那时人知道宇宙否？人，一旦只关注一己之事，天地便小了。一己之事微如芥子，身外万物却似高大的须弥山。

(张秋伟摘自《今晚报》)

因为实际上我们玩游戏有“一局”之说，看动画片有“一集”之说，时间并不能规划我们的一切生活。

再比如，在午饭时间之前或之后吃午饭，是一种令人羞愧的职场行为，即便领导没有提出批评，这样做的员工仍然会有一种压力。我们将午餐时段规定为从中午12点开始，是因为大多数人会在这个时间感到饥饿。但在实际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却以12点来判断是否该开始吃饭，而几乎不考虑人们是否会提前或错后感到饥饿。

自精确计时工具被发明出来，人就成了被时间主宰的客体——我们掐着时间劳作，对着时间表追赶交通工具，为了自律精确地限制娱乐生活——因此精确的时间与不精确的肉体（我们不是齿轮）之间的矛盾，会在现代生活的每一处表现出来。

(八 塞摘自新星出版社《读库2204》一书，勾犇图)



灯灭了。昏暗中，昕瞳将手指从眼前轻轻划过，右眼瞳孔瞬间射出一道夺目蓝光。这如同特效的场景，让所有看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句“好酷”，也让昕瞳火上热搜。

昕瞳的右眼，其实是她自己特制的义眼（即人工佩戴假眼）。她将可以发光的小芯片放入义眼，手握磁吸灯控制开关，然后拍出了手指划过、眼睛发光的梦幻效果。

成为一名义眼制作师，本是昕瞳理想之外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车祸后被摘除眼球，她或许会成为一名职业舞蹈演员。然而，现实生活没有“如果”。她给自己取名昕瞳，“意思是新的眼睛、新的开始”。

“义眼飞出去后，我哭了”

2013年之前，昕瞳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和义眼发生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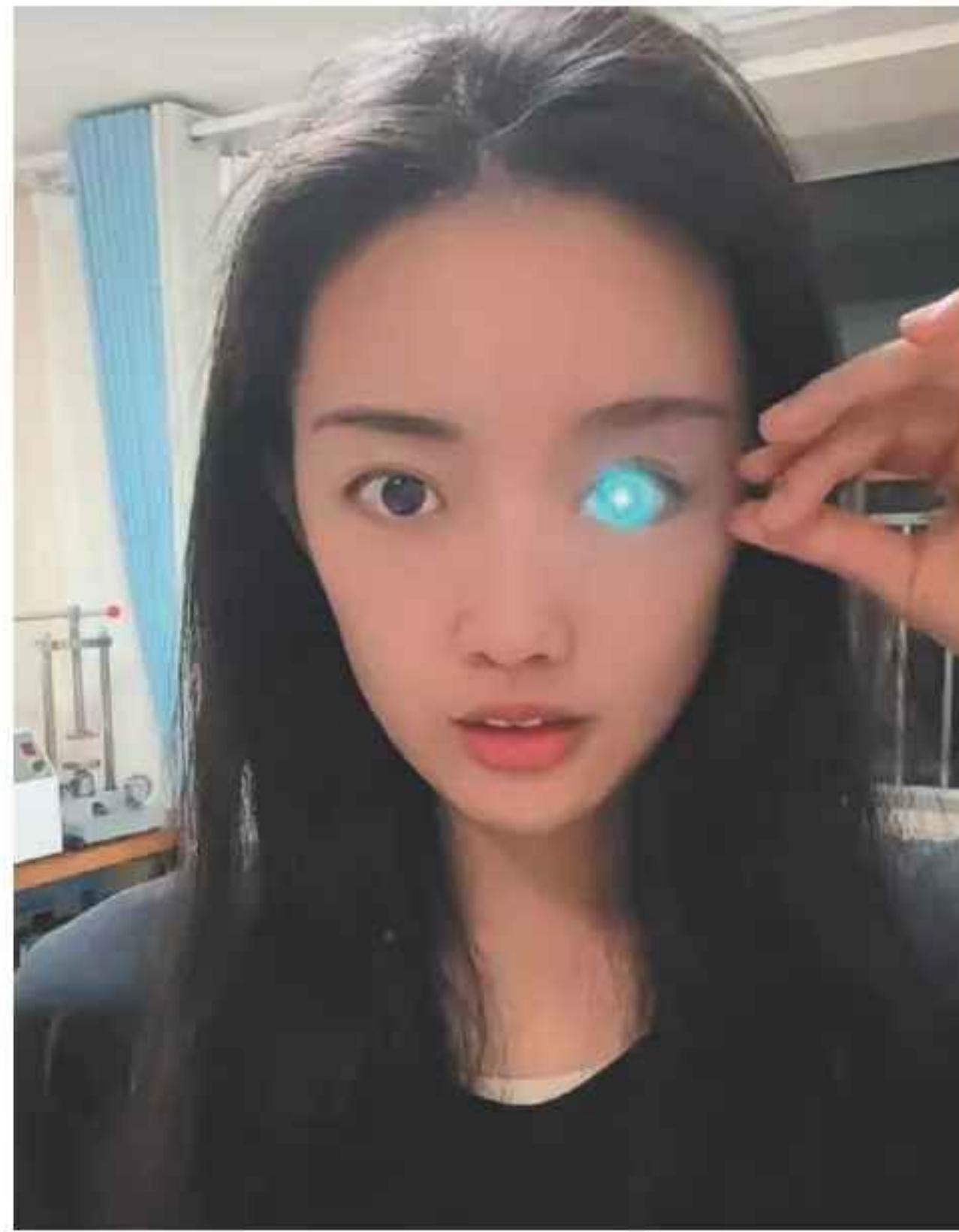
那年暑假，她和家人从内蒙古开车去山西看望姥姥。出发前，她满怀期待，化了精致的妆容，穿上漂亮的衣服。

不承想，半路刹车失灵，车子侧翻，等她恢复意识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还没等她缓过神来，医生走过来说，她的眼球破裂，必须马上做摘除手术。

她8岁开始学跳舞，大学念的也是舞蹈专业，登上过不少大型舞蹈演出的舞台。“我的舞蹈生涯怎么办？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得知伤情的一瞬间，她脑海中闪过许多画面，但最终流着泪签了手术同意书。

18岁的她，此时真正懂了那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术后，昕瞳装了义眼，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安慰，只觉得“不舒服也不好看”。她沉浸在悲伤中，整宿整宿睡不着，身心备受



昕瞳的义眼发出蓝光

她的眼睛会发光

●许晔

煎熬，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一想到家人，她又觉得不能那么自私。“我必须走出来，接受现在的自己，单眼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积极调整状态。

车祸发生半年后，她鼓足勇气回到学校，试图重启“正常”生活。但一切并不容易。

最难适应的是空间感和立体感的缺失：倒水会倒在杯子外面，下楼梯会踩空，过马路需要180度转头查看路况，打羽毛球完全接不住球……

这也意味着，作

为一名舞蹈生，很多需要翻腾跳跃的动作，昕瞳都无法做好。磕到、扭到、摔倒，对她而言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次在课堂上，昕瞳正练习“平转”这个动作，不料转得太快，义眼竟飞了出去。她赶忙停下，下意识地捂住右眼，“担心别人看到我没有眼球的样子会害怕”。

找到义眼后，她冲到卫生间里，把义眼洗了洗重新戴上。下课回到宿舍，她忍不住大哭一场，心想：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让我失去一只眼睛，还要面对这么多麻烦事？所有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她却只能自我消化。

自那之后，昕瞳十分注意义眼的状态，但尴尬仍不可避免。有一回，她和朋友去游乐园玩，等坐到过山车上，她才想起自己戴着义眼。她立刻用双手紧紧捂住右眼，生怕义眼一不小心又飞出去，“担心得嘴唇都变白了”。

毕业后，昕瞳成为一名舞蹈老师。下课后，她总会送小朋友出门，并和家长打招呼，说再见。有一次，小朋友和家长们在告别后还不停回头看她。“我当时心想，小朋友这么舍不得我吗？我还挺开心的。然后同事看了看我，提醒我义眼歪了。我一照镜子，原来义眼瞳孔不知道什

么时候跑到外眼角去了，看着跟斜视一样。我的脸立刻变得通红。”

时间久了，昕瞳渐渐习惯了义眼的存在。比起尴尬糗事，她更愿意记住那些暖心瞬间。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些三四岁的小朋友在课堂上天真地问她：“老师你的眼睛为什么不能眨呀？”她回答：“因为受伤了呀。你们以后可不可以别再问老师了呢？你们总问的话，老师会伤心哦。”她没想到，这句话竟然真的被这群小朋友记在了心里。后来有新的小朋友来上课，再问她眼睛的问题，他们就让新来的小朋友不要问。还有“情商高”的小朋友鼓励她：“我觉得老师很美，就像艾莎公主一样！”

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给了昕瞳力量，让她走出人生的至暗时刻。

“能帮我做个漂亮的眼睛吗”

昕瞳萌生转行当义眼制作师的念头是在2019年。

曾经，她一直以为“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不多”，也以为“戴了义眼不能眨眼是正常的”。直到这年加入一个单眼人群的聊天群后，她才知道自己多年来的想法都是错的。

“一般来说，戴上义眼后，眼睛其实是可以转动也可以眨动的。我这种情况是因为受伤比较严重，眼部条件不是很好。”也因不了解情况，昕瞳多年来佩戴的义眼都是不适合她的。这让她的
眼睛时不时发炎，还导致眼台被磨，长出一层厚厚的息肉。

于是，她不得不又做了一次摘除眼台的手



昕瞳在为顾客制作义眼

术。“局部麻醉”“3个小时”“相当痛苦”，是她对那场手术的记忆。

昕瞳发现聊天群里的许多单眼人士也被不合适的义眼困扰着——义眼太假，戴上之后很自卑。她想：我能不能做出更好的义眼，让大家既舒服又自信？左思右想，她最终辞去舞蹈老师的工作，转行学起义眼制作技术。家人并不支持她的这个决定，觉得她多年学舞，制作义眼与她的专业不对口。

质疑的声音并未劝退昕瞳。“多学一项手艺总没有坏处，即便最后没学成，也可以再把舞蹈捡回来。”

学做义眼的过程并不轻松。昕瞳不仅要充分了解亚洲人的眼球结构特点，还要培养对色彩的敏感性，学习相关的美术知识。

她将每个步骤都练习上千次，把自己当作试验对象，不断尝试和改进，一点点积累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她终于在北京开了一间义眼定制工作室。

一些人刚开始找昕瞳做义眼时，对她的手艺并不信任。

“有个28岁的单眼女孩，定制义眼是为了以最美的样子出现在婚礼上。之前她去过多家义眼定制机构，但每次都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觉得那些义眼都太假了，所以对我也是半信半疑。”昕瞳理解女孩的心情，精心为她做好义眼。女孩一戴上定制的义眼就跳起来，激动地抱着昕瞳大哭。“她说她没想到义眼可以做得这么逼真，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能放下了。我心里也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喜悦。”

在这间小小的工作室里，感受到惊喜的不止这位准新娘。

6岁的女孩甜甜，因病摘除眼球，爸爸带着她从贵州来北京做义眼。戴上昕瞳做的义眼后，甜甜趴在镜子前照了好久，然后跑过去抱住昕瞳，开心地说：“眼睛好漂亮，我真喜欢……”

57岁的张大爷，因不慎摔倒导致眼球萎缩，变故发生后心情一直十分烦闷。戴上昕瞳做的义眼后，他的眼睛能转能眨，当即兴奋地拿起手机和亲朋好友打视频电话。“你们看，我这眼睛根本看不出是假的！”



不少单眼人士感慨义眼制作师这份工作意义非凡。“单眼人士的外表如果得不到改善，找工作、谈对象等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好的义眼虽不能使人恢复视力，但能更好地补救面部缺陷，使人恢复自信，这非常重要。”

以真心换真心

“发光义眼”视频走红后，很多人找昕瞳定制同款义眼，但被她一一拒绝。“一是这种义眼比较重，二是加了发光芯片的义眼片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并不适合所有人佩戴。他们想买，但我一直劝大家别买。”

在有关义眼的问题上，昕瞳有着自己的坚持。她认为，选择义眼第一重要的是舒适度。“我是佩戴者，更清楚如果戴着让自己不舒服的义眼，那这一天基本什么事情都干不好。

←

○ 杨来 葵 历



如今书法大热，很多人开始写字。社会风气之浮躁，反映在书法上，便是很多人不屑于做基础练习——他们也临帖，但全凭兴趣偶尔为之，更不求甚解。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只剩苦笑。

看到一份文献，马一浮写了一首诗，请人誊抄，誊抄者字不错，但马一浮在抄卷上批出好多错误，最后要求其再抄一遍。这些批注包括，“弓”字第一笔那一横不可太长，太长就成篆书“乃”了；“讯”字“凡”从乙从十，那一小横写成一点，就成错别字了。

就在这份批卷上，马一浮写道：“凡作字亦须有来历，自然雅洁有气韵。”

说得真好。

（小梁州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经意》一书）

些人常年戴着形状不合适的义眼，导致下眼睑变形，而这是不可逆的，哪怕做手术也无法让眼睛恢复以前的样子。”

第二重要的是逼真性。每个人的虹膜颜色、眼白颜色甚至眼内红血丝都不相同，为了达到更逼真的效果，昕瞳需要比对着佩戴者的真眼，一点点手绘义眼。干这个活儿得挑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自然光下进行比较好。光线不佳的话，她就暂停，等到第二天再继续绘制。

一只义眼通常需要专注地做3到5天，才能做出让她满意的效果。

不过，义眼做好不算结束，昕瞳还有个习惯是对顾客做回访。如果对方感觉义眼戴着不错，她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如果对方说有哪里不舒服，她立马表示进行调整。她不希望有人再走她的老路，戴着不舒服的义眼还强撑，给眼睛造成二次伤害。以真心换真心，慢慢地，很多顾客和她处成了朋友。

这也让昕瞳更加感恩生活。她知道，一只义眼的市场价是5000元至1万元，有些困难家庭负担不起。于是，她发起了免费为10位单眼人士制作义眼的活动，“能帮一个是一个”。

活动结束后，她又决定每个月提供一个免费名额，给12岁以下贫困家庭儿童、60岁以上贫困老人以及公安、消防等因公受伤人群。

昕瞳听到过很多赞美，也遭遇过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评价。她最反感别人说：“当义眼制作师肯定挺好挣钱吧，是个好工作啊！”一听到这种话，她就开始抗拒和对方交流。

“我做的义眼好的话，有收入是理所应当的。但我的初心绝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感同身受地站在单眼人群的角度上，为这个群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她的梦想是找机会去国外进修，采众家之长，以后做出更好、更逼真的义眼，帮助更多的单眼人士重拾自信。

现在，昕瞳戴着自己做的义眼，跳舞、健身、拍炫酷的短视频，用行动鼓励着身陷痛苦的单眼人士，也回应着18岁时躺在病床上的自己：哪怕只剩一只眼睛，向前看吧，人生总有无限可能！

（君来路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



我不想在大海中独自醒来

● [加] 詹妮弗·麦卡特尼 ○周 唯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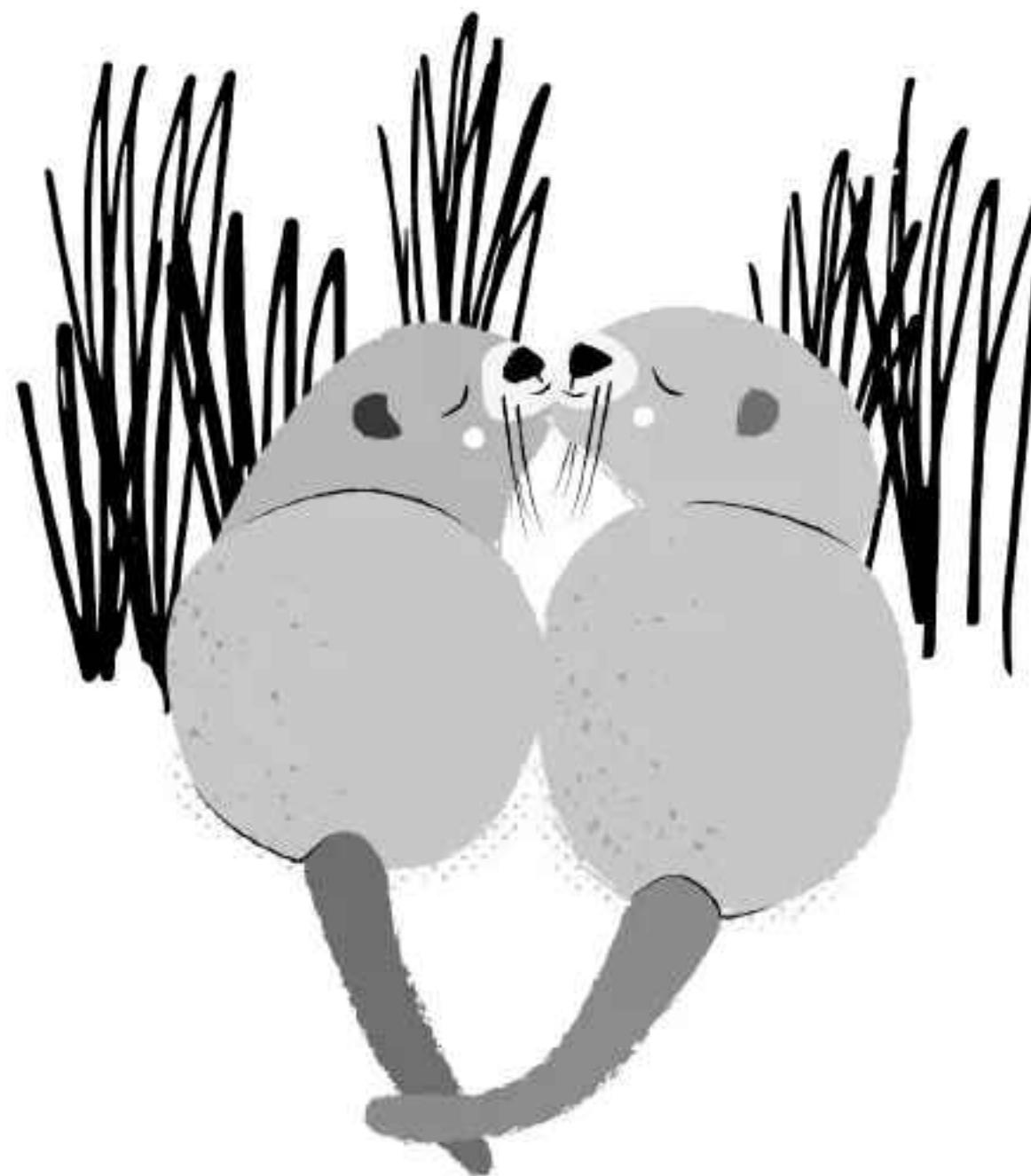
走进新世界

水獭小知识：水獭喜欢和其他物种交朋友。这些不大可能建立友谊的对象包括猫、山羊、狗。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人。

在一个经常出现分歧，也见惯了孤独与冷酷的世界里，水獭提醒我们，与不同于我们的人交朋友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尽管这有时候会很难——我们天生就会选择志趣相投的朋友和伴侣，也更愿意拥有一个让每个人都轻松自如的舒适社交圈。这种对相似性的追求会导致人们对新想法和新观点的接触不足。“如果你只和像你一样‘古怪’的人玩，你可能就脱离了美丽的大千世界。”

牵手的神奇功效

水獭小知识：水獭睡觉的时候会手牵着手，理论上这是为了防止自己漂走，毕竟谁愿



意独自在茫茫大海中醒来呢？

一段关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给予和接受一些小小的亲昵——无论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沙发上腿缠着腿，还是在拥挤的火车上与同伴肩抵着肩，又或是与父母或祖父母来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这些爱意的表达都让生命变得愉悦，也让我们变得更健康。一个简单的触碰会释放一种令人感觉良好的荷尔蒙——催产素，并降低主要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平。因此，像牵手这样简单的事就可以降低血压、减轻压力、平缓心率，其效果也是持久的。像水獭一样，向别人表达你有多在乎他吧。

长久关系的秘诀

水獭小知识：虽然很多水獭是一夫多妻制，但有些河獭是有终身伴侣的。亚洲的小爪水獭只选择一个伴侣，并永远和对方在一起。

水獭是如何维持长久关系的？我们不能直接问它

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包含了很多嬉闹和玩耍。美国国家游戏学院院长、精神病学家布朗博士认为，轻松愉快的亲密关系有助于双方保持健康。“相比于那些非常严肃的夫妻，会相互嬉闹的夫妻往往能更好地解决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幽默感也很重要，用幽默化解矛盾的夫妻比不这么做的夫妻更有可能长相厮守。

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

水獭小知识：水獭可能看起来很柔软，让人想抱一抱，但它们仍然是危险的野生动物。它们会咬人，有时候雄性水獭还会咬伤和淹溺它们的伙伴。

很多人都喜欢水獭，觉得它们是甜蜜的、快乐的、有趣的，然而它们也很危险。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我们爱的东西会令我们感到失望和惊讶，甚至还会伤害我们。人无完人，水獭哲学让我们知道，人们将会以种种方式使我们感到意外，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生来如此。因此，如果你是那个让别人失望的人，别对自己太苛刻；如果情况相反，也别对他们太苛刻。道歉也好，原谅也罢，请记住即便是自然界里最好、最可爱的东西，有时也会是彻头彻尾的浑球儿。

(占春魁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不想在大海中独自醒来：水獭的哲学小书》一书)

去作协开会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他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庞，挂着腼腆的笑容，手上提了个黑乎乎、沉甸甸的公文包。作协的人跟我介绍说，他是北京某网络公司的职员，专程到成都来，找作家们签网络电子版权授权协议的。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他就是那个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约见面的小伙子。我没想到他这么小，看起来像个学生。我也没想到他还在成都，以为他已经走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自己最近很忙，所以一直没见他。他说没有关系，一会儿可以抽空谈谈。

大约十天前，我接到这个小伙子的电话，他说自己是某某公司的，希望与我见面，谈一下网络著作权的事。我一听，马上推说自己有事，没时间见面。我不想和什么网络公司签协议——把自己的作品轻易卖给某一家公司，我还是有顾虑的，总想再观望一下。可是这个小伙子好像听不出我的意思，一再要求见面对谈。我说我没空。过了两天他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自己在外地，要过一段时间才回。又过了两天他又打，我索性说，咱们不要见了，我暂时不想签这个协议。他说他还不走，让我再想想。于是，我们有了今天的碰面。

见到他本人，我的拒绝变得困难了。在电话里我面对的是某家网络公司，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孩子，我甚至马上联

想到我儿子——如果我儿子大学毕业干这个工作，一次次地被拒绝，那该多糟糕啊。这么一想我就心软了，原先不签的决心开始动摇。开完会，我见他在和另一个作家交谈，就赶紧走了，好像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黄昏时他再次给我打电

高兴兴地上了车。送他的路上，我们一直在闲聊。他果然很年轻，只比我儿子大三岁，从小在农村长大，今年刚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我夸他不简单，能考上北航。他说，单凭高考成绩是上不了北航的，他是靠了体育特长。他是个长跑运动员。我突然反应过来，今晚他是从住处走到或跑到我们见面的地点的——到之前他给我打电话时气喘吁吁的。他要充分利用自己的长腿。

我没有求证这个疑问，而是问他怎么会喜欢体育——农村孩子大多只知道干体力活儿，很少有体育锻炼这个概念。他说是因为他爷爷。他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从他幼时就要求他锻炼身体，每天都带他跑步、爬山、做俯卧撑等。他说他爸爸没有当兵，也没有搞体育，他爸爸喜

生命的秘密

●裘山山

话，我再没有拒绝的勇气了。晚上我正好要和两个女友一起吃饭，就让他到吃饭的地方来找我。他答应了，并且提前来到我们约的地方。于是我就着桌上的烛光，签下了两份协议。

签完协议，我说可以送他回住处，他有些意外，然后高





当你成为具体的人

●苗 炜

据说，每个当爸爸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小说，思考一下怎么当个好爸爸。

我很早就看过这部小说，还看过好几遍同名电影。故事是这样的：在梅岗镇，有一位单身父亲，叫芬奇，他有一儿一女，有一位黑人女仆帮助他料理家务。一家人平静地生活着，直到芬奇律师接下一个官司，要为一个叫汤姆的黑人辩护。汤姆被诬告犯下强奸罪，镇上的白人大都觉得他该死，他们认为芬奇律师不该为这个黑人辩护，但芬奇律师坚持要为汤姆辩护。他的辩护很成功，可陪审团依然判汤姆有罪。

小说里面有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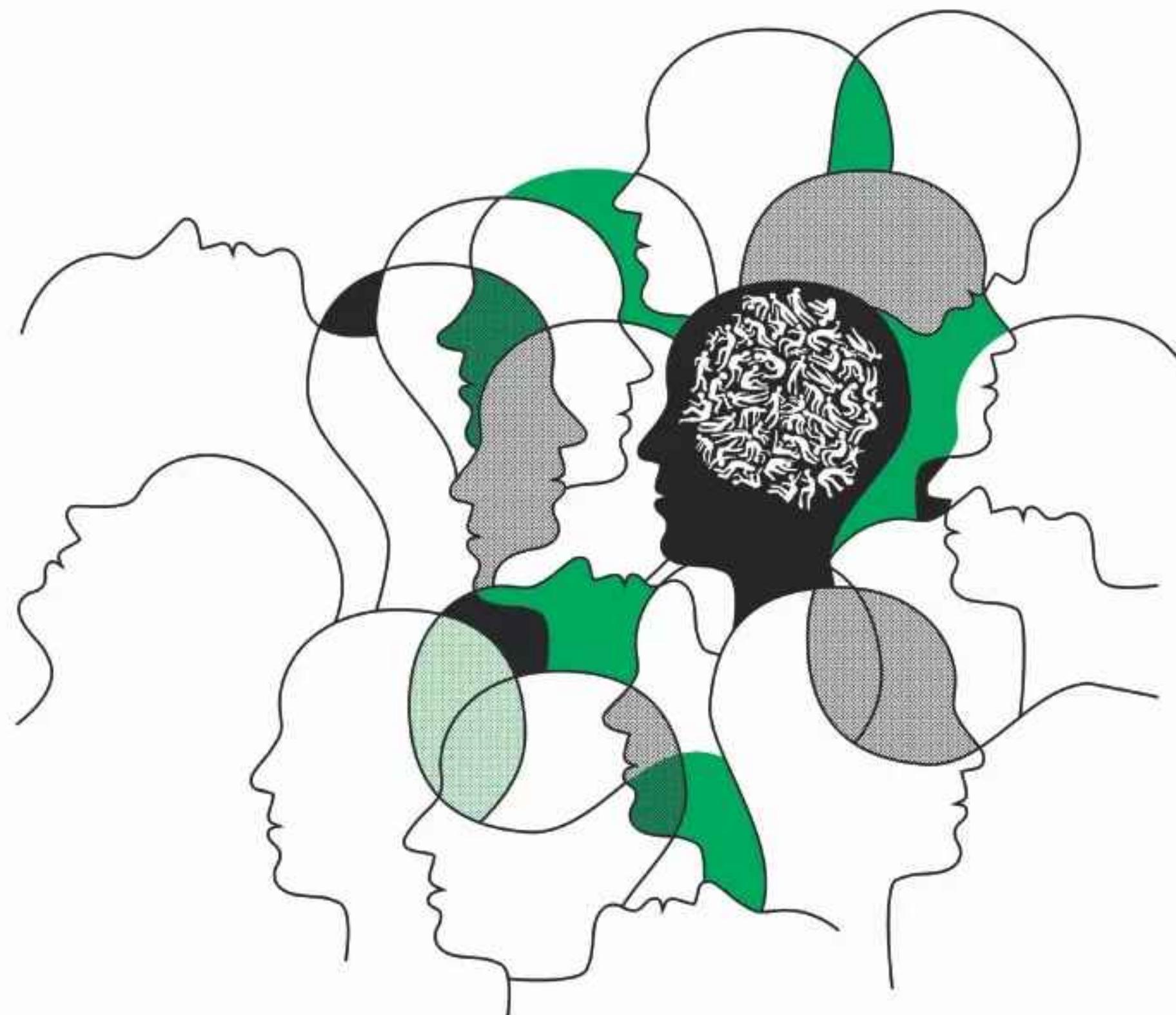
一段，汤姆被关在监狱里，芬奇律师守在监狱门口。一天夜里，镇上的白人开着四辆车来到监狱，他们要对汤姆处以私刑。芬奇律师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这群人。

这时候，芬奇律师的小女儿来了，她在这群乌合之众里认出一个熟人——她同学的爸爸，她叫他坎宁安先

生。这位坎宁安先生，和芬奇律师打过交道，还曾给芬奇一家送去一袋子核桃当作律师费。小姑娘认出坎宁安先生，就和他攀谈起来。坎宁安先生呢，支支吾吾，说了没两句就招呼同伴撤退了。

坎宁安先生为什么走了？可能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是不对的，要是没有一群人吆五喝六，他自己断然不会来。他被小姑娘认出来，就不再是集体中的一员，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具体的个人，和集体中一分子的区别。

(乐世摘自译林出版社《给大壮的信》一书)



欢的是音乐。他还说，他并不是爷爷的长孙，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爷爷就是喜欢带他；爷爷身上有伤，是抗美援朝时留下的；爷爷在他上高二那年去世了，没能看见他进大学。

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说着这一切，我渐渐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的生命，在今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连同他生命里的那些秘密，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

爷爷是怎么负伤的，怎么离开了部队？他为什么没让儿子当兵？他为什么喜欢这个最小的孙子，要让这个最小的孙子进行体育锻炼？难道他希望孙子当兵？难道他在孙子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我没有问这个小伙子，那些人生的秘密，在我看来都是小说。今晚这个孩子仅仅露出他和爷爷生命秘密的冰山一角，

我相信他们都会是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返回的路上，我看着街上的灯光和人流，忽然想，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那些陌生人与你没有关联。没准儿哪一天，他们就带着生命中的秘密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些秘密，正是生命的魅力所在。

(卜玉郎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颜值这回事》一书，王贊图)



给孩子的截句

●蒋一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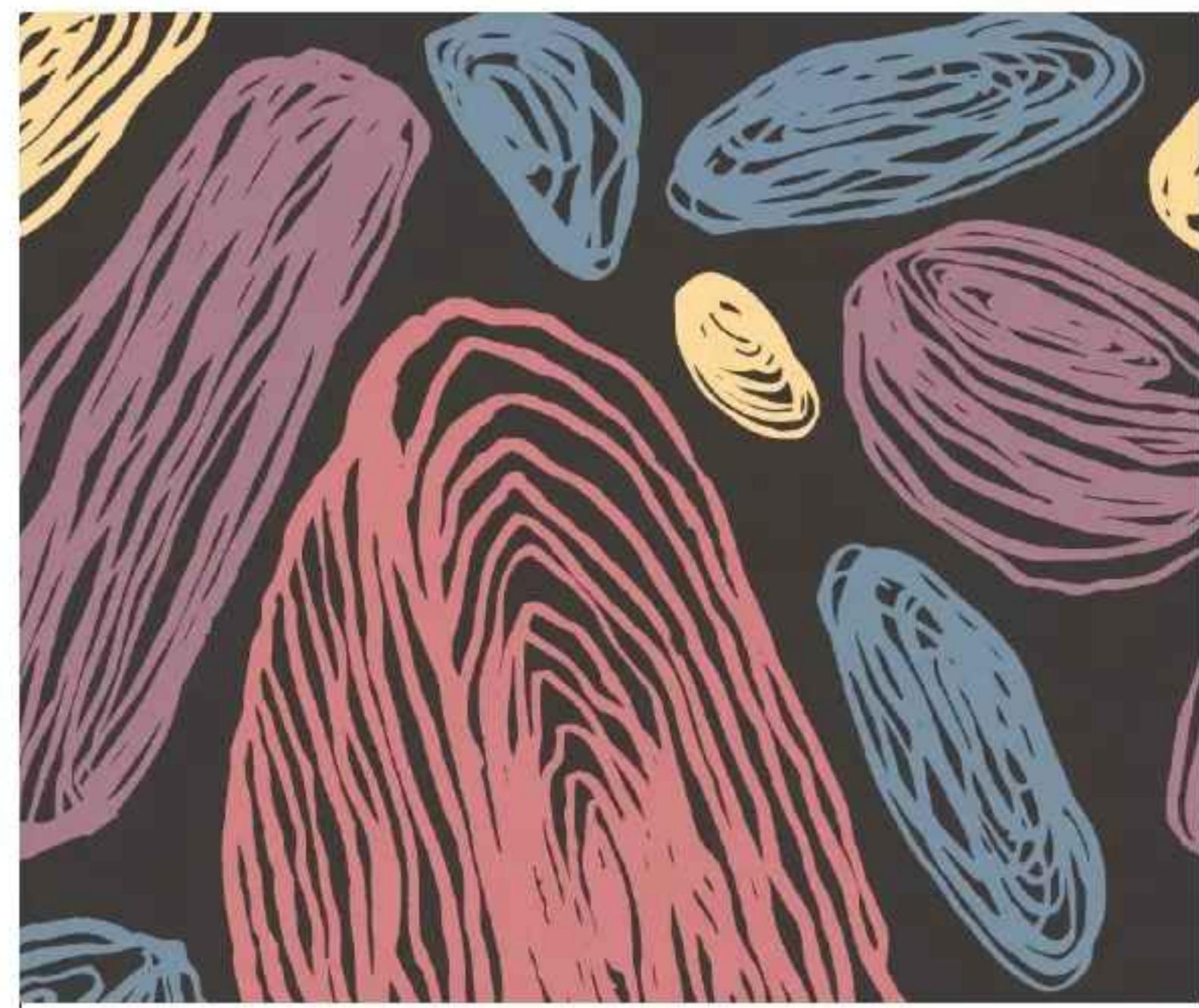


风从花上过，我有点迷惑
我听见的是风的声音
还是花的声音？

截句是一种源自古典，具有现代诗歌精神的诗歌文体，融合了截拳道大师李小龙“简洁、直接、非传统性”的美学理念，强调诗意的瞬间发生，没有诗歌题目，且诗句在四行之内完成。



小鸟啊小鸟，大人说你在天上飞
可是我觉得，你在天上跳舞呢



我的心事
一层一层又一层
我是心事建筑师



蚯蚓避雨 蘑菇撑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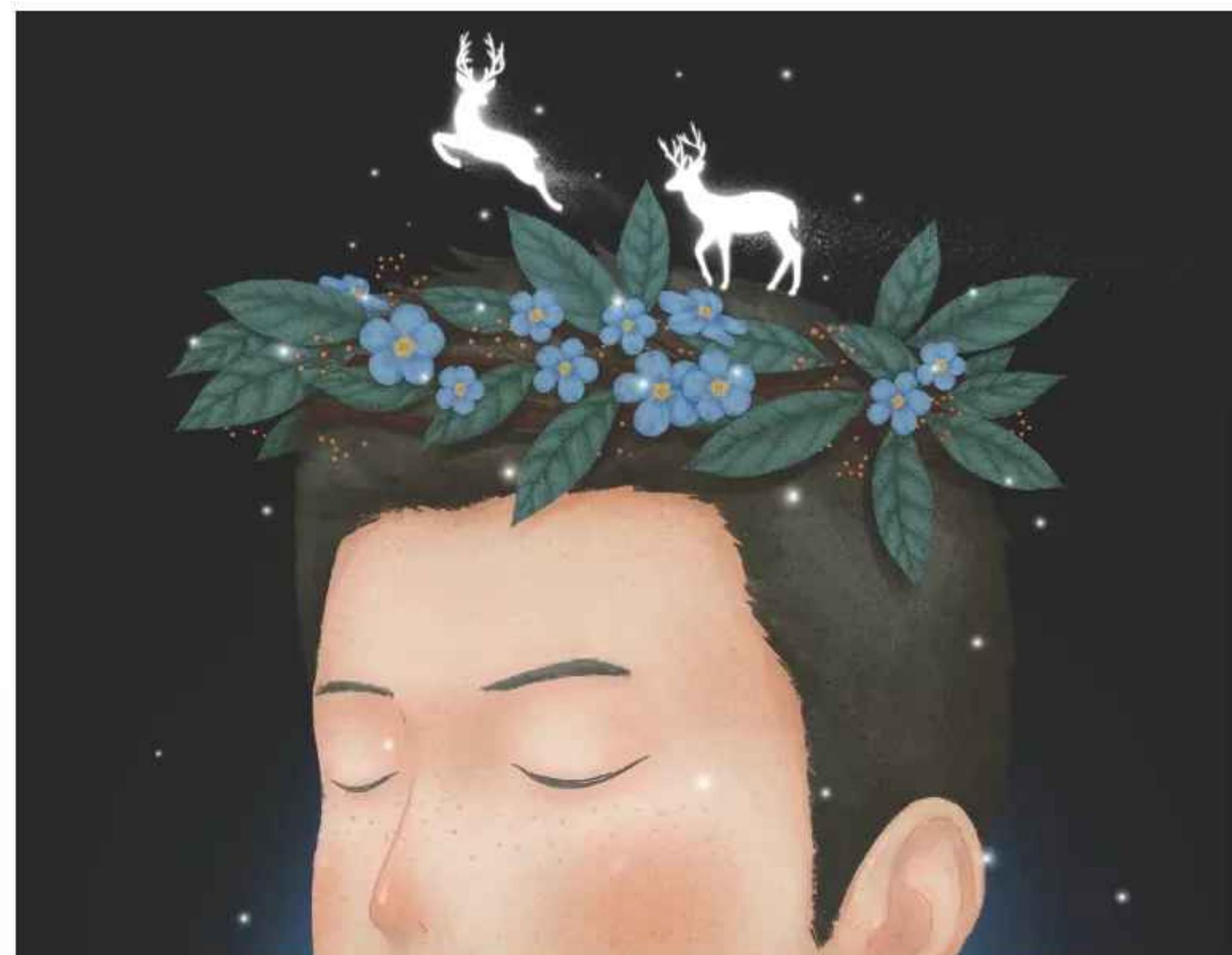
雨滴在天上跑步 谁累了谁掉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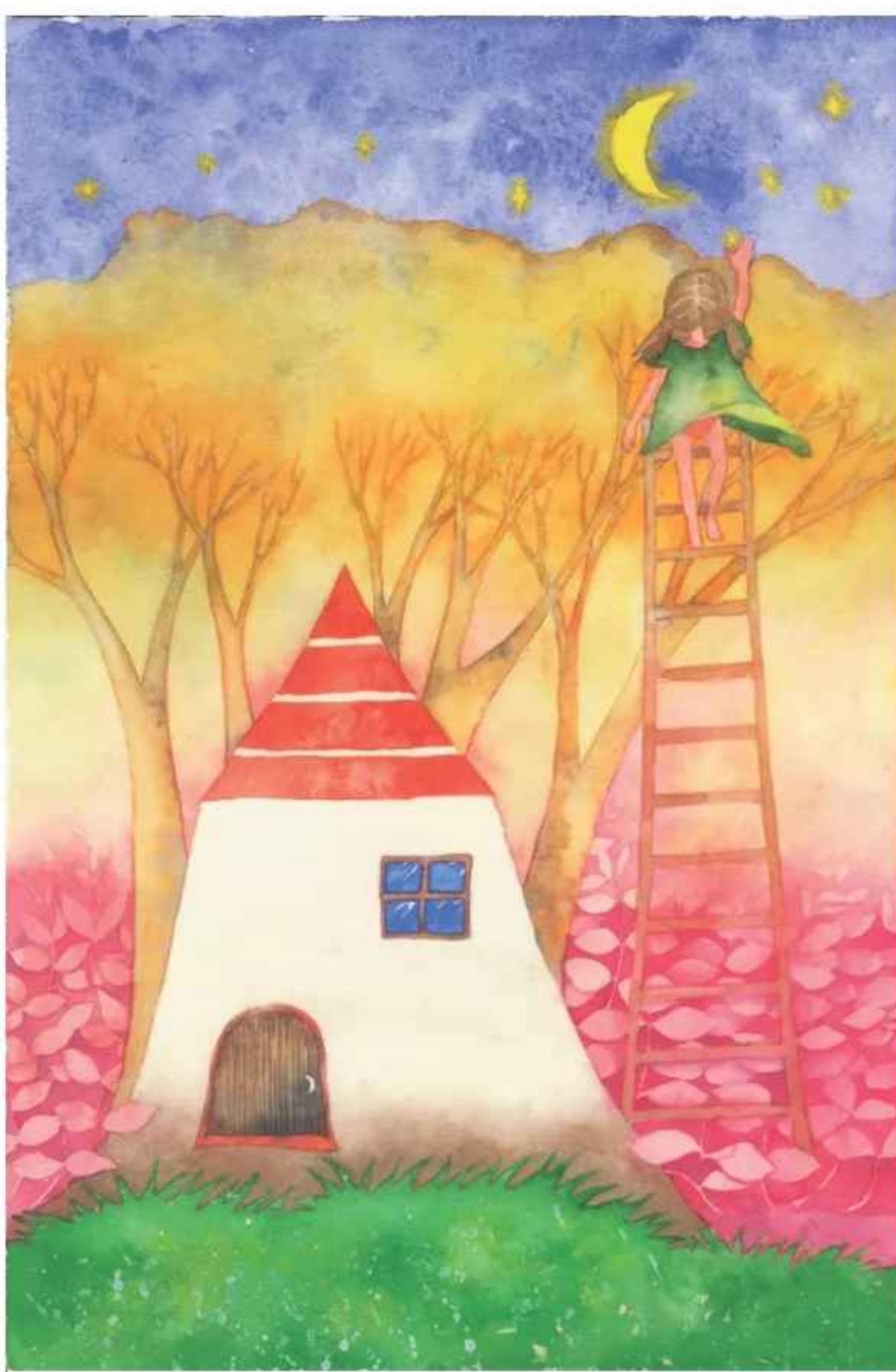
当你把瓜子想象成
西瓜眼泪的时候
西瓜会爱上你的



夜雪在飘 雪飘白了夜



男孩的影子
滑过女孩的脸颊
窗上的小鹿看见了



爸爸
小孩站在高处大笑
笑容会掉下来吗?



我在梦里亲过的白云 竟然是枕边的臭袜子

(选自海燕出版社《给孩子的截句》一书)



菲茨杰拉德

《你的懒惰让我愁肠百结：菲茨杰拉德致女儿书》一书中的这些信写于F. S. 菲茨杰拉德人生最后的那几年，他遥遥陪伴青春期横冲直撞、“旁逸斜出”的女儿，同时也在面对一份属于自己的挣扎。

那时天才渐渐步入失意中年，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他的书，患病的妻子耗掉大部分收入，女儿的开销从学费到膳宿、到丰富的暑期节目都耽搁不得。曾“心怀伟大梦想”的菲茨杰拉德开始“因不善赚钱和曾经轻狂而痛苦”。

为财务状况所逼，他第三次去好莱坞讨生活。天才最终当起商业规则下的打工仔，为电影遭禁愤愤不平，为合同续约拼命表现，为卖掉剧本激动不已……

他在繁重工作的间隙给女儿写信，事业的艰辛他“不指望你（女儿）能明白”，只说“你别惹麻烦，就是在帮我们

的大忙”。偏偏青春期的女儿有时懒洋洋，有时爱扯谎，有时贪慕虚荣，有时满心情爱，甚至险些没考上大学。菲茨杰拉德气急了，在信里说：“你意识不到我在这里所做的已是一个人的强弩之末——这个人曾经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我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说没有足够的钱，去负担一个沉重的人，而且每当我发觉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我就满心恼怒与怨恨。”

菲茨杰拉德自知在好莱坞“打工”是在消耗自己的天才，抚养妻女的重担时刻压在

礼物……

除了竭力提供足够的生活费，他也在各种细微之处关心着女儿，作业、选课、阅读、人际关系、择偶标准，等等。他在女儿有志于写作时给予提点，“这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如果你终究打算踏上这行，我希望你带上这些我花了很多年才学会的道理”；得知女儿有心上人时，他问了一长串值得每位陷入恋情的女子深思的问题：“他独立自主吗？他有魄力吗？有想象力和善心吗？他读书吗？他除了享受物质与猎杀鸭子，还爱好某种艺术、某门科学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吗？简而言之，他有没有可能成长为一个令人很想与之共度终生的人？”

菲茨杰拉德哪怕在盛怒中，也会坦诚剖白：“不管

发生了什么，由于你母亲的疾病，我总有与你相依为命之感。”哪怕通篇是责怪，落款

你的懒惰让我愁肠百结

●蒋慧

肩上，他诚恳地与女儿谈起妻子的弱点，只求女儿不要成为妻子那样的“闲人”——“那种会将自己和别人一齐毁掉的人”。

苦心孤诣得不到回应时，他恼火而灰心地说：“我一边跟你争执，一边还得尽量令你生活舒适——这根本违反人性。我宁愿买辆新车。”这当然也是气话。

凭着天然的父爱，天才依然心甘情愿地消耗自己，在拮据中妥帖地为女儿安排一切：圣诞节的舞会、暑期的欧洲之行、送闺密的昂贵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女儿



带货帝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全国的人因此都穿紫色的衣服。那时候，五匹没有染色的素布都换不到一匹紫色的布。齐桓公亲自“带货”，紫服、紫裤、紫绢、紫布销售一空，价格居高不下。

“带货帝”不止齐桓公一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楚王兴趣爱好太广泛了，属于古代的“带货明星”，既带货物，也带事物。推而广之，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李煜好金



莲，妇人皆缠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但总有逆行者，众人皆醉我独醒。晋文公就是个异类，他喜欢士族官吏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俭朴。

国君“带货”，威力巨大，可以捧红一样事物，也可以灭掉一样事物。

齐桓公看到齐国境内一片紫，甚为担心，问管仲：

● 丁时照

“我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让紫色的布料变得很贵，而齐国百姓好穿紫色衣服的风气也刹不住，怎么办？”管仲说：“这个太容易了，您自己先不穿紫色衣服，然后对身边侍候的人说您非常厌恶紫色衣服的味道。”齐桓公依言照办。从这天开始，宫中再没有一个人穿紫衣；第二天，国都内没人穿紫衣；三天后，四境之内无人穿紫衣。

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带货帝”真是高手。

(丁 强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字里人间》一书，杨树山图)

也总是“爱你的”“最爱你的”。然而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的父爱，也并非当即就得到珍视，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多年后回忆：“这些绝妙的信件，寄到瓦萨，而我只是匆匆看一眼，拣出附上的支票和信上的新闻，然后就把它们丢进右边的抽屉。”

一对妙笔生花的父女也会彼此闹脾气，一次争执与冷战之后，菲茨杰拉德写道：“我记得很久之前，我有个经常给我写信的女儿，可如今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所以我坐在这里，听着普契尼：‘有天她会写信来。’”这时距他猝然离世不

足两个月。

也许父爱总要经历辜负——对山谷呐喊却没有一丝回响，向湖心投石但不见一丝涟漪。等哪天儿女长大成人，回头再看，才能拨开少年时代眼前的迷雾，直抵那种深沉而晦涩的感情。那时是否还有一个父亲可与自己相视一笑，全凭运气。

这些书信为这位天才的父爱赋形。我们或许没有一位天才父亲，没有这样清晰的父爱标志物，但大多拥有同样以消耗自己的光芒来托起子女的父亲——他的爱没有落在纸上，但一次车站送别的凝望、一件雨天披上的外套、一杯病中递

来的热水，都会凝成属于我们的情感琥珀。

大抵，为人父本身就是一份需要天才的天职。

(林 一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你的懒惰让我愁肠百结：菲茨杰拉德致女儿书》一书)

理论其实只是从特定维度对纷繁的生活实践所做的一种抽象描述，它不可能追随，更没法规训真实生活的复杂和生动。因此，看起来再好的理论，也不应试图以其抽象的命题来规训真实生活的生动、饱满和复杂。

——苏力《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





藏在闲话里的“我爱你”

●甘 北

一

20世纪90年代初，电话还没有普及。那时人们打每一通电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每天攒一两句想说的话，攒够一个月，挑一个手头阔绰的下午，去小卖铺或者有电话的朋友家，赶集似的掐着点儿在59秒内把重点讲完。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记起爸爸给远在老家的奶奶打电话时的样子，他们总是讲着雷同的话题：“在外很好，不用牵挂。”“发工资了，给您邮生活费。”“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

“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或许，这就是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母亲诉说思念的一种方式。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和奶

奶从未说过煽情的话。那个年代的人，似乎天生不懂得抒情，他们的话题永远局限在事务性的汇报上：发工资了没，发了多少；给家里邮钱没，邮了多少……更何况，奶奶并不是一个擅于表达的人。一个中年丧夫的女人，独自抚养4个幼子，生活早就把她的情感磨得粗粝，哪儿还有那么多精力来表达爱。她最在乎的，是怎样让她的孩子们活下去。

孩子们为了讨生活，早早就地出远门打工。岁月的严苛，同样赋予他们一张不苟言笑的脸。从小到大，我都畏惧爸爸——他永远对我有着极高的要求。别的孩子还穿着开裆裤踢毽子，我就被他拎到房间，抄写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生字。直到抄得手腕都酸了，才勉强得到爸爸的肯定：“今天还不

错。”随即他挥了挥那双满是老茧和倒刺的手，说：“别怪爸爸心狠，你若现在不努力，以后多的是苦吃……”

那时我还太小，既不明白那句“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也不明白这句“别怪爸爸心狠”。人生在世的不得已，以及世间最深厚的父女之情，我通通一无所知。

二

多年后，爸爸的通话对象从奶奶变成了我。

那时奶奶已经去世，我如愿考上大学。2008年，去广州上学的前一个晚上，爸爸很郑重地送了我一部手机，让我把电话号码存到他的通讯录里。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9月，傍晚的广州雷雨大作，寝室里只有我和一个潮汕姑娘。潮汕姑娘家来了很多人——爸爸、妈妈，乃至叔伯表亲，他们不惜长途跋涉也要送她上学。所以她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只是接了个电话就会哭得难以自抑——我听见爸爸在那头说：“是爸爸不好，没能送你去上学……”

因为家庭条件所限，爸爸不得不忙于生计，即便是我上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没法抽出空来。我是一个人南下的，扛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还有

一大桶生活用品。

爸爸一直在电话那头道歉：“你一上车，我和你妈妈就后悔了，再怎么难，都该送你去学校的……”说着说着，一向强硬的爸爸，竟也哽咽了。

直到那一刻，我才读懂了爸爸的柔软和深情。他从未说过爱我，但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方式爱我。那些在房间里抄书，抄到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纸上的夜晚，他多想抱住他的女儿，告诉她不必那么辛苦。可是他不能说，他一旦说了，他的妮子往后要吃的苦，就数不尽了。

他下过矿井，做过石匠，扛过麻包袋，咬着牙、拼了命才支撑起一个家，勉强供孩子上学读书……这种苦，他吃过一次，还要让孩子再吃一次吗？

那个夜晚，爸爸担心我一个人害怕，便一直不肯挂断电话，他跟我闲聊了很久：学校大吗，寝室有热水吗，同学们热情吗，饭堂的菜好吃吗……没有一句话提到“爱”，但很庆幸，18岁那一年，我终于读懂了这些质朴语句背后的每一个“爱”字。

我还在那个夜晚没来由地想起了奶奶。她的孩子们从十来岁开始，就跨越几百公里从湖南去广东打工，当她目睹孩子们背着行囊走远，是否也怀着和爸爸对我一样的内疚：“再怎么难，都该去送送你的……”

于是，我竭力从记忆的碎片中寻找更多蛛丝马迹，终于

记起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那时，奶奶家是没有电话的。她和爸爸约定，爸爸每个月在固定时间给村头的小卖铺打电话，到了那一天，奶奶便放下手中的农活儿，早早地去电话边守着。

那么多年，风吹日晒，奶奶竟从未失约——她未曾说过一句关于思念的话，但她十年如一日地在等一通电话，一通来自她小儿子的电话。

三

“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多年以后，这句话所蕴藏的饱满情绪，才渐次在我面前释放、舒展。

因为我也成了一个在外打

说话高手

● 刘墉

说两个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故事给大家听。几个人一块儿出差，其中一个女生对某男生有兴趣，吃晚饭的时候，她小声对男生说：“小心我夜里敲你的门哟。”没想到那个男生很优雅地回答：“小心开门的不是我哟。”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群人出差，接待方的一个男士对其中一位女士很有兴趣，他对那位女士说：“晚上可以请您出去喝点酒吗？”猜猜这位女士怎么答的。她说：“看样子我得再来一趟。”

拒绝人真是一门艺术。◆

(快活三摘自接力出版社《人生便利店》一书)

拼的孩子。我给爸妈的电话里，报的永远是平安和如意。“我毕业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发工资了。”“领导们都对我很好，生活上也没什么难事。”……直到最后，我才长舒一口气问道：“爸妈，你们身体好吗？”所有的牵挂，悉数藏在这样一句云淡风轻的问候中。我们都学会了成年人的“点到为止”，把想念和祝福浅浅埋藏起来。

2010年，我第一次失恋，刚想故作坚强，就被妈妈听出了端倪，她在电话那头着急地说：“你别哭呀，要不妈妈现在坐车去陪你……”

2012年，我第一次带男友回家，爸妈兴奋地直问：“他喜欢吃什么，红烧肉行吗？排骨呢？还要准备些什么？”

2015年，领结婚证那天，我在民政局门口给家里打电话，爸妈在电话那头说不出是欣喜还是失落，只是喃喃自语似的：“就这样……这就嫁出去了吗？”

2016年，我的孩子出生那天，报喜的电话刚刚接通，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爸爸嚷嚷起来：“生了吗？你怎么样？疼不疼？”人生的所有悲欢喜乐，都藏在几句简短的问候中。

你要经历许多岁月的洗礼，才可窥得爱的密码，剥开表面朴实无华的装饰，看穿那底下深藏的、热辣滚烫的思念和爱。◆

(千年调摘自微信公众号“甘北”，马明圆图)



在很多人的过年记忆中，正月初五是仅次于初一的重要日子，肩负着送穷神、接财神等多重重任。

在早期历史上，拜财神只是零星的地方性祈福活动，这项活动被推广到全国是在唐朝。隋唐时期，南方经济崛起，贸易发达，商业规模也随之发展扩大，由此产生一批富商。其中有一个富商叫王元宝，他通过贩卖贵重建筑材料琉璃掘到第一桶金，随后在商业地产上大展拳脚，旗下商铺遍布长安，终成巨贾。因为富，他两次受到唐玄宗的亲切接见。

王元宝对于“仪式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恋。每年正月

初五，他旗下的商号统一开张。这么多家商铺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供烛祭牲，拜接财神，煞是壮观。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元宝同款”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大江南北各路商家纷纷效仿——巨贾王元宝虽然没能在正史里留下名字，但是正月初五接财神作为商家最重要的开工仪式流传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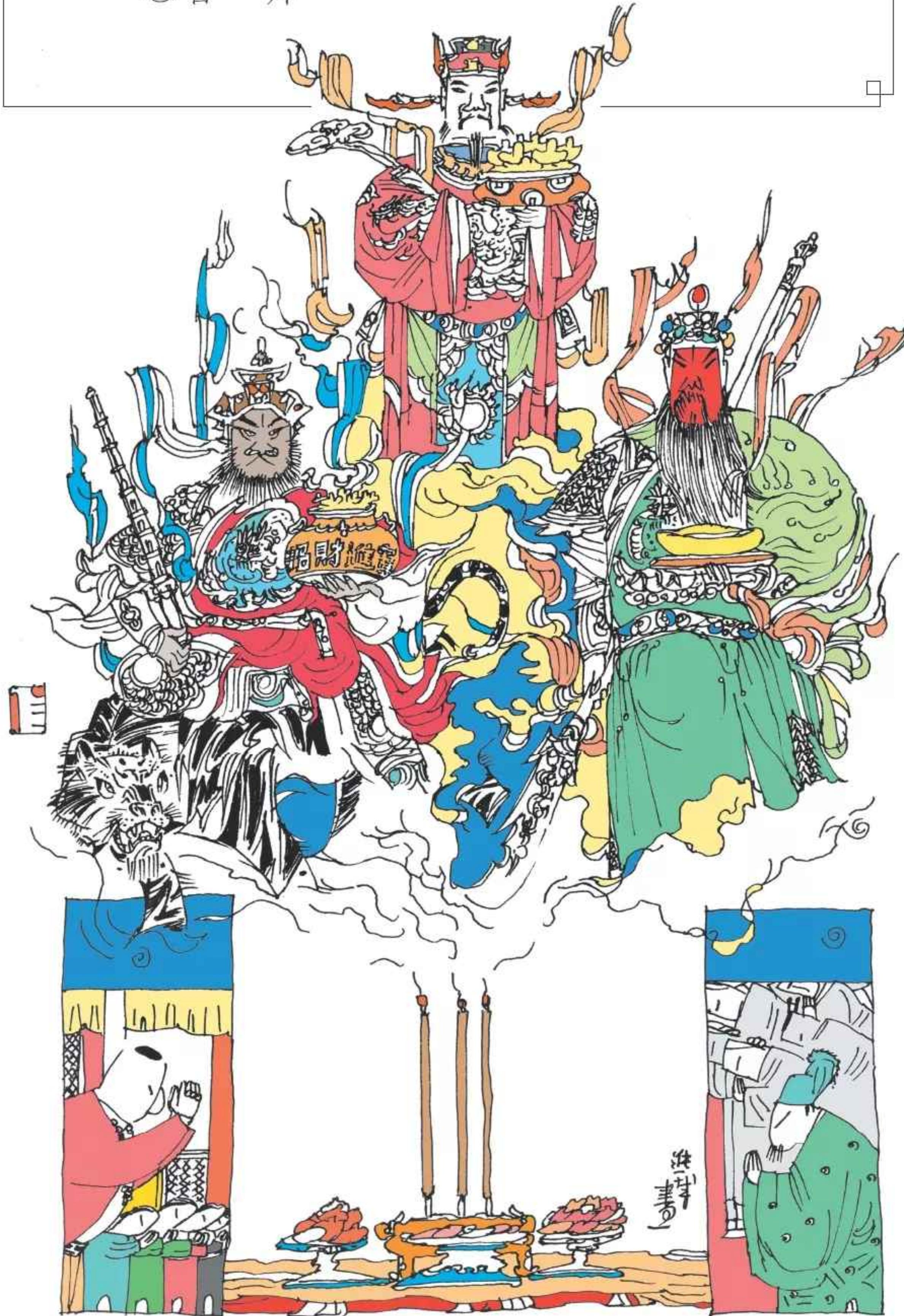
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极度世俗化的中央集权国家，神仙的地位大多不算太高，尤其道教中的神仙，大多是凡胎肉身通过修炼、考验而得道的。最早的财神雏形据说是商纣王的叔父比干，他官拜少师，忠君爱国，犯颜直谏，被纣王剖心而死，周武王灭商后封比干为国神。比干无心，故永远不偏不倚，后世经商者因此取其“公正公平”之义——商业精髓、财富之道——尊之为“文财神”。

另外一个财神是春秋末年的范蠡。越国相国兼上将军范蠡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帮越王勾践雪耻之后，怕功高盖主，改了名字，云游四海，最后定居在山东定陶。他做“国际贸易”，把越国的蚕桑、秦国的铁器、赵国的木器在各国之间低买高卖，赚取差价。发了财之后，他常做慈善，最后青史留名。作为商人、政客、投机家、慈善家的范蠡是幸运的，他活在中国漫长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商人地位可以和世家贵族分庭抗礼的年代，因此得以“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并享高寿，被尊为中国商人的圣祖。

不过民间祭拜最多的“正财神”并不是上面鼎鼎大名的两

历史上的财神爷

●香 帅





每当我从全自动洗衣机中取出甩干的衣服时，常想及人生。干衣筒只有在高速旋转时，才会把水分甩得干干净净。人生也是如此。

当你把全部身心扑在事业上，你就高速旋转起来，把各种杂念甩得一干二净。我无法查证汉字中的“閒”字是不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

用

●叶永烈

创。不过，这个“閒”字确属构思巧妙：门里望月，焉能不“閒”？

晏殊词云：“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日偏长。”这词味，跟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有同样的旨趣！

闲人愁日长，志士嫌夜短，忙人无闲情。快节奏的生活，高效率的工作，甩掉了长吁短叹，甩掉了聊天磨牙，甩掉了无事生非，也甩掉了无病呻吟。人生匆匆，不过白驹过隙。只要发光，一瞬流星也会留下一道光芒。

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曾说道：“当我像嗡嗡作响的陀螺一样高速旋转时，就自然排除了外界的干扰。”

我想，他的话从另一个角度道明了这一人生哲理。

（泛兰舟摘自《广州日报》，〔意〕斯蒂凡妮娅·因凡特图）

位，而是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李诡祖。李诡祖是河北曲梁县县令，他疏通河道，治理盐碱地，还常常用自己的俸禄周济穷人。他去世后百姓为其立祠祭祀，然后历经唐明宗、元文宗、明神宗年间的几次赐封，先后被加为“神君增福相公”“增福灵德侯”“福善平施公”，最后在道教经典《三教搜神大全》中步入神坛，成为三星（福、禄、寿）和二神（喜、财）组合的正式成员，法号“增福财神”。自从成为钦定的仙家，七品李县令就连升六级，成了“财神像”中穿一品朝服、戴丞相帽的白脸长须美男子，一手执如意，一手执元宝。

财神还有一个分支叫“武财神”。武财神主要有两个原型：“家户型”的赵公明和“商户型”的关羽。

赵公明成为财神的来源已不可考，有说他是日精之一，避居山中修炼得道，也有说他是秦朝终南山人，年轻的时候做木工，经营木业成为巨富，为人仗义疏财，后驯养一只黑虎，口耳相传终成传奇。赵公明最开始在晋朝《搜神记》中以反面形象出现，横行天下，暴杀万民。直到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赵公明随闻太师出征，后为姜太公所杀。周灭商后，姜太公登台封神，赵公明被封为“玄坛真君”，

统率招宝、纳珍、招财和利市四仙，专司人间迎祥纳福之责。至此，身跨黑虎，手执铁鞭，黑面浓须的赵公明成为庙宇里的财神，在民间广受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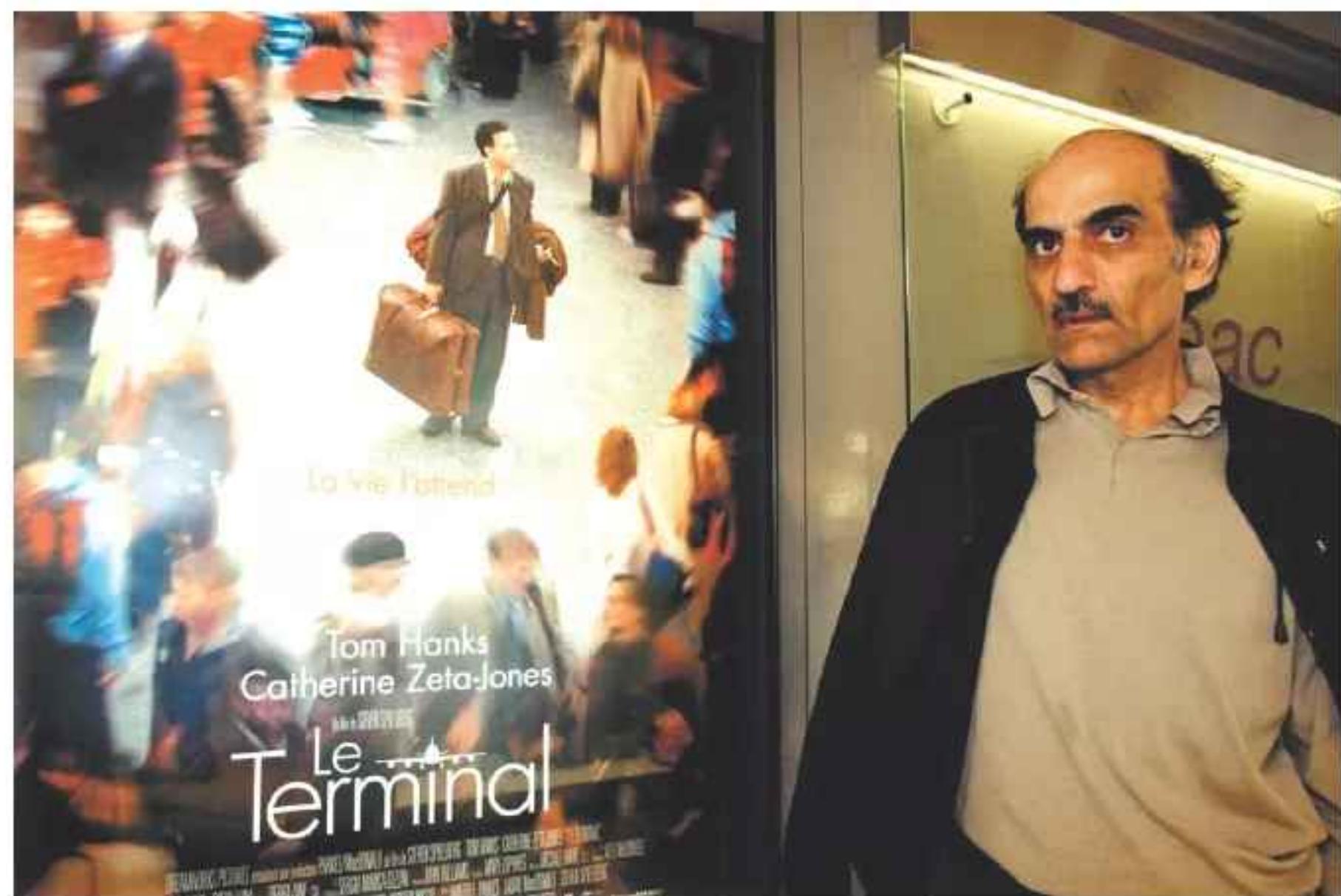
另外一位“武财神”是家喻户晓的红脸关公——关羽。关羽的成仙过程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神仙养成路径。因为他武艺高强、军功卓著，又“重义气，忠君王”，历代朝廷褒封不断，到了明清时期，更是成为横贯儒释道三家的神祇，即儒家“武圣”、佛教的“护法神将”、道教的“关帝圣君”——一边是圣恩隆眷有靠山，一边是艺高人胆大，正是冷兵器时代江湖商帮人士最渴望的状态。在皇权、忠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加持下，猛将关羽成为明清商帮的财神爷。直到现在，在南方诸省的商铺、会馆里，门厅神龛香火最盛之处仍然供奉着“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看起来，财神一度属于民间“散养”，“买卖公平”和“经商致富”是财神爷代表的核心观念，然后在漫长的演化路径中，被强大的皇权收归麾下，成了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与朝廷政治完美融合的标志。

（风光好摘自中信出版集团《金钱永不眠Ⅱ》一书，王进城图）



迈赫兰·卡里米·纳赛里



纳赛里与电影《幸福终点站》海报

到不了的“幸福终点站”

●怜 青

2004年，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式上，一部首映电影赢得了专业评委们的阵阵掌声。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收起了往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温情脉脉地讲述了一个男子被困在机场航站楼9个月、看尽世间百态的故事。这部名为《幸福终点站》的电影，最终拿下了2.19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与影片中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历经艰辛最终走出机场、收获自由与爱情的大团圆结局相比，《幸福终点站》的故事原型——迈赫兰·卡里米·纳赛里的命运则残酷很多。

航站楼里的“奇幻漂流”

1988年，法国戴高乐机场迎来了一个奇怪的旅客。这名自称纳赛里的中年男子想前往英国伦敦，但无法提供身份证明——他说自己“意外丢失”了全部证件。

没有证件，纳赛里不仅无法



正式进入法国，更不能离开法国。法国警方一度以“非法入境”为由，逮捕了纳赛里。但由于他无法提供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信息，警方对他也束手无策。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纳赛里开始了在机场的流浪岁月，而这一待，就是18年。

长期在机场生活何等艰难，但纳赛里做到了。经历了起初的慌乱后，纳赛里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他在机场的盥洗室里洗漱，还不忘刮胡子，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也洗得很干净。白天，他喜欢阅读报纸、杂志和各类书籍，还和机场书店的员工分享当月好书；夜里，他睡在一张红色塑胶长椅上，在不时响起的播报声中安然就寝。

纳赛里慢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及商店老板成了朋友。这些了解到纳赛里所遇困境的善良“陌生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提供了方便——他们乐于倾听纳赛里的故事，作为回报，他们偶尔会请纳赛里喝杯咖啡或吃点什么。纳赛里也被允许在员工厕所内洗漱。机场的医生还不时帮纳赛里做身体检查。

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纳赛里个性严谨，但为人和善。拾金不昧的他，不止一次将旅客丢失的财物交给警察。这样传奇的经历自然吸引了不少文艺工作者的目光，不断有人找到纳赛里，愿意付费听他诉说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也让他的生活不至于陷入窘迫。

纳赛里成了戴高乐机场的“另类招牌”，甚至有游客专门来机场找纳



赛里合影，作为来到巴黎的“打卡”纪念。他来者不拒，但不接受拍照旅客给他的衣物和钱财，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乞丐。

纳赛里出名后，愿意援助他的人越来越多。在律师的帮助下，1992年，法国法院承认纳赛里是“合法入境”，并表示不会驱逐他，但因他既没有身份证明，也没取得难民身份，他依然哪里都去不了。

迷雾一般的身世

对于纳赛里的出身，媒体报道众说纷纭。

纳赛里称自己1945年出生于伊朗石油重镇马斯吉德苏莱曼市，他的父亲是一名内科医生，在当地称得上收入颇丰。

1972年，纳赛里的父亲因癌症去世后，纳赛里的母亲告诉他，自己并非纳赛里的生母。按照“母亲”的说法，纳赛里是其父亲与一个苏格兰护士所生，为了避免丈夫因此受到惩罚，她只能假装自己是纳赛里的生母。

争吵过后，纳赛里以不得返回伊朗为代价，换取了由养母资助前往英国留学的机会。或许因为生母是苏格兰人，纳赛里给自己取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这个名字。

3年后，纳赛里突然无法联系上家人，于是打算返回伊朗看看。不料，他刚落地便被逮捕并遭拘禁，原因是他曾参与反对伊朗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

最终，纳赛里失去了他的伊朗国籍并被遣送出境。他不得不向欧洲各国寻求难民身份，并最终在1981年获得了比利时批准的难民身份。此后多年，纳赛里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不止一次因非法入境而遭到逮捕或驱逐，直到最终被困在戴高乐机场。

多年以后，法、比两国都做出了妥协，愿意为纳赛里提供居留权。但他以两国均未承认他是英国人，且身份信息上的名字不是“阿尔弗雷德爵士”为由拒绝。

到不了的“幸福终点站”

2003年的一天，纳赛里就寝的长椅旁，

一家药店的电话响个不停。纳赛里接起来后，电话那头的男人自称是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他对纳赛里的经历很感兴趣，希望买下故事的改编权，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幸福终点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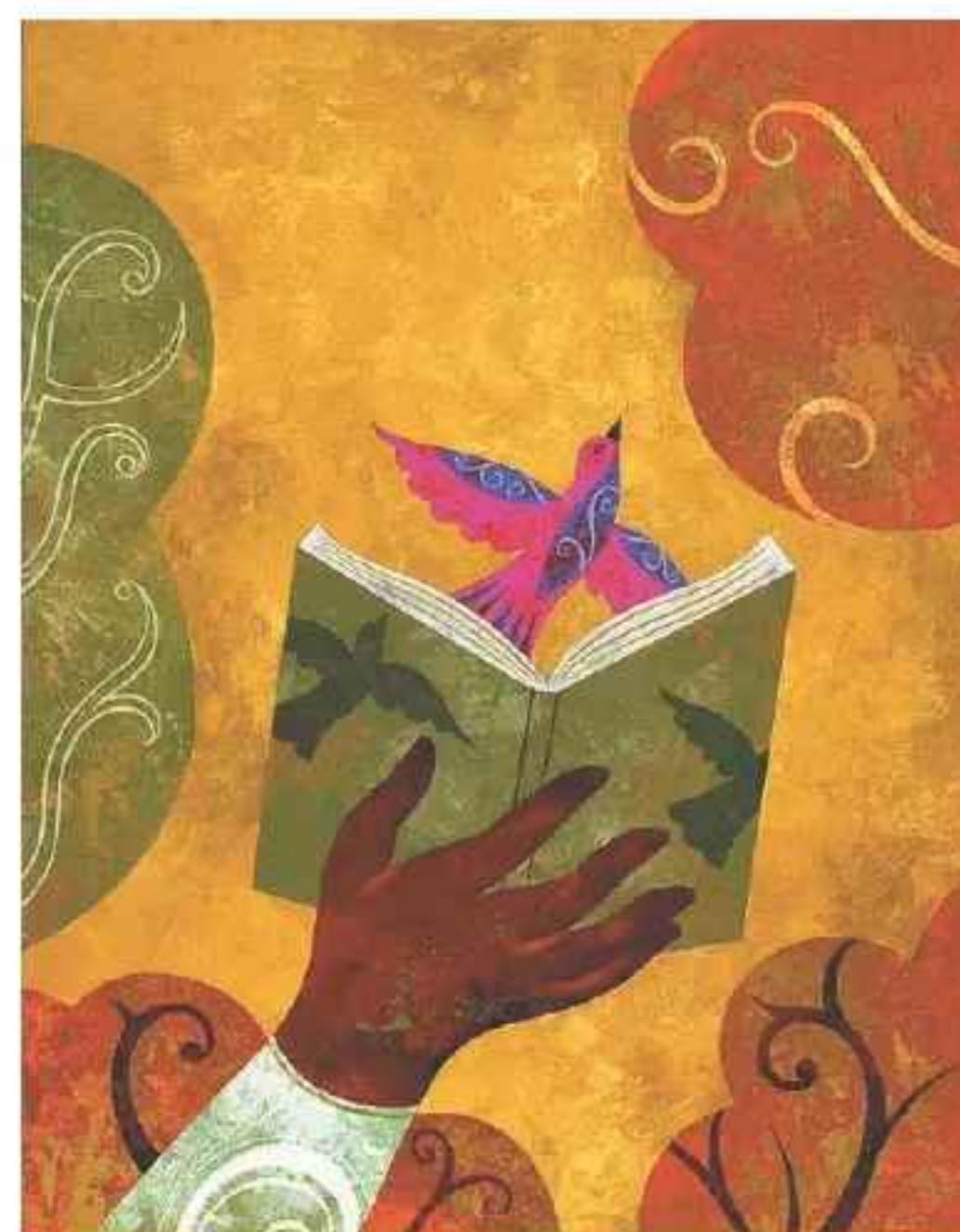
2006年，倔了小半辈子的纳赛里终究拗不过自己的身体。他因病被送往医院，此前他也曾短暂离开机场，但很快就重新回来。然而这次不一样，病愈的纳赛里不再坚持，出院后安静地在法国生活。

十余年间，媒体上再也见不到这个倔强的大叔的身影。或许是上天对他颠沛半生的补偿，纳赛里离开机场后的日子，虽不像电影里那般美好，但总算平淡如水、波澜不惊。

无国无家、无牵无挂的纳赛里就像一只“无脚鸟”，“飞”了一辈子，却无法回到故土，也去不了英国，但他可以选择在何处离开这个世界。

2022年9月中旬，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阔别16年后，纳赛里再次回到他生活了18年的戴高乐机场，最终在这里病逝。

（人南渡摘自《看世界》
2022年第26期）



大处足

●高自发

明朝理学家胡居仁家中贫穷。有人很为他担忧，他却说：“身已闻义，屋已闻书，大处足矣，不必琐求。”在胡居仁的眼里，道义和书籍是“大处”，吃穿用度是“小处”。只要大处得到满足，其他细枝末节都不值一提。

胡居仁博览群书，尤其饱读儒家经典，在程朱理学的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他一生远离官场，淡泊自处，过着俭朴的生活，所以才有“大处足”的境界。

巴金老人在散文《灯》里说过：“我们不是只靠吃米活着。”人活着要吃米，但米并不是唯一的需要，这个世界还有一种不同于物质富裕的生活样态，那就是精神上的富足。

（河满子摘自《今晚报》2022年12月18日，（墨西哥）拉斐尔·洛佩斯图）

记忆里，我第一次从小说中得到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乐趣，是阅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那之前，我从家中书架上抽出《罪与罚》《红字》，但只能囫囵吞枣，直至遇见那个叫哈克贝利·费恩的男孩。我跟他一起离开家，乘木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从此书页上印刷的每一个字都活动起来，每一次翻开书开始阅读，头脑中的神秘电流都会被激活，带我奔赴广袤无垠的幻想之国。

这就是完美的游戏吧。作者肩负创造的责任，怀着雄心，要让与之缔结阅读契约的读者闻其所未闻，见其所未见。

我慢慢成为一个忠实的读者，要用手中的长矛捍卫想象的风车。而伟大小说里永动机一般的故事驱动力，如雄狮、如大海般

的力量与情感，总能赶走角落里的阴霾。每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专注于蚂蚁的长队、泥巴的堡垒，或者用镜子在墙面反射出跳跃的圆形光斑……恍然抬头，树叶纹丝不动，空气里的灰尘仍在光柱中旋转，钟摆嘀嗒，孩子触摸到时光深处的经纬。现实世界的

● 郭爽



引力仍在，但游戏让人脱离，让人可以灵魂作舟楫，在时空的湖面荡出一笔。

后来，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那是2018年，辞职后，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但我的生活比之前更规律了——每天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日复一日。这背后除了对写作的信念

流逝。毕竟谁会知道，从父亲第一次发病到去世，只有4年时间。

2018年我的小说集出版后，父亲身体好了些，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去外省旅游。当火车一点点把熟悉的家甩在身后，而家人围在一张小小的餐桌前吃着各自的泡面

时，我再次感到了脱离的自由。跟以往的独自游离不同，现在我长成一个可以带着父母出行的人了。时间是等量的，我大了，父母自然老了，但人生终究不是单机游戏，入场离场，组队的人不同，每一次开局都可期待精彩难忘的经历。

在海边，家人们走着走着就各看各的风景，明朝修筑的石头卫城，木麻黄树掩映下的沙滩，或者胡乱搭建的土地财神庙。我以为我们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直至整理照片，才发现我们彼此互为背景，看似走远，但仍会转身耐心等待。

2019年11月，父亲再次入院。很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内忧外困，我开始写新的小说。写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赋予写作者重建的能力——重建盼望，重建理想，重建美。

心的终端

和热情别无他物。

父亲在我辞职那年突然病倒，我开始频繁地回老家，经常是清早出门在医院耗一上午，下午回家写作。偶尔我会想，如果当时没有执意辞职写作，我既不能回家照顾父亲，也不会把时间封存进小说里。这4年会像之前的若干年一样



游戏西游

●程 旭

这些天我和闺女在共读《西游记》，又和儿子在玩两款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电子游戏——一学一玩，我被高超的故事技巧拿捏了。

坊间传言，三流的文本最能拍出一流的电影，而一流的游戏必须有一流的文本。一流的《西游记》读得七七八八，闺女发现它并不适合直接改编成她喜爱玩的角色扮演游戏，原因是小说没有角色升级系统，只有求助模式。比如，孙悟空计盗紫金铃，击败赛太岁后藏起铃儿，哪料被观音菩萨看穿，将宝物收回。闺女说，游戏里打怪掉落的装备一般可以自用，但孙悟空缴获的战利品都被迫还给原主，实在令人意难平。

我开解闺女道，玩游戏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游戏平衡性受到任务、禁令和条件的严格限制，结束时要有明确的奖罚。若取经路上唐僧师徒能随时调用收集来的法宝，取经难度将极大地降低，但无敌状态会使读者感到无聊，小说也会变薄不少。升级和归零似乎是游戏币



的两面：升级是建造“修仙之塔”，顽猴也能修成斗战胜佛；归零则是拼插“积木大厦”，一个月不进茶馆听书，再去照样跟得上进度，随时开一局游戏，不断进步的是自己的技术和榜单纪录。

村上春树曾说电子游戏比任何东西都更接近文学，游戏玩法的变革和文体的创新相通相融。按照这个说法，《西游记》在

游戏世界中更容易被改造成后现代主义文学。奥德赛式的公路冒险可以变身成尤利西斯式的碎片化叙事，师徒的前世今生、神佛妖魔的谱系由一块块拼图组成，散落在四大部洲的开放世界，需要我们在洞府寺院、河海山川中探索收集，最终故事的样貌和结局完全依赖玩家自己的组装。

美学家罗曼·英伽登曾说，文学作品都具有交互性，其中存在着无数个“不定点”，而读者的阅读过程就是“填补不定点”的过程。游戏不过是放大了这种交互性，让故事不仅可以被讲述，而且能“随我心意”地改变。

(叨叨令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50期，王 原图)

写小说这一持续的、长久的行为终究改变了我，即使在困难时刻，我仍在敲打键盘，靠写作来支撑自己。直到某一刻，月球从心的湖面升起。它沉默且自在地转动，它是庇护所，是心的终端。

当我抬头与月对视，决定用小说造一艘船，让人可以去月球时，月球从此与我有关。正如在海风中转身等待对方的家人，浩渺时空中，他们是渺茫的点，但他们相关。

17岁，我考上大学离开家。老家房子里，我的房间四壁写满字、画满画。离家这么多年，房间还是老样子，家人保留了它的原貌，也让我得以审视，从父母家里自己的房间，到伍尔夫所说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走了多久，走了多远，而又是什么让我跟四壁上的文字和图画，跟这个房间里曾经的我紧紧相连。我知道，这个在写作的我局部完成了自己，可以回到这

个房间，邀请年少的我去银河边了。我们握手，她会触摸到我手上为凿木造船而磨出的茧。她会见到小说之船，见到小说里的角色们在甲板上挥手致意，邀请读者们登船启程，去见我们所未见的月球。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自在的了。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开始想象它。

(人月圆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月球》一书，本刊节选，张伯陶图)

维妮亚被一只兔子跑过月下旷野的声音吵醒了，但醒来只听见自己快速而轻柔的心跳。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平复呼吸。现在奔跑声已渐渐减弱，消失在远方。最后她坐起来，从二楼卧室的窗户往下看去：破晓前的朦胧月光笼罩着大地，长长的人行道上画着跳房子游戏的梯子。

这是昨晚一群孩子用粉笔画出的梯子，它无尽地延伸，线条接着线条，格子挨着格子，格子里的数字也在不停地递增，看不到尽头。

现在时间还很早，周围很

跳房子

●[美]雷·布拉德伯里
◎袁凌子 译

安静，她的目光沿着梯子一路前行，跳跃，停下，又起跳，她自言自语道：“16。”

但她没有继续往下跳。

她知道，下一个方格在等待她，那是用蓝色粉笔潦草写下的“17”。在想象中，她伸出双臂保持平衡，一只脚摇晃

不停地立在“1”和“6”当中，无法再向前一步。

她摇晃着倒了下来。

整晚，这房间就像阴凉的井底，而她躺在这儿，就像井里的一片落叶，享受地漂浮在黑暗却清晰的半梦半醒中。最后，她终于感受到山那头的太阳为房间注入了丝丝热气。

已经是早上了，她心想：这应该是个特殊的日子吧。毕竟，今天是我的生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夏日清晨的微风吹起了白色的窗帘。

“维妮亚？”有人在呼唤她。维妮亚坐了起来，呼唤声又出现了：“维妮亚？”

她下了床，跑到窗前向下望去。

詹姆斯·康韦正站在青翠的草坪上呼唤她。他17岁，和她一样大。他非常认真地微笑着，看到她出现在窗口便向她挥手。

“詹姆斯，你在这里做什么？”她问道，心里想的却是，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他回答说，“我要去散步，从早到晚，玩上一天。你想一起去吗？”

她看到小镇那头的青山，还有那些通往夏天、8月以及远方河流土地的道路，远在这座小镇、这栋房子、这间屋子和这一时刻之外。

“我不能去……”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听不见！”他温和地抗议道，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





对她微笑。

“你为什么要我陪你散步，而不找别人呢？”

他想了一下，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又想了想，朝她露出最阳光迷人的微笑。

“我马上下来。”她说。

他们站在如宝石般完美的草坪中央。草坪上留下了两道痕迹，一列是她的脚印，她奔跑后留下的脚印；另一列是他的脚印，他缓慢地跨着大步过来和她会合。这座小镇安静得就像一座停摆的钟表。所有的门窗依旧紧闭着。

“我们走哪条路好呢？”维妮亚问。

“选个方向吧。”

维妮亚闭上眼睛，转了几圈，随手指了个方向：“我指的是哪个方向？”

“北边。”

她睁开眼，说：“那我们从北边出城吧。”

空气里满是发烫的高速公路柏油路面、尘埃、天空和溪流的气味。太阳像一颗新鲜的柠檬。森林在前方。正午时分，维妮亚和詹姆斯穿过干爽辽阔的草地。气温已逐渐升高，就像一杯冰茶在太阳的炙烤下逐渐变得温暾。

他们从带刺的野生藤上摘下一把葡萄。要是拿起葡萄对着太阳看，就能看见它们的思绪清晰地悬浮在暗琥珀色的汁液中，那里有无数个由孤寂的午后和植物基因酝酿出的小而炽热的冥思种子——热情的小葡萄籽。葡萄尝起来有清新干净的水以及晨露夜雨的味道。它们每年照例在4月苏醒，准

备在8月将它们简单的心得慷慨展示给所有陌生的路人。它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在多刺的藤蔓上低头坐好，享受阳光的忽隐忽现或充分照耀，整个世界的滋养便会随之而来。天空会适时地带来雨水，土地会从下而上输送养料，好让它们茁壮成长。

他们大口咀嚼着，嘴里塞满饱满的葡萄。

他们在一条小溪边坐下，脱掉鞋子，任由溪水像精细清冷的剃刀那样划过脚踝。

他们开始品尝詹姆斯带来的鸡蛋三明治。

“维妮亚，”詹姆斯看着他的三明治说，“你介意我吻你吗？”

“不知道，”她想了一会儿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会考虑吗？”他问。

“你带我到这儿来野餐就是为了吻我吗？”她突然问。

“哦，别误会！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不想破坏它。但要是之后你认为我能吻你的话，你会告诉我吗？”

“我会告诉你的，”她说，“如果我决定了的话。”

突然，天空下起凉爽的雨。雨水闻起来有苏打水、柠檬、橙子和世上最干净新鲜的河水的味道，这是一条流淌着雪水的河，从炙热的天空中倾注而下。

云朵在天上慢慢聚拢，它们温柔地互相包裹着。微风吹起维妮亚的头发，蒸发掉她嘴唇上的水分，然后她和詹姆斯奔跑起来。

“这边！”詹姆斯喊道。

他们来到一棵空心树下，宽大的树洞让他们可以藏身其中，躲避雨水。他们紧挨着，搭着彼此的手臂，因身上的冷雨而瑟瑟发抖，脸颊上也落满了雨点，他们笑起来。

“嘿！”他舔了下她的额头，“有水喝呢。”

“詹姆斯！”

他们听着雨声——这包裹着万物的轻柔乐音。草丛的低语唤醒沉寂百年的湿木和叶子，散发出腐朽而甜蜜的味道。

然后他们听到另一种声音。树洞温暖黑暗的上方响起持续的哼鸣，就像远方的厨房里有人在愉快地烤馅饼——他乐在其中，嘴唇微张轻哼着歌曲。

“蜜蜂，詹姆斯，上面有蜜蜂！”

“嘘！”

沿着潮湿温暖的树洞看上去，那是一片黄色的小光点。现在最后一群湿漉漉的蜜蜂正匆忙地从牧场、草地或田间往家赶，它们从维妮亚和詹姆斯身旁经过，消失在树洞中。

“静静站好。它们不会来惹咱们。”

詹姆斯将她抱得更紧了，维妮亚也紧抱着他。她可以闻到他的呼吸还带着野生酸葡萄的味道。雨水打在树上的声音越大，他们就抱得越紧。他们笑起来，最后悄悄地让笑声流入从远方赶回家的蜜蜂的嗡鸣中。有那么一会儿，维妮亚担心她和詹姆斯会被上面突然掉落的大块蜂蜜砸中，把他们永远封在这树干里，从此结成琥珀。这之后的一千年里，有人



偶经此地时会发现他们，而树外早已历经雨露风霜，季节更替。

这里是如此温暖安全，与世隔绝，在这阴暗茂密的森林中只有属于雨天的宁静。

“维妮亚，”过了一会儿，詹姆斯轻声问，“我现在可以吻你吗？”

他的脸好大，又好近，她从没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一个人的脸。

“可以。”她说。

他吻了她。

倾盆大雨用力打在大树上，整整一分钟的时间里，外面的一切是那么冰冷潮湿，而树内的一切温暖而隐秘。

这是一个甜蜜的吻，友爱而温暖，尝起来像杏和新鲜的苹果，像你在夏夜中醒来走进漆黑的厨房，从冷锡杯里喝到的凉水的味道。她没想过一个吻能如此甜蜜温柔。

雨停了。

四周很是寂静，过了一会儿，他们终于从刚才甜蜜的亲吻中回到现实。现在只剩下枝杈上悬挂的水。云团慢慢飘走，露出一片片蓝天。

他们有些沮丧地看着天气的变化，期待着雨的再次降临，好让他们不得不继续在这棵空心树里待上一分钟或一个小时。但太阳出来了，阳光穿越云层树梢，一切又变得平凡无奇了。

他们走进夏日的午后。

日落时，他们穿过城区，在夏日最后的余晖中双手紧握。这之后的时间里他们很少交谈，现在他们穿过一条又一

条街巷，双眼盯着脚下的人行道。

“维妮亚，”他终于开口，“你觉得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吗？”

“啊，天啊，詹姆斯，我不知道。”

“你觉得我们是在恋爱吗？”

“噢，我不知道！”

他们走过小桥，来到她家门口的街道上。

“你觉得我们会结婚吗？”

“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不是吗？”她说。

“我想你是对的。”他咬着嘴唇说，“我们可以再一起出来散步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再看看吧，詹姆斯。”

房子里没有光亮，她的父母还没回家。他们站在门廊上，她严肃地握了握他的手。

“谢谢，詹姆斯，我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她说。

“不客气。”他说。

他们站在那里。

他转身走下台阶，穿过黑暗的草坪。他在草坪的尽头停下，站在阴影中，说道：“晚安。”

当她道晚安的时候，他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

深夜，一个声音唤醒了她。

她半坐在床上，想听清楚这阵声响。爸妈回来了，门窗都已经锁好，但这不是他们的声响。不，这是一个特殊的声音。她躺在那里，望着夏日的夜空。不久前，它还是明亮的白天。她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那是温暖潮湿的空心树的声音，树外下着雨，但里面舒适、干燥而隐秘，那也是蜜蜂从遥远的田野往回赶，沿着夏天的树洞飞入美妙黑暗之中的声音。

她不禁把手伸入空中，想去抓这个声音，但她这才意识到，那正是从自己半带微笑的嘴里发出来的。

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悄悄下楼，走出门，穿过门廊，通过潮湿的草地来到人行道上。跳房子的粉笔线条疯狂地延伸向未来。

她赤脚跳进了格子，在“10”和“12”上留下潮湿的脚印，接着踮着脚向前跳，在“16”停了下来。她盯着“17”，犹豫不决，身体不停晃动。然后，她咬紧牙关，双手握拳，身体重心向前，跳！她落在第17格的正中央。

她在那儿站了很久，闭着眼睛用心体会这一刻的感觉。她跑上楼，躺在床上，摸了摸嘴唇，想看看上面是否还留着夏日午后的气息。她倾听那昏昏欲睡的嗡嗡声，那金色的声音，它就在那里。

最后，伴着这声音，她进入了梦乡。

（子夜歌摘自新星出版社《暗夜独行客》一书，李小光图）

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心里灵空的乡下人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

——王跃文《喊山应》



西西弗斯的神话和吴刚伐桂的传说太相似，虽然毫无根据，我还是相信冥冥之中，远在先民创造它们之前，潜意识里已经有了共同的来源。古希腊神话保存得如此完整，令人羡慕，相形之下，吴刚的故事太简略：他学仙为何犯错，犯了何错，惩罚他的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依照常理，罚他砍树的该是他师父吧。

循环不止地推一块注定滚回原地的巨石上

山，和砍一棵伤口随砍随合的桂树，惩罚的性质完全一样。用无意义的重复劳作来折磨人，这在哲学上极为荒谬，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相当常见。被惩罚的人对于命运的无能为力，注定了他们即使反抗，也只能通过对待惩罚的态度来体现。

西西弗斯神话的这一部分，是加缪补上的。加缪说，西西弗斯神话“之所以是悲剧的，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而许多人“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其命运之荒谬，丝毫不下于西西弗斯的命运”，但他们意识不到这种荒谬。西西弗斯的不同，在于他“完全清楚自身所处的悲惨境地”，造成他痛苦的这种清醒认识“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因为在清醒认识后所产生的蔑视，使西西弗斯得以超越命运。

至于吴刚，他的故事没有结尾，他至今仍在月宫里砍树。吴刚年轻，力气大概是使不完的；他学仙已有小成，不会死，所以也不怕熬时间；最关键

的是，罚他的是他的老师，不会总让他砍下去。道需要传承，学业哪能一直荒废呢？

很想为吴刚续一个不让西西弗斯专美于前的结尾，但思不由人，只能望月兴叹。又想回到西西弗斯那边去，隐隐觉得故事还将有变。西西弗斯既已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推石上

坡不再一味是苦，而且他这样从容不屈，很能在世上博得英名。诸神有鉴于此，哪里肯轻易

成就他？于是乎，釜底抽薪，干脆免去他的刑罚，叫他做不成英雄。做成做不成英雄是另一回事，西西弗斯将因此获得解脱是肯定的。

这样说是的原因。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被缚于高加索山崖上的那一位，不少人以为他仍旧在不屈不挠地为人类受难，却不知他早已和宙斯大神做好了交易，脱去锁链，寻个极乐地，安度晚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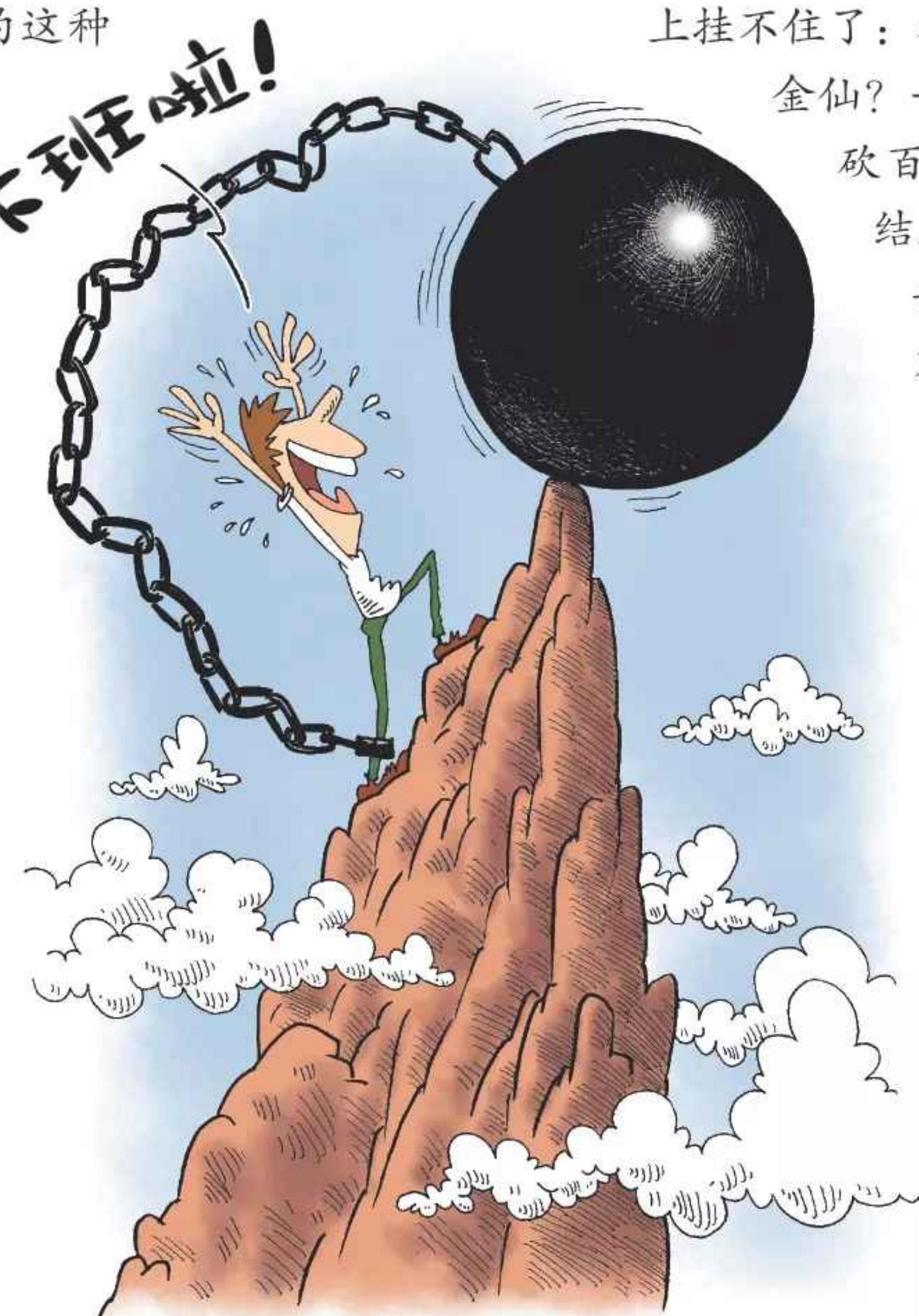
吴刚这边呢？他觉得解脱是随时的事，虽然还在砍树，但不认真，有一下没一下地，脸上也逐渐不见了痛苦的神色。隔壁嫦娥院里的兔子说他纯粹是闹着玩。这下子，做师父的脸上挂不住了：教徒无方，还图什么大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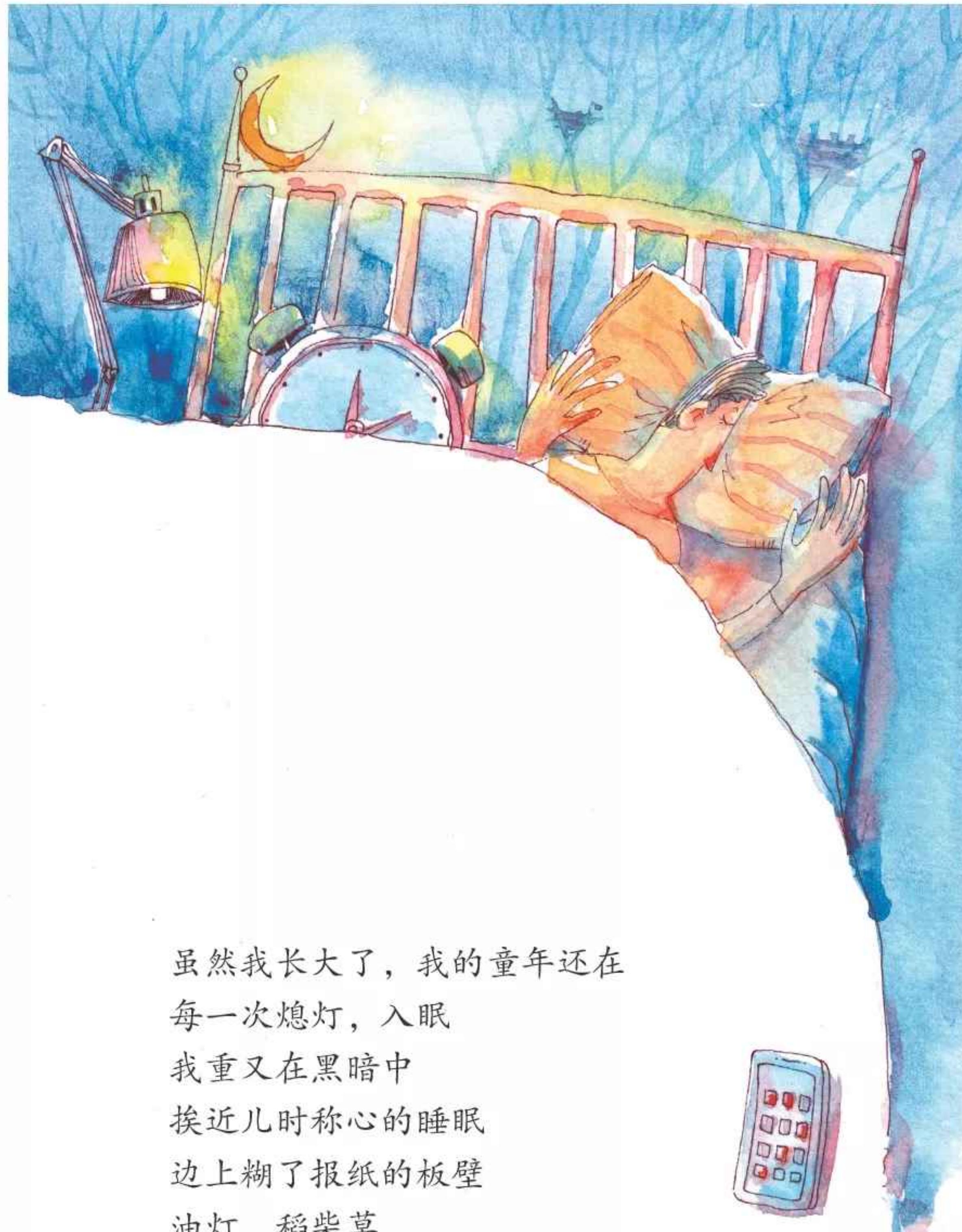
金仙？一生气，发下话来，不连砍百日，休想休息。这就是结局。一百天，按天上七日世上千年的公式换算，差不多需要一万五千年。对于我们“生年不满百”的人类，这就是“永远”了吧。

（双声子摘自安徽大学出版社《垂钓于时间之河》一书，小黑孩图）

吴刚与西西弗斯

●张宗子





虽然我长大了，我的童年还在
每一次熄灯，入眠
我重又在黑暗中
挨近儿时称心的睡眠
边上糊了报纸的板壁
油灯，稻柴草
以及灯光的暗影中放大了数倍
白天听来的《三国志》……
世界如此古老。英雄们仍在旷野中
擂鼓厮杀，列队出阵
长夜如同一面猎猎作响的战旗
战旗之下，是我年幼而骄傲的
童年。姆妈用嘴唇拭了拭
我额角的体温



(元和令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写给梦境：
庞培诗选》一书)



如意

● 庞培

